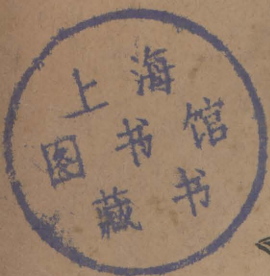


新紅A字

張資平



上海知行出版社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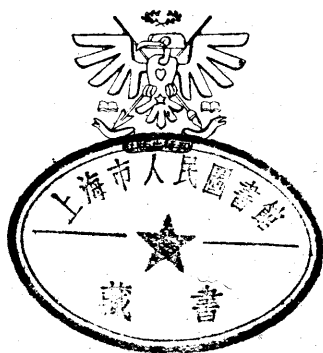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0 8998B

書叢藝文

編主樺楊

字 A 紅 新

著平資張



行發社版出行知海上

002938

新紅A字自序

十餘年之久，不發表所謂小說了。現在忽然又來發表這篇作品，尤其是以戀愛爲主題(Thema)的小說，社會對於我，也許會發生一陣的驚疑吧。

不過，我發表這篇小說是別有一個理由。

當民國十九年秋，我在暨南，大夏，中國公學等校擔任文學概論的時候，在教課上常感着一種不便，即是在文學理論之講述上，缺乏適當的作品爲之示範。當時我會空漠的想，假如我能寫一篇作品來做文學理論之註釋，換句話說，我是不自諒的想寫一篇小說來作文藝的標本以說明一般文學理論。

文藝無疑的是藝術之一，但是因其形態不同，而其所具的藝術性亦有高下之差。嚴格的說，小說在藝術中所佔的地位並不怎樣的重要。最富於藝術性的還是詩和戲曲。

文藝是主觀情緒之客觀化，但是客觀化的程度愈大，則其抒情的成分愈減小，敘事的成分愈增大。敘事的成分超過了一定的限度以上，其距離藝術之域便愈遠，小說是常常——其實是必然

的——會患這種毛病的。文藝必須含有抒情的成分，但是抒情成分過於濃厚的文藝亦非必完全是審美的藝術的作品。

凡是足稱爲文藝的作品必然是抒情的，同時是審美的藝術的創作。

我們試以唐詩來說明。

論抒情的成分，李白的『長干行』實遠不及李頎的『古從軍行』，也趕不上他自己的『行路難』，但是論藝術的審美的成分，『長干行』却超出『古從軍行』及『行路難』之上了。

其次，藝術必須是詩的或接近詩的作品，必須是可能歌唱的，詠歎的，不徒是述叙的，說明的。換言之，表現比描寫更爲重要的。

最會損害藝術的便是情緒之過度客觀化，即過於重視描寫或敘述。說明尤其是藝術的致命傷。讀了李白的『長干行』之後，若再讀王維的『洛陽兒女行』，『桃源行』，或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井底引銀瓶』，『母別子，子別母』等詩，便索然無味了。王維的詩已經是偏重於平面描寫了。白居易的詩是更進一步，作家本身索性跳進作品裏面去，從事現身說法了。故知王維知白居易的詩，不單在抒情的成分上遠遜於李白的『長干行』，即就審美的藝術的成分上說，也望塵莫及。

如上所述，詩想維持其藝術的領域，尙如此之難。何況小說？

總而言之，情緒之主觀的表現過強，即抒情的成分過強，亦難稱爲理想的藝術。但若情緒之客觀化過強，即敘事的成分過強，則如前所述，對於藝術亦有所損傷。

(甲) 李白的『行路難』是情緒之主觀的表現過強。

(乙) 白居易的『母別子，子別母』等則敘事的成分過強，並且作者一面敘述，一面就所述故事加以批判，即離開藝術愈遠而接近於講談的故事了。

在上述(甲)(乙)兩例之間，得其平衡並能保持其藝術性者便是：

(丙) 李白的『長干行』了。

我們要寫能不失其藝術性的小說，最少，當以李白的『長干行』爲標準，主觀情緒之表現固不宜太濃厚，敘述的成分亦不宜太强，然後能產出純藝術的小說。我們要避免敘述的成分太强的小說，尤當警戒所謂意識的文藝作品。

其次，關於藝術的內容，亦須略加以說明。有人說藝術的內容是認識的要素(F)與情緒的要素(f)之和。若嚴格的說，藝術的內容並非兩者之和，實在是兩者相乘之積。即非 $F \times f$ 實在 $F \times f$ 。換句話說，藝術的內容是融解有情緒的要素之認識的要素。僅藉認識的要素寫成功的作品，不外是故事或歷史而已。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即可以充分說明「x」的真義。今更舉例以說明之。

朝起殘鶯伴妾啼，

開門只見草萋萋，

庭前時有東風入。

楊柳千條盡向西。

打起黃鸝兒，

莫教枝上啼，

啼時驚妾夢，

不得到遼西。

小說之描寫更應當是適合於上舉之公式。但是真能達到上舉公式的理想的小說真是罕見。

依據上述的種種原則，我便寫了這篇小說，但是結果失敗了。雖則是失敗了，但也費了半年以上的歲月之推敲，故敢公之于世並希望讀者之嚴格的批判。

最後須向讀者申明的，這篇作品中的人物並沒有所謂模特兒，更非作者本身的經歷，希望賢明之讀者千萬莫誤解了作者寫這篇小說的本懷。

民國三十三年，聖誕節前夕。

新
紅
A
字

第一節

同在一個機關裏，雖說有了半年之久，但是一在三樓上，一在樓下，從沒有和你碰過面。雖沒有碰過面，但你的名字，在我的腦膜上，總有些許的印象。因為我雖然對於文藝是一知半解，但總算喜歡文藝，愛讀你的作品。自己有空閒時，也會塗寫了不少不成其東西的作品。很想得着一個機會，和你認識，請你改削。我有時又幻想，假如我能寫些作品，由你介紹出去，換得一些稿酬。那麼我便更有勇氣，踏上藝術這條路上去。但我害羞，我始終不敢自動的·上三樓去拜訪你。

回憶起來，在七月裏的一天，下了辦公廳，才五點多鐘，我和三位同事，走出都門，似散步般的，在街路上走着，當我們走到K馬路和T馬路的轉角處，旁邊的鄒小姐驀然地喊了起來說：『你看你看，那個車子上，就是××有名的作家呀，你要過去認他嗎？你不是想寫小說麼？』

認識了他，可以拜他做老師。」她的口氣，到後來轉變爲譏諷的了。

本來對於你的印象，是很淡漠的，給她這麼一說，我一面感着難爲情，一面對於你的想像似乎增加了一些重力。說句老實話，當時我真想看看你，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可是已經來不及了，你的車子已經如飛的過去了。在那個時候，不過只知道我們部裏有你這一位作家。但還沒有想過，自動的去拜訪你，或者想和你認識。因爲，我向來爲人，總不願意去逢迎上司的，因爲我倆還沒有真正的認識呢。加以生活的壓迫，所以心裏沒有餘隙來特別地思念及你。

嗣後，又隔了許久，在秋杪的某一個星期一的早晨，開過了週會，散會之後，你們辦公室的 一個女同事 L 小姐，很殷勤地一定要我到她那裏去坐坐。我是總沒到你們的辦公室來過，在那一天，可算是第一次參觀你們的辦公室。最初踏進你的辦公室，便想看看你是怎樣的一個人。經 L 小姐的介紹之下，我真的大吃一驚，我倆這次的相逢，原來並非初晤，而是第二次的親面呢。我在什麼時候和你初次親面呢？這得讓我慢慢的從頭數起。

我得進某某機關，雖然說是由大人物的介紹，但我和介紹者是間接的認識，未肯力薦，自己又淺于學識，故不能得到較高的位置，而是一個最起碼的小職員，到了發表之後，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也祇有忍耐下去。有時人家問我在部中是什麼位置，自己總是慚愧說，是最起碼的一個小職

員，隨後又補充着說，因受戰事的影響，才出來找生活。不然，像我們這樣的年齡，本來是正當讀書的時候，那裏談得到服務社會呢！真是慚愧之至。遇到人家問我在部中的待遇時，我總是拿這樣的話回答他們。

在這樣的米珠薪桂，物價高騰中，像這樣的一個小職員，那裏談得到生活的舒服，所以祇好住宿舍，吃苦包飯，若不如如此，就得要家中匯錢出來了。但是，自己又如何忍心呢？試想，父母吃盡了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才把我們扶養到這樣大。如果家計過得去，我們還得在學校裏讀書呢。因為受戰事影響，家鄉全燬於炮火之中，倉皇逃難，像盲人騎瞎馬一樣的瞎奔，不辨東南西北，在那樣大難當頭的時候，大家一無主意，只好追隨人家的意見，先逃到延陵，再經過九縣，九里，茅山，天目山，橫山，溧水，霸王莊，吳家墩，太平縣，大橋……等小地方之後，才達到蕪湖，從蕪湖過江就趕火車到合肥，中經田家巷，轉到蚌埠，由蚌埠而徐州，鄭州，再乘火車才得到漢口。在路上逃難的期間，共經過一個月的光景，在旅途上每天食不安，睡不穩，直到了漢口之後的生活，才稍覺有些頭緒。可是在漢口住了不久；同來的人又要往四川去了。在這個時候，我們全家六口，離開故鄉，已經是山遙水遠，想要回去，已經不甚容易了。若是再往後去，照道理和義務，本來也未嘗不可。但是，最重要的便是臨走時，錢帶得太少了。眼前雖然尚能維持，若

是進川之後久了，怎麼辦呢？那時叫我真是進退兩難，眼見得上有年老的父母，下有幼小的弟妹，自己呢？又是個弱者，既不能學花木蘭之代父從軍，又不想效王嬌之出塞。當時，若祇我個人，倒也願意一直向前衝，義無反顧。但是像這樣地扶老攜幼，無形中便減却了我不少的勇氣。不單是在我這末一個纖弱女子，就連當代的袞袞諸公裏面，也不少這樣兒女情長的心理所有者吧。

我又怎能够，徒尙空想，置他們於不顧！因為要爲他們安排一切，我祇好改變計劃，打消入川的念頭，轉移我的馬首，故決心再走武昌，直趨廣州，而香港，廈門，汕頭，終於回到上海來了。

到了上海，一家生活便無法支持了。幸得我身體頑健，奮勇掙扎，在上海約十八個月間，曾當過了小學教師，也任過工藝社的指導，又加入過文明劇團。每天一頓稀飯，一頓大餅油條的生活，總算掙扎過去了。不幸的是因爲我的生活太辛苦了，忽然患了一場大病，一家人的生活，便感着威脅。兼之上海百物騰貴，更令我們感到都市的疲勞，很想回去看看久別的家園了。

打聽得家鄉安靜些了，才設法回來家鄉。但是到了家鄉一看，更是慘不忍言，所有房產一切都化爲無有，想找一點生活根基，更千難萬難。父母年事既老，再加受了這次的打擊，更現得老態龍鍾，精神似乎有點反常。自己又無長兄，弟妹年齡尚幼，正需要讀書。在這青黃不接的困難

期中，我也顧不得自己的程度粗淺，祇得挺身而起，走向茫茫人海中去，奔走求救。奔走的結果，便得到遠房的姑母，代我介紹到××機關，當了一名的小職員。

接到了親戚的來信，知道我所謀的未入流——我說不入『任』妥當些——的小京官已經給他們替我運動成功了。闔家都在高興，歡悅，向我道喜。說來也十分可憐，我祇是一個還够不上三等委任的小僱員呢，月薪大洋五拾九元餘。

因為上海還有些行李，寄存在親戚家中，在進京上任之前，不能不先到上海去收拾收拾，打算從上海直赴京城，不再回家鄉來了。我雖年紀還輕，但近二三年來，也可以說得上飽經憂患，對外來的橫逆，並沒有什麼擔心或害怕。可是母親終於不放心我一個人在外面，奔走跋涉，一定要護送我到上海，再從上海送我到京城。雖然旅費化耗得大一些了，但又不便忽了她的意思。我也覺得，有母親陪伴着，可以減少許多旅途中的寂寞，因此答應了她的要求。我們的旅費，還是從我多年在手指頭上的一隻戒指變換來的。

在上海，祇兩天工夫，結束了一切私人的事體，不敢再有所耽擱。在從上海動身赴京城的前天的晚上，睡在母親的身傍，幻想着到京城去做了小京官之後的情景，不知是苦還是樂，輾轉反側，總睡不着。我想，這個小京官的薪給，到底有多少呢！因為那時候親戚的來信裏面，並沒有

提及我的位置和待遇，祇說『所謀的事成功了，希即來京』而已。

『薪水還沒有到手，一隻可愛的金指環先送掉了。』女性的孩子氣的念頭，又不覺悠然而起。

我躺着聽見響過兩點鐘了。仍然是眼睛在碌碌地轉動。剛剛合上眼睛，不久就着驚起來。一醒之後，再也睡不着了。想就起身，究嫌太早，仍躺在床上，胡思亂想了一會，才聽見工廠開門的汽笛聲了。

本來搭下午兩點鐘那班火車，也未嘗不可以，但是聽一般人說，下午那班火車比早車擠得多，所以便決意搭早車赴京了。

清早趕到北站來時，距開車時間，還差一個多鐘頭，車站裏面已經黑壓壓的擠得水洩不通了。我們覺得幾乎無隙地可以容我們踏腳進去。票房裏總不肯早點賣票，像專和窮苦的民衆爲難。還有那班中國警察和剪票人，更有些狐假虎威、意氣揚揚；對於窮苦同胞的痛苦，不僅絕不表示憐憫，反要加以多方的留難。那些三四等的搭客，個個都表示着疲勞的顏色，老弱的更覺可憐；擠緊在人叢中的嬰兒的哭音聽見令人難受。看見這種景況，便感覺到，經過這次事變後的中國老百姓所過的非人生活了。

六點四十分，我們總算平安的擠到二等的車廂裏來了。火車過了南翔站，我們感着肚皮裏有點餓了，便向餐車裏，揀了一個雙座的位置，坐了下來。女招待走前來，我們向她各定了一個茄汁雞絲飯，正在等待飯餐的時候，我偶然抬頭一望，就看見你坐在斜對過的一個單座位上。在那時候，我倆並未認識。在當時的餐車裏，有不少的中國客人，也有不少東洋客人和兵士，你有什麼特徵能够令我注意的呢？但是事實上，我在那時候，確實注意過你這位先生了。第一，因為擺在你面前的餐具是一個日本式的早餐，但是又明明是箇中國人。我想，你何以不像我們一樣，要一個茄汁雞絲飯或咖哩雞飯呢？何以偏喜歡吃日本式的早餐呢？第二，是看見你在端起那個黑漆木碗，狂吸味噌湯。這種味噌湯，我在上海虹口，也曾試嘗過，實在不敢領教。但是，你在狂吸味噌湯的饕餮的樣子，實在有些令人發笑。這是我當時注意於你的最大原因。我想，你這個人真是所謂嗜好與一般人，太特殊了。

你看見我頻頻偷望你，便表示出受寵若驚的樣子，那對所謂賊眼的目光，如電般儘向着我投射過來，所以我不禁失笑了。我當時的心裏在說：

『你完全猜錯了我偷看你的意思了。你當我是對你一見情深了麼？你這不自諒的傢伙！真叫人見着好笑。』

不一刻，女招待把我們的飯菜送來了。我因為要用我的早餐，便不再理你了。但是，當我提起我的叉匙來時，不免又望了你一眼，看見你又在端着那個黑漆木碗送到嘴邊去狂吸，吸完了幾口後再抬起頭來望我，我們的視線，恰好又碰着了。當時的情景，大概你還記得吧。我當時真有些難爲情了，便立即低下頭去；我祇有咬着我的下唇忍着笑。

我們後來有了相當的認識，詢問你當時在火車上初看見我的時候的印象怎樣；你說，我的淡素的裝束已先給了你一個很好的第一印象，因為我那時是穿的一件花條紋的灰色囉嘰旗袍。你又說，我當時的薄施脂粉和兩顆像銀鈴般的眼睛，有些光彩照人。你還說，我的編貝般的兩列皓齒和圓圓的粉臉在當時，給了你一個最深刻的印象。但我不相信，你這些話，無非是想拿來恭維我的諛詞吧了。

等到回到二等車室裏來時，才知道你也和我們同一個車廂，就坐在我們的前面第三四排的座席上，恰恰和我們相對面的坐着。不知道是何原因，每當我倆的視線碰着時，我居然感着一種難於說明的羞赧。

因爲二等車中，多是日本客人，中國人實在寥如晨星，中國客人的人數愈少，他們便愈不敢開口，所以大家都感着寂寞。我有時雖望車外的野景，但是，仍然刻刻留意到你的舉動和態度

。有時偷瞧你的時候，不期而遇的又迎着了你的視線，我祇好報你以一笑。但你也居然向我笑了。這時候，我心裏又覺得有些不願意。

火車到了蘇州，停下來了。日本語發音不準確的報童在月台上儘在伸長了脖子高叫：

「阿三哥，賣人情，三弟，賣人情！」

我再三細聽，仍然不明白他在叫些什麼。到後來，才知道他是在叫：

『Osaka Mainichi Sunday Mainichi』

前好些時候，曾聽見一位親戚說，京滬線火車，很像從橫濱開到東京的火車了。日本的情調，至爲濃厚，現在看來，果然不錯。我正在凝想，忽然，又聽見車外月台上，賣小食的在高叫：

『兵刀殺他！兵刀殺他！』

到後，我才明白這是『辦當，Cidar』的音訛。

火車由蘇州站開行了，日本憲兵進來檢查通行證和行李。我無理由的害怕起來，其實我並沒帶半點的違禁品。我的兩件行李終給憲兵嚴厲地加以檢察了。大概是你看見我的害怕而發生了同情。憲兵看完了我的兩個皮箱；還要檢查另一個包袱，這叫我十分難爲情了。我便對他們說：

「都是內衣，裏面穿的髒的衣服，也要看麼？」

我臉上發熱地向憲兵說情，希望免驗。但看憲兵像不明白我的話，仍然要檢查。就在這瞬間，便看見你毅然地走到憲兵面前，裝出滿臉的笑容，朝他鞠了一躬後，大概是把我所對他說的意見，翻譯出來給憲兵聽了。當時看看憲兵的神氣，似乎有些不很高興，好像在對你說：

『要你多管閑事！』

但是，你仍然不屈不撓地站着，不爲所動。我的小包袱仍然免不了要檢查。但是裏面滿盛着污穢的褲子，證明了你的翻譯，沒有扯謊。憲兵便跑去檢查第二個客人的行李了。

『謝謝你，先生，你貴姓？先生真可以說是能以和平方法爲同胞解除苦痛了。』

我這時候對你的態度，有些解放了，笑着和你說。但是，你聽見後，好像不願意聽。到後來你才說我那時所說的這兩句話，無異於輕輕地打了你一個耳光，你當時在暗暗後悔不該走前來出這個吃力不討好的風頭。你又在驚怪我，何以這樣年紀輕輕的女性，也會滿嘴和平八股呢。

後來，我們每回憶到當日同火車的一幕趣劇，你便愛說笑——

『我這簡任專員，在那時候尙未到差，說什麼爲同胞解除痛苦！我走過來充當義務翻譯的動機，還不是爲你啊。』

在當時，我向你道謝了後，便問你：

「你先生到南京參加和平工作嗎？」

「不，不，不，……」你連說了幾個不字。

「先生你貴姓？」

「敝姓黃，黃種的黃，黃帝子孫的黃。」你像有點患了神經病。你一面說，同時從衣袋裏取了一張名片出來送給我。

這時候我也只好從手提袋中取了一張小型卡片出來，回送給你。你接了卡片後，很恭敬地捧着，在低聲的唸「柳靈」。看見，你的傻態，又不免要笑起來了。

你回到你自己的座席上去後，仍然像發癡般的在出神。

我們因爲有了這一幕的接近，反轉使我倆不敢再正面相望了。我坐在車中，祇機械的把視線投向車外，看見沿鐵道兩傍，滿佈着藍地白字的標語和廣告。

「仁丹……建設東亞新秩序！」

「老篤眼藥，不麻不痛……和平反共！」

「強利比兒……治淋聖藥……唯有劉共才可以救中國！」

『若素，補血強身，返老還童……和平救國！』

『建立強固的中央政府！』

『中日滿聯合起來！……大學目藥，世界馳名！』

諸如此類的標語，真是看不盡，數不清。我看得有點頭暈了，打了一陣瞌睡。當我從喧囂聲中驚醒來時，火車已經到達了南京驛——並非下關站了。大家都下了火車。我看你立在月台上，一時不前進，祇站着東張西望。我是從前來過南京一次的，所以不遲疑的想快點進城。心裏雖然想和你招呼一聲，但是究竟難爲情。在月台上走了幾步，回頭一看，你也本能的跟在我們後面，追着來了。

我看見你把一隻小皮箱和一包書籍交給紅帽伙，從入叢中混了過去，免却了憲兵的檢查，我真爲你捏了一把汗，那個紅帽伙實在過於大胆了，萬一給憲兵發覺了，不是要害你吃耳光麼。幸得吉人天相，你居然偷過關了。不然，你雖說會講東洋話，也是徒然。

走到下關站門口，我又看見你和一位東洋友人在談話，大概是來招待你的。當你跳上汽車那瞬間，忽然一翻過首來，又和我打了一個照面，彼此笑着，點了點頭。我望着你的汽車開走了，也有些悵然。

第二節

俗語說，不是冤家不聚頭，這話真是一點不錯。我倆假定不是前世的冤家，第一在三四個多月以前就不該同搭一班的火車來南京，第二，來到了南京之後，再不該一同滾進一個機關裏來。既然同在一個機關裏，何以經三個月之久，都碰不着面。我雖然有些後悔，自進這個機關裏以來四個多月之久，你雖然不是我的直接上司，也得到你們的辦公室中來看看。最大的原因，還是火車裏，你祇說你姓黃，並沒有把真名字告訴我，而我在機關裏又改用了另一個名字。所以竟不知道四個月以前，在火車裏所碰見的黃先生就是你啊。

當L小姐爲我倆介紹說：

『這位是黃先生，這位是柳小姐。』

我倆當時都不便說出我倆是在三四個月以前曾有一面之緣的，彼此祇是作會心的微笑，相望了一忽，你便問我：

『你什麼時候到這邊來的？』

『有三個多月了。』

我淡然地回答你，我看你在癡想，好像是痛惜這三個多月竟沒有和我會面的樣子。其實，我的內心，何嘗不是和你相同。但是，錯過了機會，到今天，尚有什麼話可說呢？我倆祇說了幾句客套話之後，便分開了。

我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裏來後，有些憶你，但亦覺得空想畢竟是空想，縱令能够在三個月以前，多和你接近，但在我倆之間，也還是障壁重重。你不是在文壇上成名了的作家麼，並且兒女成行，而我呢，在南京三四個月當中的漂泊和受生活壓逼的情形，也有些不堪回首，實在痛心。有時很想得個機會和你申訴，但又有些不敢向你申訴。

一般說，文窮而後工，我却覺得難於相信。但我承認『文窮而後多』，因為窮困，牢騷便多了。我就是這樣的一個女子。因為感着身世的漂泊和生活的痛苦，每天總是拿起一鉛筆，瞎塗一泡，工拙在所不計的了。

在我們的辦公室中，還有一位女性郁小姐，她雖然有些麻臉，但是，無傷大體，反增加了她的嬌態，她對於文藝十分愛好，特別愛讀你的文章，所以我倆便常談論起寫文章的事情，有時也談論及你。

有一天，她拿了最近發表的紀念你的愛兒的文章來給我讀，我和她一樣，受了你那篇文章

的感動，也同時知道，你的精神的痛苦和漂泊秦淮河畔的哀愁。因此，我對你的悲痛的生活，也有些關心起來了。

我也曾和郁小姐商量過，想一同來拜訪你，請你做我們的義務老師，我們願意跟你在一塊兒練習創作。袁子才不是有許多的女性門生麼。有幾次想拿我所塗寫的不通的文章來給你看看，要求你的斧正，如有可能，也希望你能夠爲我們介紹到報屁股上去發表發表，這也算是青年女性的一種虛榮心理，想你不會鄙笑我們吧。我雖然有這樣的意思，但究竟是胆小，最怕同衙門的女同事來恥笑我，所以終沒有向你請求過。

愛修飾也是我的一種趣味，就像四個月前在火車裏，我給了一個深刻的印象給你一樣，在我的無自覺中，在南京三四個月當中，我的愛好天然的態度，在周圍的異性間，却引起了無限的波瀾，常常令我自己陷於煩惱，有時真的啼笑皆非。因爲我向來是很顧惜人家的面子，總不肯叫人家有絲毫下不去的地方。老實說，早就有不少比你更有錢有勢的人會追求過我，但我也以對你的心理一樣——認爲障壁重重，——對付他們而處之淡然。

在南京，我的孤獨生活的苦悶，確是苦悶到了極點，所以常常出來找窮開心。我很坦白的，問心無愧的跟幾位同性和異性的友人，常常出入舞場去練習舞藝了。

你常說我有藝術的天才，我真愧不敢當。但我自信，對於歌舞，似乎是天性所近，一學就會，進步很快。你會稱讚我唱時下的流行歌曲，唱得很好。其實我的跳舞，僅有一個多月的工夫，已經跳得非常的熟練了。

事變後的夫子廟，秦淮河，可比從前大不相同了。

在各機關裏的小職員，每天下午四五點鐘下班之後，就都感覺到無法消磨時光的苦悶。看他們有家庭的人尚且如此，無家庭的人更難堪了。

逛名勝，如遊後湖，陵園，格於城門的警戒，不得自由進出，便多裹足不前。中國人是最愛自然，最喜無拘無束的民族。要為娛樂而受檢查，當然是極其掃興的事，誰高興呢？英國的統治階級深知中國民情。所以住在香港和新嘉坡的華僑，並不感覺他們是身居異域，並且樂不思蜀。這不是奇異的現象麼？

在事變前最流行的逛名勝，在今日談起來，猶如白頭宮女回憶天寶年間的賞心樂事，徒增歎息罷了。何況在黃昏後的時間，更談不到逛名勝那種風雅的消遣了。

吃小館子所以盛行於秦淮河畔的最大原因，便是小官吏和智識界的苦悶的象徵。

吃過了小館子後，如何是好呢？在夫子廟一帶還有為你排遣時代的哀愁的場所，聽清唱，跑

跳舞場及看電影。

夫子廟前的夜景較之事變前也大不相同了。特別引人注意的便是霓虹光的增加，先會閃眩你的視覺；其次是歌台的減少，添加了幾家舞場。

在你的辦公室中有幾位同事，是以出入舞場為消遣的。大概一共有六七位吧。

我們在辦公室裏，有相當的空間，因為正在百廢待舉的期間中，我們更加有空閒，不明白此間白此間的情形的人，或許會笑我撒謊。如果知道，技術後於政策，那就會相信我所說的話了。因為我們都是靠技術吃飯的人。

在辦公室裏，我們除吃早點，閱報，寫私函，翻看舊公報以外，誰都會感着時間的冗長，難過。所以大家總是相聚着，談笑，吵鬧，像住在宿舍裏的初中學生一樣，尤其是你們男性的同事。比較正經的話題，祇有日常吃飯問題。比方說，那一家的飯館的價錢經濟些，單然經濟也不行，還要考慮到飯菜的質量問題。因為各人的收入額不同，其間就發生許多的爭執。但是總屬民生問題的一小部分，大家討論得頗不寂寞。

到了快要下辦公廳的時候，大家又商量在晚上怎樣地去消遣。這是大家的日常生活的公式化。

嗣後，我曾借名訪看你們的辦公室的L小姐，去看你們的熱鬧情形。因爲全機關的人都稱贊你們辦公室中的同事的生活最摩登，最藝術。好奇心驅使着我，要來看看你們的內幕的究竟。

有一天，我笑着跑到你們的辦公室裏來，看見你們許多上司們在練習跳舞。你們的辦公廳面積，在機關中要算最寬大。在中間空着一塊很寬的地面。你們看見我走了進來，便都表示歡迎，其中跳舞跳得不馴熟的人，竟要求我去教授他們練習跳舞。不一刻，舞迷的秦小姐也走來了。

對過和隣室的同事們，聽見我們在裏面練習跳舞，練習得正起勁，他們也忙丟下公事，跑來參加，大家一團一團的跳了華爾茲，又跳探戈舞。M參事從上海學會了滿場飛，因此，要求大家並排着跳一個滿場飛。

大家跳滿場飛愈跳愈起勁，M參事和秦小姐竟一面跳，一面高聲地唱起來了。

「……步也徘徊，愛也徘徊，

你這樣對我媚眼亂飛，

害我今晚，不得安睡。

他們跳亂擺我也會，

跳得比他們更够味，……」

他們愈唱愈熱烈，也不管長官的辦公室就在你們的辦公室——臨時的跳舞廳——的正下面。
「你們不怕長官聽見麼？太不成體統了。當心祕書室給你們下警告。」你在苦笑着說。因爲你那時候還不會跳舞。

「長官聽見了，也必然暫時停止辦公，傾耳靜聽你們合唱的美麗的歌聲吧，」滑稽的K專員在插嘴，說得大家又鬨笑起來了。

我那時注意到你，一個人很寂寞地祇看着我們胡調。

有許多同事看見你一個人每天總是表示着苦澀的臉，過着寂寞無趣味的的生活，便都勸你學抹牌或跳舞。但是，你總不願意。問你每天有什麼消遣，你便說有工夫；可以讀書，引得一般人都笑你迂腐。你看見他們笑你，你便引了某名人的名言出來說：公務人員，兩年不讀書，在精神上儘可以替他發計文了，來斥駁他們。

我便問你：

「黃先生近來可寫創作，你是在文藝方面來消遣你的時代的煩悶吧。」

「近來全沒有心緒，不會創作，只會塗寫些適合時宜又不合時宜的空洞無物的文章罷了。」

全機關的人都知道在你們辦公室裏，祇有你一個人不會跳舞，也反對跳舞。大家都笑你頑固。

過了幾天，忽然來了一個聽差告訴我，你們辦公室裏的L小姐要請我去，商量一件事情。當時我很覺奇怪，因為我和L小姐的宿舍是同在一所房子裏的，早晚都能見面，何必在這個時候叫人來請我呢。但又不得不上去看看，到底有什麼要緊的事體。難道是他們又請我去練習舞藝麼。我一面想着，一面跟隨那個聽差，走到你們的辦公室裏來。老實說，我也有些喜歡到你們的辦公室裏來玩，我自己却不明白是什麼道理。L小姐看見我進來，便指着你說——

『黃先生，要請教你，學跳舞呢。』

我聽見後，覺得有點好笑，那時的我，雖然也會初步的跳舞，但還是够不上「教人」兩個字。誰想得到你今天居然會來叫我教你的跳舞，拉你的這架黃包車。我當時真有點不好意思，但我一時想不出什麼話來回答你，又不便當面拒絕，我祇好說：

『你是不是對於跳舞真有興趣呢，黃先生？』

那時候看見你很覺不好意思的樣子，我馬上直覺到你說要學習跳舞，還是屬於次要的事。你祇回答我說：

『正在想學，不知道你願不願意教我。』

我想，就是不願意，當你的面也不便說出來吧？

後來，你的同事Y先生便在旁邊附加着說，下班之後，你要請我們一同到L飯店去吃晚飯，吃了晚飯之後，再到『紐約』舞廳跳舞。那時候，聽見你們要請我吃晚飯，跳舞，雖然覺得有些高興，但在表面上，却不願意表現出來的。

在我，說老實話，能够和你們這班上司，名流交遊，也是極願意的。

果然，下了辦公廳之後，Y先生和你領着我和L小姐四個人一同在L飯店去聚餐後，大家便到『紐約』舞廳來。

走進舞場裏面，看見時間還早，大家先在舞池的一角坐了下來，休息一會。過了半個多鐘點，才有很多的舞客陸陸續續的來了。不一刻，音樂台上的 Orchestra 嘹亮地演奏起來了，大家也就開始跳舞了。今天是你特地請我來教你跳舞的，但看你並沒有意思起來要我陪你下舞池去。看你好像想下去跳，又有些難爲情，不敢下池。你那種可笑的态度，真是筆墨所難形容的了。

我體諒你從來沒有下過池的經驗，所以破了規矩，紅着臉問你，要下池跳麼？你回答說，再等一會。給你這樣一拒絕，我有些不好意思了。你想，給傍邊的人看見了我們的情形，我是多麼

難爲情呢。但我總能原諒你不懂舞場的規矩。

你坐在那裏儘是看着人家跳，自己却沒有勇氣下池去跳。過了許久，因爲Y先生再三的催促，你才要我陪你下池去試了一次。

在第一次下池的時候，你的手和我的手接觸到一塊的時候，我感覺到你似在發抖。我想，你這個人真不中用，不然，那就是你另有什麼不純的念頭了。但我過後又想，這是女性所常有的神經過敏吧。這是每個人在第一次下池時的特徵吧。因爲我也回想到我在第一次下池時的情形來了，最初拉我學跳舞的人很細心的教導我，所以我進步得比別人要快多了。對我，誰都是這樣的批評的。

『今天他既然請我來教他跳舞，我得盡心盡意的來教他才是。因爲將來在同事間說起來，他總會說一聲，密司柳是第一次拖我下池的，我的舞是她教會的，她是我的老師。那麼，我也能够博得人家說聲好。』我這樣想着，便丟開了剛才胸裏所有的一切胡疑，盡心拖着你跳。下池了幾次，看見你的舞，跳得有些進步了，忽然來了很多同機關和其他機關裏的上司們。看見他們，我有些不願意多招呼，生怕招呼了之後，要求我伴舞的人，那就太多了，令人疲於奔命。那知道，本機關的上司尚未走過來招呼我，只有這個Y先生是最尷尬不過的人，看見我稍事休息，便想向

他們做人情，馬上把那些其他機關的大人物介紹給我說：

「這是××局長，這是××司長，這是……。」經他這樣介紹了之後，他們就儘來要求我跳個不休，並且態度有些不誠懇，令人難堪。當我是個舞女一樣。愈和他們伴舞，愈覺得你學舞的態度真摯而凝重。他們那裏知道，就連我也不知道，傍邊還有一個人坐在那裏生氣呢。我真沒有想像到你竟在那個時候，就爲我而生氣了。

你大概是以失敗者自居，很早就說退場。我當時想，你這個人的態度，也未免太萎縮了。但也祇好和L小姐陪你出了舞場。

你那晚上的態度是異常快快不歡的。

我倆原來約好了的，你每天要請我舞場去教你跳舞。但是，第二天就不見你來約我了。雖然我也不一定要等着你來請求陪着你去，但是，心裏總好像有些不愉快。在L小姐的面前，我也並不爲你的失約而提及這件事。可是到了下午，L小姐忽然走來告訴我，你爲了昨晚上的事，上半天在辦公室裏，跟Y先生差不多要鬧翻了。

L小姐是聰明不過的人，她只就事實向我報告，不願意對你有什麼批評。我聽了她的話後，也唯有默然。

第三節

從那一次跳舞之後，約過了一個多星期，L小姐忽然跑到我的辦公室裏來說：

「今天他們又要請你一同去跳舞了。」

「爲什麼又跳舞了呢？」

「因爲黃先生又想跳舞了，」

「那麼，今天一同是幾個人去呢？」

「今天嗎，大概是你，我，閔先生，其次就是黃先生啦。他說今天改到L內瓦舞廳去。」

「Y先生，他今天倒沒有要一同去嗎？」

「還請他嗎，黃先生已經有些對他不高興了。」

「好，好，等會我還是和你一同去就是了。」

她看見我已經答應她了，她就上樓回覆你去了。

在當天的晚上，不到八時，我便和L小姐到了日內瓦舞廳，祇看見閔先生一個人坐在那裏，他一見我們兩人到來，就趕快的招呼我們坐下。我們問他，黃先生怎麼還沒有來。他說，你因今

天恰巧要出席X大會，大概不多一刻就要來的。在那個時候，我還未曾和閔先生跳過舞，他也不敢來請求我跳。因此大家只儘坐在那裏等你。不一刻，L小姐丈夫C也來了，我以為他也是來學跳舞。那知道他是來催L小姐回家去的。

他倆走後，只有我和閔先生兩個人呆坐在那裏，我感覺着寂寞，他不敢請我跳。我也不想和他跳。正在這個時候，就看見一個男性同事K先生走來了。他也曾和我跳過了一二次的舞，他今天一進來就看見了我，馬上便跑過來和我招呼，我隨便的說了一聲：『請坐』，誰知道他真的就老實不客氣的坐了下來，不停的請求我和他跳舞。

正當我和他第三次下池的時候，就看見你已經走進來了，坐在那個空着的席位上了。我從舞池上來後便問你：

『你們的會，開過了嗎？』

同時看見你的神氣，似乎不大高興的樣子。我也不知道我爲什麼要儘顧慮着你的態度，也想不到你又在因爲坐在旁邊的那個青年而誤解我了。當時的我，也絕對沒有料到你是爲了他和我跳舞而生氣呢。我曾叫了你兩次，你是無論如何不肯下池，儘呆在那裏。過了一刻，你忽然又說還有些事體，並且還要出去吃晚飯。我當時以爲你這些話都是真的所以不想就下池去跳。我想，

大概你會吃過了晚飯後，再回頭來和我跳舞吧。

因此，我也不再叫你和我跳了。那知道你這此一去，竟如黃鶴不復返了。一直到舞場散場時，仍不見你回來。我還當你真的另有要事，一時分身不開罷了。那知道你是誤解了我，而特地生氣走了的呢！

到後來，我才知道你在那晚上是特地爲了我，而辭却了F部長的宴會，想來請我和閔先生一同去吃晚飯的。因爲看見那個青年，便一氣走出，竟氣得神志昏迷，在馬路上幾乎給汽車輾死了。當我聽見了你這消息，心中真是難過，但是，你對我又從來沒有半點表示，叫我如何去安慰你呢！

原來你是在誤解，我是有心叫那個青年來擋你的駕啊。

自從這次發生了誤解之後，就不見你再來請我了。祇常常聽見L小姐說，你近來化錢化得很利害，每天要化五六十元。本來不願意叫舞女教你跳舞的，現在是每天去叫舞女做拖車了，聽說你已跳得比從前好多了。

有一天，我又聽見L小姐告訴我，在你們的辦公室裏，你和Y先生因爲提及我的名字，又大吵了一頓。

我聽見了這個消息，便增了對你的回憶。但不好意思去和你談談，更不敢托詞去看小姐，作個機會和你見一面。你當然不便到我們小職員的辦公室裏來看我的。

我對於你，雖然有些關心，但也絕沒有猜到你近來的近乎墮落的遊玩，完全是爲我而出的自暴自棄的行動。我在那時候，更沒有料到，你竟這樣的在苦苦的思憶我呢！

你的癡心也够可憐的了。

隔了很久，我在巴黎舞廳又碰見了你。那天恰巧我是和另外一班朋友去的。在舞池中，你一個像馬來女子的舞姬，在跳得很起勁，忽然和我碰頭了。你便笑着問我：

「蜜斯柳，我們跳一個好麼？」

「好的。」我有些難爲情，又覺得有些對不起你，對你作了一個輕微的苦笑。過了一忽，你就趕快的跑過來要求我陪你跳一個。你好像在對我表示：

「你莫以爲不教我跳舞，我就沒有會跳的一日，今天我也能够拉着你跳了。你要知道不教我，我也會跳的。」

但是還是我猜錯了。你要求我陪你下池的心理還不止那樣的單純，老實不客氣的說吧，你跑過來要求我和你跳，完全是出於醋意的心理。

嗣後，又隔了許久，L小姐她又跑下樓來對我說：

「黃先生又叫我來請你了。問你若有空的話，約你今晚八時到紐約舞廳去跳舞呢。」

「好，我有空，一定去就是了。」

到了晚上，回到寓所裏，因為我一個人自己做晚飯，自己一個人吃，這樣的耗費了不少的時閒，等到收拾清爽，看看時間雖然還來得及，但是自己覺得從早到晚，沒有半點空閒，也就有些累了。近來因為敷衍那些上司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在酒樓，舞場中，轉來轉去。一個人到很晚的時分才回來，早給同屋的人說了許多閒話，真有無限傷心。

我有時靜夜自思，覺得自己為什麼要這樣的辛苦呢？我這種類似歌女和舞女的生活，也是我所願意的麼？但是，我不能拒絕這些應酬，也不敢率直地淌着清淚陪他們喝酒或舞蹈。現在社會就是這樣殘酷，人生就是這樣矛盾的。我有時捧着爲跳舞而受摧殘的那一雙價值三十餘元——佔了我的薄薪的半數——的高跟皮鞋淌出我的清淚。

「我的生活是如何的慘痛，然而我的心頭冤苦，又好向誰訴呢。」

因為妹妹的職業，弟弟的求學，會受盡了不少的艱苦和難忍的羞恥。掙扎，掙扎到什麼時候，才能獲得解放，才能發洩我的胸頭的冤氣！

我愈想愈痛恨你們這班殘忍的男子，所以，就對你不客氣的失約了。嗣後，還有好幾次都沒有應你的約。大概你對我更加生氣了呢。有一次雖然應了你的約，但在剛走進舞廳，又給位置高於你的上司攔住了。你看見我不過來招呼你，又一氣的跑走了。

我時時隔座偷望你的態度，心裏很覺對不住你，不能過來陪你，我當時的心情大概就有點像所謂『蕭郎路人』之感吧。

其間又隔了許久，有一天L小姐又跑了來和我說：

「黃先生說，今天晚上，無論如何要請你去跳舞，因為章司長也要請你去。」

我想，這次不好再失約了，還有章司長的面子呢。那天我應約到了紐約舞廳，看見你們幾個人，都先我而到了。可是看見一位李小姐坐在你的傍邊，而這位李小姐是不會跳舞的。在那時候，我暗想：

「他帶了這個不會跳舞的姑娘來這裏幹什麼呢？有些莫明其妙。」其實我儘可以不管你的這些瑣事，但是，我對於你的行動，在近來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總有些關心。

到了現在才明白你是特地帶了李小姐來氣我的。天曉得，在我那個時候，雖然對於你很關心，但還沒有達到會爲你這種用意而生氣的程度。此刻想來，才知道你因爲我，曾費盡了很多的苦

心的手段啊！

到了最近兩星期來，差不多每天你都來請我陪你去吃飯，去跳舞，我才逐漸了解你對於我的愛慕和真情了。

細細的回想起來，你對我的愛護，思慕，確有兩月之久了。因此，我也有些過意不去，所以也就完全相信了你，相信你是我的風塵中的唯一知己。因為你和我跳舞時，決不會言不及義，而祇是為我分析所謂人生和社會，並指點了許多富貴不可強求，各人有各人的天地，並且要我利用我的天才（？）步上藝術那一條坦道上去。

嗣後，我倆差不多每天都出現於秦淮河畔，有如形影之不能相離。在一般友人和同事眼中，我差不多是你的專有的舞伴了。我倆間的感情，便一天一天的親暱，熱烈。因此，我倆便常常互相談起各人的身世來了。因為十分相信你了，我就絲毫不隱瞞的把家庭和自身的一切遭遇，誠實地告訴了你。又因為你在社會上，認識的人比較多，希望你聽見我的苦況後，能够替我找一個比目前更好一點的職業。因為現在的收入，慢說養家，連養自己也還不够呢。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這樣地訴苦過，對你，算是破題兒第一遭。可以證明我在那時候，是怎樣的信賴你。

我又告訴你，我不單在物貨上的生活異常渺茫，就連精神也無所寄托。總想找一樁能够發展

自己天性的小小事業。

「同時天涯淪落人，我和你，地位雖有高下之差，所處困境是大體相同。」你當時的回答是那樣的不着邊際，令我聽見後，真有些憤慨。

我又問你，可不可以把我從前所塗寫的，不成東西的稿子送來給你看。如果有改削的價值時，也就請求你替我斧正。

「文藝和文章有別，只要有內容，有真摯的情緒，便可以創作。文章祇是創作的工具，你真的能够從事創作，那是再好沒有，你就拜我做老師吧。在文藝上，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收過徒弟呢。我想你一定能創作，看你平時的說話，有條有理的，而對於人情世故也非常非常的練達，你就動筆寫吧，大胆的寫吧。你如果能從事創作，那麼，你的精神便有所寄託了。」

「恐怕我的文章太幼稚，不單幼稚，還是不通呢。」

「我也相信你的文章一定不甚純熟，不過，那是修詞的問題，形式的問題，不關創作本身。創作是需要內容。你只把你所經過的一切事情，真摯地記錄下來，那就是創作，就是文藝了。」

給你這樣的一鼓勵，我便有點勇氣了。「那麼，我就回去試試吧。橫豎坐在辦公室中沒有事做，塗塗寫寫，管牠通不通，總比較日子好過些。」

「不是通不通的問題，祇是有沒有內容及情緒的問題。所謂日子好過些就是精神有所寄託的意思了，也就不會天天感着苦悶了。你要知道，在一切文化形態裏面，唯有藝術和學問的文化價值最爲高尚。一點不可以假造的。其他如政治，教育，有時還可以假冒。」

你又反覆地把文藝所需要的內容和情緒，舉出許多例子來說明，並且爲我證明了文章和文藝的區別。我對於文藝才有點開竅了。

嗣後，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你們的辦公室裏來訪候L小姐，順便也可以和你談談。有一天上午，我剛踏進你們的辦公室，你便唐突的向我說：

「蜜絲柳，今天晚上請到我的寓所裏來好麼？」

當着許多同事，你若無其事般的這樣來問我，實在令我一時難於回答。我雖然諒解你是毫無半點虧心的念頭，但是給愛造謠生事的人聽見了，便要無風三尺浪的加以擴大宣傳了。我只好整靜的冷冷的反問你：

「有什麼事？」

「我想請你替我抄抄稿件。」我便點了點頭。因爲你在好幾天以前曾對我說，要我替你填清稿件。當時，我以爲你會把稿件拿到機關裏來，交給我抄，殊不料你要我到你寓所裏去抄，並且

是在晚上。

今天，我委婉地辭掉了長官們的兩張條子，小同事的一封語句懇絕的桃色文章，不願意於今晚跟他們到那些酒館和舞場中去。下班之後，回到寓所裏，稍事休息，即叫了車子，指向你的寓裏來。當我的車子快要到你的寓所門首來時，看見你恰好癡立在門首，大概，你是在專誠等候我吧。我當下就想，凡是男子都是這樣沒出息的麼。

我倆同走進你的房裏來，談了些話，你便問我：

「到什麼館子吃飯去呢？」

「隨便。」我從你的桌面上盤子裏抓了些瓜子，一面磕，一面無意識地回答你。我知道在眼不轉睛地望着我，但我只裝做若無其事的。

「到了夫子廟再說吧。」你這樣說。

「……」我當時躊躇了一會，因為我有些怕碰着了我才拒絕了的上司們和小同事。

「怎麼樣？」你在催我動身。

「走吧！」我再想了一會，覺得我是問心無愧，怕他們幹什麼呢，我和你是光明正大的。吃了晚飯，又一同回到你的公寓裏來，我催着你快些拿出你的文章來給我抄。

「忙什麼？再談一會還不遲呢。」

過了一會，你才把你的大作的底稿和一帖原稿子交給我。我原來以為你在近來完成了有什麼了不起的文藝傑作，現在一看，原來是那些滿充着今日報章篇幅的什麼「東亞新秩序」，「東亞協同體」等一類的理論。我原想替你抄些輕鬆的文藝，使我獲得練習創作的機會，也可以稍稍調劑我日常的機械的腦筋。此等和平理論，在我是從報章上拜讀了一兩年之久了，實在不想再讀了。你就要介紹日本文化，也當改變譯風，有系統的介紹些日本的科學智識和超越政治的文藝作品給我們研究和鑑賞吧。

我雖然在這樣想，但是已經來了，又怎麼能够拒絕你的要求而不替你抄呢。

我一面替你抄文章，一面告訴你，我今天回掉了兩位上司的招待，和一位小同事的請求伴舞，我這樣的告訴你，無非是向你表示殷勤，滿以為你聽見了後，必然會向我表示十二分的感謝。誰又料得到，你反轉說了許多令人生氣的話來。

「你每天在機關裏下班後，都有很多的條子麼？」你在諷刺的對我說，我裝做沒有聽清楚。

「什麼條子？」我故意反問你。

「……」你看見我的態度有點轉變為嚴肅的樣子，不敢再開口了，只是很不好意思的微笑

着。

你停了筆，我也擱下了我的筆桿。

「黃先生，你當我什麼人看待了。」

「蜜絲柳，請你不要生氣，我道歉就是了。這也怪我自己不好，誤聽了他們的謠言……」

「他們對於我，說了些什麼？你說呀，快說！」

「他們說，從前在機關裏都說那位秦小姐交友廣闊；專向各上司的辦公室穿門子，也擁着不少的異性朋友。現在秦小姐走了，他們便把你來作議論的中心了。」

「真的麼？要死了！他們何以這樣的隨便的批評人！總之，女子就不算是人，尤其是貧苦的女職員，一定要甘心受他們的欺侮，不得反抗。」

我感到我的雙目發熱了，擡不起頭來。

「蜜斯柳，我對你道歉了。」你立起身來，向我作了揖。我忙背轉身，表示不敢當，但過後一想，這樣的表演太不妥當，這不是完全像戲臺上所唱的販馬記裏面的一幕了麼。我也忙立起身來，不理睬你了。

「原來你們這些上司們，竟這樣的心腸，都把我當舞女歌女看待了。」我把臉向着窗外，自

言自語的說。

「最少，我決沒有這樣的壞心思，我只是誤聽了人家對你的惡宣傳罷了。請你原諒我，蜜斯柳。」

「人生莫作女子身，這話一點不會錯，尤其是貧困人家的女兒，只好任你們一班殘酷的男性盡情地糟塌！」

嗣後，死一般的沈寂支配我倆間的氛圍氣。只聽見外面院子裏有叫賣「洋糖稀飯，五香雞蛋」的聲音。

「你餓不餓，要吃點稀飯麼？」

「不！」我仍然在拿一塊絲巾揩我的眼淚。

「黃先生，你想想看，你們請我吃飯跳舞，我敢拒絕麼？答應了後，我又敢垂着眼淚或表示恨恨的樣子去赴約麼？當然是乖乖的強爲歡笑的去赴你們的約。這樣一來，又給你們看輕了。但是，你們要知道，我向你們淺笑等於我的流淚，我的狂歡等於我的痛哭。做人真難，尤其是女子，特別是女性小職員。」

過了些時間，我們轉變了話題，房裏的空氣也不比剛才那樣的緊張了。我無意中踏出了你的

房門，佇立在那柵欄腐舊的欄杆面前，抬頭一看，上弦月已經掛在西半天球的一角了，我想，夜漸深了呢。

「黃先生，我要回去了。」

「好的，讓我送你回去吧。」

「時間不早了，我也想該送我回去了。」我在這時候，才向你回眸一笑。你過後對我灌迷湯說，我那時候的嫣然一笑，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美。你的話，在我還是要打點折扣的。

「你明天還到我寓所裏來麼？」當你送我到住家的衙堂口來時，這樣的問我。

「說不定，明天再說吧。」我這時又覺得剛才遷怒於你，對你發脾氣，實在有些過意不去。我倆在衙堂口相對立着，沈默了一會，兩人的視線也互相避開，都望着西半天空中的殘月。

「月西斜了。」你說了這句話後，便向我告別。

第四節

嗣後，約有兩個多星期，也不知道什麼原因，我總不想離開你，每天下了辦公室，不是你叫聽差來約我，便是我到你公寓去，替你清墳你的譯作。我倆真是形影不離，行動與俱的一同在夫

子廟前，秦淮河畔出出進進。其實我倆間的關係是始終可對天日的那樣純潔，我當你是我的老師，你當我是一個後輩的弟子。但是，在機關裏對於我倆近來的行動，發生謠言了。對於我不懷奢望的人，尚以好奇的心理，無意識的嫉妬來諷刺我倆，說什麼『如膠如漆，行同夫婦。』其他對我有過奢望，給我婉詞拒絕了的小伙計們當然是更加恨你了。

有一天，我走進辦公室，空氣完全變了。那些少見多怪的同事們對我都改變了態度，當我是一位祇有能得耶穌原諒的紅衣女子，他們都像各人檢起一塊石頭來，想把我擊斃。看見這種情形，我只好忍耐着，仍舊像平時一樣向他們點首行禮，但他們有些人置我於不顧，有些人只以冷漠的面孔來向我微微的點一點首。

「你們裏面，誰有資格可以拿石頭來擊我的呢？」

我不禁想起耶穌所斥責那些只看見他人目中小刺，看不見自己目中的木樑的一輩愚昧的猶太人了。

比較同情於我們的郁女士忽然擲下了一張紙條兒過來，我拆開來一看，上面寫着：

「你知道你現在所處的環境嗎？你知道這機關裏對你的空氣麼？」

到了下午，出了辦公室，我便把機關裏的空氣和他們對我的情形告訴了你。但是，你聽見了

後；若無其事般的一點不着急。

「黃先生，你是上級職員，他們對你不敢怎樣，我坐在辦公室中，聽着他們的冷嘲熱諷，痛苦煞了。你還是想辦法，替我另找職業，讓我脫離他們吧。他們的動機，無非是嫉妬。」

「我們還是担個虛名呢。」

你在笑着說。「你在這時候還有心思向我取笑麼？你真沒有良心。」我生氣了，一時擺出嚴冷的面孔來給你看。

「本來，我倆就不算担個虛名，他們也無須大驚小怪的，其實他們沒有權力來過問我倆的。關鍵是在我倆都處於同一機關裏，所以容易引起他們的物議。他們認爲我對於你是無權問鼎。這在一般無智識的小職員，更是有這樣幼稚的見解，我倆可以原諒他們的率直。」

因爲機關裏對於我的空氣，一天一天的不好，我便逼着你爲我另找職業。我倆縱令有特殊的關係，也是我倆自己的犯罪，自作自受，與他們無關，何況我們還是空担虛名呢，何以他們就這樣地懷恨你呢？他們真不許可我倆間有純潔的友誼麼？你在秦淮河畔，也有幾個職業的女友，我相信你決不會對我懷着不純的奢望，還不單是我，就連你的幾位有見識的朋友也極相信我倆交誼之純潔。由是不難證明我倆之間，完全是由於彼此相互間的同情而發展出來的友誼，爲什麼會惹

起他們的反感與讐視呢。

無疑的，原因完全是在我。他們或許視我爲他們的一塊禁樹，現在發見我每天晚上跟着你留戀於秦淮河畔的舞榭中，至於深夜。這是難免要引起他們的嫉妬。

因爲機關裏的空氣對我一天一天的不佳，我祇好死逼着你爲我介紹到別的機關裏去服務。心裏頭，雖然覺得萬分對不住你，但是，在這茫茫人海中，我再找不着像你一樣能同情於我的境遇的人了。

因爲替你抄寫了幾萬字的文章，你送了我一些報酬，我便把這些錢去新添了一件廉價的新衣和一雙皮鞋，第二天便天真爛漫的穿著着到機關裏去，殊不料又增加了他們誹笑我的資料。這時候，我的心頭的冤苦真是無處發洩。殘酷的他們，真的要將我們逼上梁山泊麼？

我愈想愈恨，便草了一篇描寫當小職員的痛苦的文章，自知其幼稚不堪，但也覺得有相當的內容，拿來請教你，要求你斧正，並且不客氣的要求你替我介紹出去發表，也想換得一些稿酬來貼補自己的清苦的生活。

我在機關裏終覺得挨不下去了。問你，爲我另謀的差事，有無眉目，但是，仍然不得要領。你雖表示，我退出機關之後，你願意保障我的最低生活，但我執意不肯，因爲接受了你的好意，

那麼社會對我們的謠言不是要更加熾烈了麼？

有時候，我倆真似楚囚相對，想不出一種好的辦法來解決我倆間的困境。

有一天，你忽然走到我們的辦公室裏來，使得全辦公室裏的小職員都在以驚異的目光來看你，都佩服你的大膽。

你一進來，祇向我們的老科長招呼一聲後，便唐突地向我說：

『我的友人王先生是××電影公司的經理，你若願意進電影公司的話，我一定可以介紹你進去。他現在從上海到南京來了。』

我當時聽見，非常高興，便回答你說：『真的嗎？你真能介紹我進去麼？我真感激你了。』

本來你會稱贊我的體格姿態是最適宜於上鏡頭，而我也早就很想從這方面發展。因為無人介紹。所以至今尚未如願以償。『祇要你真的願意進去，我一定可以介紹成功的。』你很誠懇的說。

嗣後，又過了幾天，在一天上午約摸十一點半鐘時分，你又親自走到我的辦公室裏來，說要請我出去吃午飯。當時你大概是担心人家會懷疑你對我真有什麼特別的念頭，所以特地對我的直接上司補充說明：『蜜絲柳說，她在這機關裏的收入僅數十元，實在無法生活下去。我看她頗有

藝術的材能，所以想替她介紹到一家電影公司去，讓她找到一個適合於她的天性的職業，不讓她的藝術材能就此埋沒下去。」

我的這位直接上司，是一個年踰六十的老人了。他一向是很喜歡我，並且同情於我的境遇。他常說，看見我在這裏埋沒，受罪，又不能爲我設法介紹更好的職業，在他是一件恨事，今天忽然聽見你的說話，當然滿口贊成的了。所以答應我提早時間，下辦公廳。

在那個時候，尙未響十二點，但得了老科長的同意，我便和你一同出了衙門，我倆並着肩慢慢的在馬路上走着。我倆的態度是十分自然而無所拘束的，這是數星期來所受過的磨練的結果吧。

當我倆走到半路的時候，你突然問我最近拍過小照沒有。我聽見後，馬上把袋子裏的派司照片拿出來給你看，並且解釋着說：

「最近只是拍過這種派司照片，大張的並沒有拍過。這照片拍得很不好。」

你拿在手裏看了半響之後，連說「很好，很好。」

當時我看你的神氣，好像想問我要一張，可是又沒有勇氣開口向我要。你那種神氣，令人看見真好笑，可是我不敢笑出來。那個時候，因爲我很感激你，敬愛你，又看你這人滿老實，既然知

道你想要張我的小照，就送你一張給你作個紀念又有何妨呢。所以不等你的開口，我便說：『你說這相片照得好，我就送一張給你好了。……漂亮嗎？』我說了之後低下頭去笑了，同時也感着雙頰在發熱。

你看見我能够猜測出你的心思，並且馬上很爽快的就送了 you 一張照片。你反轉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了。我體諒着你的心思，特地拿別的話來和你東拉西扯的說個不停，讓你把這種羞澀遮掩掩過去了。

我倆並着肩向前走着，路上的行人都以猜疑的眼光來看我倆，他們像猜不透我倆間的關係。不一刻，我倆到 S 大餐館門前來了。登樓一看，早有幾位客先到了。他們看見你到了，都急急的走出來迎接。當時，我跟在你的後面，看見裏面並沒有一個女性。我想，也許時候還早，她們尚未到來呢。我倆進去後，你便把那幾位客人，一一介紹給我認識。

這是 X 次長，這是 X X 公司的總經理，這又是 X 監督先生，最後你再介紹着說：『這就是 X X 電影公司的總經理 K 先生。』

嗣後，你只是和這個說話，和那個談話，忙得實在可以。我坐在你對面的一隅，只有隨手拈些瓜子和花生米來吃吃。我覺察着你，雖然在忙於應酬，但精神上總是牽掛着我的樣子，不時在

偷空望望我。

你看見我一個人坐在那裏無聊的樣子，便介紹了一位客人來和我談話。可是，我是不慣於和陌生的人多應酬的，所以和那位先生不談得來。

我便一個人走出晒台上來，站在晒台上無意識地望望馬路上的車輛和行人，聊以掩飾我的羞意。

不一刻，又來了許多客，某秘書長啦，某司長啦……總不過是那一班所謂新貴罷了。在我看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們來後，你又替我一一的介紹過了。到後來我覺得他們倒也沒有什麼討厭我的樣子，我便有些安心了。

在坐席的時候，他們竟推我坐第二席，你反坐第三席。我那裏敢當呢。但是，因為那個主人的××監督先生說：

『你若想做電影明星，就得請上去坐。』

當這時候，人家全都站在那裏恭候我坐下來，等我坐下去了，大家才可以按次序坐下去。我若儘站着不動，不是叫大家都要站着等候嗎？看此情形，就不容我再客套。我覺得恭敬不如從命，便只好老實不客氣的坐下去了。

大家坐下來後，我一看，連我共是十二個人，除我之外，其餘的十一位客人都是男性，並且都是所謂大人物。到了這個時候，內心本來有些怕羞的，但再仔細一想，害羞反爲不好，不如裝出嚴肅一些的樣子來罷。

我正在呆想之間，忽然聽見大家在叫乾杯，於是，我也陪着他們乾杯。

在那一天我不說謊，至少喝了有幾大杯酒。你本來沒有看見我喝過這麼多的酒，你似乎在替我擔心；暗中對我送了一個目語，叫我別喝醉了。其實，我很能喝酒。因爲你總沒有和我喝過酒，雖然你常常請我吃便飯，但並沒有請我喝過酒，所以你尙未知道我很會喝酒。假如你也能够像我一樣會喝酒，我很想和你相對着一醉呢。因爲你今日忽然看見我喝這麼多的酒，也難怪你感覺驚異。其實我會喝酒，又有什麼奇怪呢？尤其是在潦倒窮途中的士女們，正應該借酒以澆我們的壘塊。

在席上，他們只知道你和我同事，但不知道你今日帶我來赴席的原因。當時你便乘機拜托那位電影公司的總經理，同時叫我把剛才給你看過的那張照片拿出來給他們看。他們把我的照片拿去，一席上的人輪流着都看過，結果，仍回到我自己的面前來時，我本來想把牠收藏起來的。但你又叫我把相片送給那位總經理。那位總經理一時不好意思馬上接受這張照片，祇得暫時安置在

檯上面。誰知一不留心，便掉到地上去了。因此更弄得這位總經理很難爲情起來了，隨時俯身下去把相片拾了起來。在席上的他們，又談些似稱贊，又似諷刺我的話，叫我聽見後，心裏好像雜爲情，又好像得意的樣子。在那一瞬間的心裏，叫誰也猜不透吧。

飯後，覺得時間不早了。你便立起來要走，這在我是求之不得的，因爲已經過了上辦公廳的時間，所以我也趕快跟着你向大家告辭了，一同走出餐館。

你下午還要到另一機關裏去辦公，不能一路和我回本機關去。我兩祇好兩下分開，各自乘車。

當我上車的時候，你還追着來說：

「今晚上八點鐘到「巴黎」舞廳見面吧。」你因爲怕我不去，又再三的叮囑，然後才離開了我。

我坐在車上，忽忽如有所失，但也說不出是何原因。

回到辦公室裏的時候，那位女同事，密斯郁，她很慇懃的走前來問長問短。我在那時候，自己已問心無愧，就照實的告訴了她，怎樣怎樣，把今天吃飯的經過，絲毫不隱瞞地說給她聽了。她聽了後，似乎有些妒意。她對我便說了一大套當電影明星的難處。

她說，她也拍過一二張片子。她又說她有一個好朋友，也在電影界服務，至今已經有數載的經驗，但仍然沒有達到當主角的地位。可是我聽見後，只是半信半疑，但並不把她的話放在心上，因為我是否能進電影公司當明星，還是渺茫呢。

在下辦公廳之後，你們辦公室裏邊的 L 小姐又走到我的辦公室裏來，接着我一同回家。——因為我和她同住一家房子——走出衙門便碰到三三兩兩在過去會和我跳過舞的異性朋友，要約我今晚上陪他們進舞場。在從前他們對我會以種種手段，給了我一個很不好的印象，我早就決心和他們絕交了的。但是恰好今天他們又來糾纏不休，要請我吃飯，要請我跳舞，要請我打牌，要請我看戲，要請我……他們就利用我和他們間的過去的交誼，時常來糾纏我，真是令人討厭。我看見他們，真有些像雛鷄遇着惡鷹一般，有些害怕，但又不敢坦白的告訴你，怕你因懷疑我而輕視我。其實我對你的心是異常純潔，可矢天日。

我因為和你約好了晚上八時要到巴黎舞場去，所以勇敢地下了決心，拒絕了他們的要求。那知他們死不肯放鬆，一定要我跟他們去。

我倆近來的密切的交誼終引起了他們近視者的妬忌和反感了。我沒有把這事情告訴你，確是我對不住你的地方，但是，你得原諒我，我怕告訴了你，你會離開我。老實說，我倆雖未達到所

謂愛情的境地，但我對於你已經像嬰兒不能離開慈母一樣的情形了。

我在那個時候，給他們歪纏得沒有辦法，忽然就想就陪他們出去吃一頓晚飯吧。飯後不甚差不多快到八點鐘了嗎，恰好可以應你的約。正在這瞬間要走未走的時候，忽然望見你老遠的從街路口坐了一輛車子如飛的望着我們這邊來，你坐在軍上，一面還在喊着：

『柳小姐，柳小姐！』

看你神氣是十二分不願意我跟了那些人一同走，我當時看見你來了，而在另一邊又有他們。此時真叫我驚慌失色，弄得左右兩難，這一瞬間——真正的一瞬間的三角關係，真叫我難於解決了。

你看見他們立在一邊在等候着我，你便馬上從車子上跳了下來，跑到我的面前，態度很堅決地，要求我陪你一同走。表面上你是假稱某某要人，要請我們去參加某一個座談會，開會後順便一同聚餐。

從來你對我是十二分客氣的，獨有今天，看見了他們，你忽然改變了態度，一點不肯示弱，並且對我取了命令式的態度，這真叫我也有些驚奇了。但是，我也很同情於你的苦心和勇氣。我便乘機依從了你的口氣說：

「真對不起，有勞你的大駕，這真叫我萬分的不安。那末，我們通知L小姐一同去參加就是了。」

那時候，我明知道你對我這個提議還是不大贊成的。但我有我的想法。因為想到如果只有你和我兩個人一同去，便會使等候在旁邊的他們發生疑忌，所以提議也請L小姐加入來一同走。我以為要這樣才可以解消他們的妬忌。

當我們三個人一同坐上車子動身的時候，回頭看看那些失望者——儘向我歪纏不休的那些人都表示着垂頭喪氣的樣子。看他們還有些不甘心，還想跟在我們的後面來偵察我倆的樣子。幸得我們的三輛車子跑得快，那些人無法追上。但我坐在車子上想，他們遲早一定會遷怒到你身上去的。那麼，不是我害了你麼？但是，我那有勇氣向你說明呢。

在那天晚上，你總算是勝利者了。我也不明白，我在那時候何以就會這樣的依順你，讓你成為情場的勝利者！

我們在預約好了的舞場裏跳了一會茶舞之後，再出來到一家館子裏去吃飯。本來共有五六位同事，除掉我們三個人之外還有三四位和你比較合得來的同事。我們約他們一路去吃飯。但是他們各人都說另有約會。他們向你約好了，過半小時後再到舞場見面；你便毫不顧慮的帶着我和L

小姐，兩個女性從舞場出來，一同到一家飯館裏去吃晚餐。

吃過了晚飯，又一同回到舞場裏來，看見那三位同事已經先到了。我們進去休息了一會，又重新開始跳舞。

這晚上，我倆的感情，比從前更加親密了。所以我差不多是完全給你佔據着，我和你跳的時間，比從前更多了。

L小姐是不大會跳舞的，本來很想學習跳舞，因為有數月的身孕了。大腹便便，不宜有激烈的運動，因此儘坐在那裏呆看着我們跳舞罷了。我會經聽見你叫她陪你跳，但她回答你說：

「肚子大了，跳起來怕人家看見要笑話，等明春三月後再來請你拉我吧。」

我聽了她的話，猜想她不過是拿話來推却你的要求罷了。過後，她會爲你要求她伴舞的事，和我說笑：

「他的肚子那末大，我的肚子又這末大，兩個人跳起來，不是要把舞池全佔滿了麼？」

L小姐當時的意思怎樣，並不值得我去深究，不過我總覺得她一個人坐在那裏很無聊的樣子，各個人對她，也有些過意不去似的。我呢，更是唯一的對她抱歉，因為她是陪我來的，而且是坐在那裏等候我一同回去的。可恨我也是跳舞得有些入迷了，總不願意早走，唯有苦了她一個人

了。

在這不先不後的瞬間，驀地從旁邊忽然有一個人走來和我說：

「××先生請你去，要和你說幾句話。」

我照所指示的地方望去，正是那些最討厭不過的人們。來人的情面難却，祇得走過去，看他們怎樣對我說；但是，我同時也注意到你對我的態度，爲什麼我儘要顧慮到你對我的態度，我祇有請上帝來替我倆說明吧。

到了他們那邊，他們一定要叫我坐一會，因爲有了你，我那裏肯呢。便回他們說：「我那邊已經有了位置了，不用客氣的，你們若有什麼要緊的話，請你們就說吧。不然，對不起，下回再見。」

他們見我的態度如此堅決，好像失望萬分，一時雖覺有話，但又無從說起似的，他們仍然是要請我坐下來談談。我在當時那裏能够這樣的隨便呢。他們既無什麼正經話對我說，如果還想請我陪他們跳舞，這是萬萬不可能的事，因爲我在你面前也還要保持身分，不能就這樣的隨便。看他們態度有些對我不滿意，我就趕快的跑回你這邊來了。

「他們和你說了些什麼話，能不能告訴我？」

我真想不到你在今天晚上對我的態度也不像已往那樣的溫和了，但我總是想盡方法來抑平你的態度，使歸於和緩。

我當時對你也沒有什麼話可以回答，因為他們實在沒有和我說什麼話，祇要求我和他們跳舞而已，叫我拿什麼話來回答你呢？所以我只回答你說：

「他們沒有和我說什麼，叫我拿什麼話來告訴你呢？」

但是，你又那裏會相信我這個話，是千真萬確的呢。我又能夠告訴你，他們是在嫉妬你把我獨佔了麼？我雖然知道你不相信我的話，但也無法可以辯解，祇有多多陪你下池去跳舞來掩飾這個小小的難關。

說起來，真也奇怪，你自從看見那些人進舞場來了以後，看你的態度和以前似覺兩樣多了。我看見你不時的儘望那些人，又在偷睇我的態度。有時你若不和我跳，便另叫你的好友們，那幾位先生來和我跳；好像怕我給他們那批人搶了去似的。更加奇怪的是，連我自己也不明瞭我從那晚上起，何就以就這樣伏貼貼的儘傾向着你，像小孩子之倚賴着慈母一樣。

那時候的我，絕對不會猜到你對我有什麼意外的奢望。我本來是一個極平凡的女子，我總以為你只是不願意看我儘沉迷於那種近乎浪漫的生活，你只是擔心我會隨波逐流的墮落下去；因此

極力鼓勵我，提拔我，望我踏上更高超的大道上走去。但是，因為今晚有了那些人的對照，逼得你對我的態度有些反常了吧。

「不一會，便看見那些人離開了舞場。『他們是爲對我絕望了而走的呢，還是看見我的舞伴不單是你一個人便安心下去而脫離舞場呢？』這叫我無從推測。」

在當時我只有拿全副精神來注意你的態度，此外的一切，都不擺在心上。我看見你這時候的態度，似乎輕鬆了許多，而對我的態度也有些兩樣，比剛才更爲熱烈一點似的。你立即和我約定明日再來這舞場參加茶舞。但沒有經過一分鐘，你又改變前約，要求我明天出來一同吃午飯，再過一會，舞場快要散場的時候，你又第三次的改約了，要我明天早上九點鐘以前到你那裏去，一同出來去吃早點，並且附加着說：「愈早愈好！」

那時候，心地純粹的我，更感激你是爲保護我而出此。我想，你大概是擔心明天星期日，那些討厭的人們，一定會再來糾纏我，麻煩我吧，所以叫我早些出來，便可以避免他們的麻煩。老實說，我在那時候真沒有料到你對我的愛情，已經急轉直下地取了積極的攻勢，大概是由於那一批討厭的人們，把你逼上這條路上去的吧。現在想來，我雖然感激你，但也恨你！

散場之後，你看見有L小姐陪着我回家，像很放心似的，只問了一聲，『有零碎票子沒有？』

『後來就各自分頭回家了。』

L小姐也像很敬愛你，對於你的事，很爲關懷。有時因爲對我的癡心，便誤解了她，我真要替她抱屈呢。

當我和她兩個人坐了兩部車子，剛回到家門首來時，她忽然想起了你所叮囑我的話，便對我說：

『你明日早些去吧，別忘了，他所住的地址你還記得嗎？便是我上回同你去過的地方。』

L小姐，她雖然和我同住並不久，我倆的心情，脾氣，彼此全都能瞭解的。因爲我平日的天真感動了她，所以她對我很爲同情，凡關於我的事情，她常特別的幫忙。再者，今日的一切，她又親眼看見的，更明白你對我的事情抱有那樣的熱情，努力後援，所以她也對我更現得殷勤。當時我祇答應說：

『記得的。知道了。』

我們就各自回各人的房裏去睡了。但我睡下去後，不知什麼原因，總會想到你：『他叫我明天去，究竟做什麼呢？聽說他本來中午有人家請客的，難道這回又要帶我一路去吃飯嗎？真是奇怪，他竟如此大膽地單請我一個人去，究竟對我是什麼意思呢？這使我不納悶啊。』

第五節

除星期日之外，我每天響過六點鐘就起身，梳洗完了後，便從從容容的到機關裏去。至於星期日，我一定要睡到響過九點鐘才肯起床，今天却不然了。大概是因爲心中有了你的約吧，所以和平時不一樣，六點鐘就起身了。等到梳洗完了，一看表才到八點鐘，覺得時間還早，因此便想起了日前從故鄉寄來的一疋藍布，預備今天送到成衣舖裏去的。現在覺得時間尚早，何不把這疋布就帶到成衣舖裏去後再轉到你那裏去，這不很好嗎？免得太早到你那邊去，你假如還睡在床上，那才不好意思呢。

決定了主意，便依計而行。把房門鎖上，走出了弄堂。迎面就有車來兜生意，「車子要不要，車子要不要！那裏？」

我似要似不要的說：「××路××里……」

他要的價錢並不大，可是我又故意多生枝節的向車夫說：「還要在那個成衣舖子門口停一下呢。」

車夫大概是因爲大清早的頭一筆生意，不肯放棄，便答應了我。

我上了車子，拉過了我們的機關門首，心中便想，衙門口站崗的門警，一定要驚異吧！平時上辦公廳才用得着這樣早。今天是禮拜日，她這樣早到什麼地方去呢！

這完全是我自己的疑神疑鬼罷了。但我也驚奇自己何以今早出來，心神竟這樣的特別不鎮定。我一面想，一面目不轉睛的端坐在車子上，但是，仍然覺得很不好意思。讓那車子一直拉過了衙門首。

『真的會給人們疑心我去赴某一個幽會嗎？決不！』我神志一清，自己鎮靜下來。

過了衙門首約一丈多路，就到了成衣舖門口，下了車走進去，照尺寸說了一遍，再三叮囑明日下午就要來取。然後走出店門再坐上車子。那個車夫又想把我拉回頭，再經過衙門首的那條路上轉角。我有點虛心，馬上叫他別拉回頭，因為一直向前走去，終是一樣可以到你那裏的。剛才必須走過衙門首，因為是赴成衣店所必經之道，沒有法子。現在尚有另一條路可走，就不容許車夫再拉回頭，再去看衙門的顏色了。

坐在車子上，心裏又想，自己不應該如此心虛。很平常的事情，只是去看一個朋友吧了，絲毫用不着顧慮的。爲什麼就覺得人家已經在那裏瞎猜了麼？這豈不是自己多心。

不一會，那車子轉彎抹角的已經到了你所住的寓所門口了。在未下車的時候，驀抬頭就看見

你老早已經站在門口恭候我了。等我伸手到袋子裏掏錢的時候，你已經替我付了車子錢了。

我倆一同走進你的房裏一看，真是嚇了我一大跳，你的床上的被枕還未收拾，凌亂不堪，叫我真有點不好意思進去。幸得看見先來了一個客人坐在你的房裏了，我才敢進去。等我進得房裏來，你便替我介紹說：『這是K先生。』介紹過後，便問我：『吃過了東西沒有？』

我聽見後不響，但肚子裏在說：

『你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昨天在舞場裏叮囑了又叮囑，叫我今朝晨來一同出去吃早點的。怎麼今天見我來了，反轉來問我吃過了東西沒有，這使我覺得你這個人說話真有些矛盾。便是真沒有吃過東西，此刻也絕不會老着臉說，你昨天不是約我來吃早點的麼？怎麼今天又反來問我呢？你只是在肉痛幾個銅錢罷了。』

我也不明瞭，我的內心態度，從什麼時候起，就這樣的不客氣了。

但是，在那一剎間，我也不會拿什麼話出來和你說，難道我真的硬要叫你請我去吃早點麼？我只好連說，『吃過了，吃過了。』

當時你倒也乖巧，馬上叫你聽差去買了些大餅和油條來請我吃。我看見了這些東西，真有些生氣。本想吃，但是我念你既然這樣誠意的買了來，我若是不吃，又怕下了你的面子。只好隨

便的吃了一些。K先生他也跟着吃了一些。

在這間斗室中，靜坐着三個人，既不出去，又無甚話可談。我只看見你好像坐立不安的樣子。有時候，K先生對你說話，你好像也有些不願意和他敷衍。看見你這樣的神氣，真是叫我有些猜疑。因為，你的態度表示出你在心裏有無限的苦悶。

最使人觸目，討厭的，就是你那張床上的被枕，凌亂得一塌糊塗，在客人未來之前，你不好好的把它整理一下，現在我們來了，你還是不覺得你床上樣子的難看，我是儘坐在那裏如癡如呆，不知想些什麼事情。在男性的客人看來，倒也無所謂，唯有我在今日，恰又來了。此刻房間裏有我們三個人，還沒有什麼要緊，假使只有你我兩個人坐在这間裏面，忽然從門外走進來了一個生客，看見了這種情形，還不知道要想到如何田地去了呢！想到這點，我實在看不過去了，而我馬上又不便就走，因此，乘K先生還在這房間裏的時候，我便和你說道：

「黃先生，今天你的床上，這種凌亂的樣子，倒不怕人家見到很不雅觀嗎？怎麼樣，我來替你疊起來好不好呢？」

你聽見之後，好似得意忘形的連聲說：「好，好……好極了。」

因此，我就替你疊被鋪床了。在替你疊被的時候，我曾在暗暗的罵你：

『你不用這樣的高興啊。我替你疊被鋪床，完全是爲我自身計呢。因爲恐怕有人進來，看見了這種樣子，不大雅觀罷了。你別以爲我是歡喜替你做這樣親暱的事啊。』

誰會料得到，在不久之後，我倆竟會陷於這樣親暱的境況中去呢！

（後來，只看見你用日本語來和K先生談了半天，過了一刻，K先生就告辭了。）

K先生走了之後，你的態度，似乎更加偏促不安起來，和我說話時的聲音，也有些顫動。好像有什麼重大的心事，一時間解決不了的样子。當時我看見你這樣的情形，覺得坐在那裏固然不好，想告辭又覺不便。我當時更沒有料想到我這麼一個女子，竟能在你的網膜上作成了一個深刻的印象！世界上真有所謂情人的眼睛麼？

我正在胡思亂想的瞬間，忽然看見你目不轉睛地直望着我的臉，同時就跑到我的面前，顫抖的叫着：『蜜斯柳！』我看見你這種忘魂失魄的樣子，直覺到你必然對我有奇突的表示，我本能地想躲，但是，那裏還來得及呢。於是想：

『算了吧，看他取的是什麼態度。』

我那時候的心情，真有些像臨刑的罪人，一任你的處置。當你的隻腕加到我的肩膀上來時，我早閉上眼睛，同時在嘴唇上感着一股熱氣，覺得是又甜又辣。我暗地裏想：『唔！原來在世界

上，兩性間決沒有純潔的友誼，我現在才明瞭，男女相處日久，終會演出這一幕的。」

嗣後，又來了一位F先生，是來看你的，這位老先生的年齡像快近六十歲的人了。他進來之後，你便代為雙方介紹，我才知道他也是一位有名的文學家。他似乎很愛和我談話，問長問短，特別關心於我的故鄉和家世及我過去的生活，說起話來，滿充着哲學家的口氣。

「時候已經不早了，響過了十二點了。今天本來有××公司的朋友請我們去吃飯的，怎麼還不見來呢？我們不必等了，我們就自己出去吃飯吧。到那家館子去吃呢？××公司的朋友大概到機關裏去接我們，撲了一個空，又找不着我這個地方。我們不必等了。走吧，走吧。蜜斯柳，F先生，走，走，走！」

你這樣催着催着，我們當然不能不走了。

因為剛才從你接受了一個深刻的印象，對你更加關心了，同時對於你的爲人，也更想加以以詳細的批判。所以在路上走着的時候，在心裏頭想：

「你這個人，原來是這樣的一個滑頭啊！明明說有人約好了來請客的，結果，鬼也沒有看見過一個來請你吃飯。這豈不明明是你假造託詞嗎？你這樣的隨時扯謊，豈不是要叫人看輕你嗎？可是，我現在也不和你爭論，是真是假，一時也不必擺在臉上和你說，等會，回來時，問了聽差

便可以明白了。」想着，想着，已經到了G飯館了。

進了餐館，祇看見你忽然又表示對我十二分關切的樣子，來問我要吃這樣否，要吃那樣否。那時候的我，祇裝着滿不在乎的樣子說：

「我是無所謂的，不用客氣，你們隨便的點兩樣就得了。」

一頓飯吃過了後，已經二點半鐘了。結果，還是那位F先生會的鈔，我真有些難爲情。你嘴上說今天要請我，所謂早點，就失了約，馬馬虎虎的過去了。這個午飯又是F先生做的東道。你這個人，怎麼哪？當時我就覺得你這個人一定喜歡佔人家的小便宜的。我雖和你們客氣了一下；裝出要會鈔的樣子，但是，你們那裏要我做東呢。

三人一同走出了餐館，一路慢步的走着，看看離跳舞的時間還早，你就說：

「還是回到我公寓裏去坐坐，等K先生來了後，一同到舞場去吧。」

F先生聽見後也說：「很好，很好。我倒贊成到你那裏去坐坐的好。」他老先生，因爲不贊成年青人的一切舉動，最喜歡坐下來說說談談。因此我也無從插嘴，祇有附和着你們的意見罷了。

走過一家炒貨店的門首，我因爲想及儘坐在你那裏，實在無聊，因此，便跑進去買了一些花

生和瓜子之類，你倒伶俐，馬上就拿出一元錢來給那店裏的伙計。那伙計看看你，又轉過臉來看我，之後，大概已經會意，一聲不響的就收了過去了。

我們正要出店門之時，本來欲走向西邊那條路的，你突然要求我改向朝北的那條路走。我就覺得有些奇怪，但也不想多向你根究，不過自己早猜透了八九分。果然，走了幾步，你走到我面前低聲地告訴我說：

『又碰見那些人，剛才你看見了沒有？』你說這話的時候，還帶幾分驚慌的樣子。

我當時既沒有看見那些人，也就沒有和你多說什麼話，祇是直望着你的寓所走來罷了。

回到你的寓所，一進門，你的聽差就告訴你說：

『剛才你們一出門，就有一部汽車來接你們，因為看見你們已經出去了，他們就留了一張片子在此地。』茶房說了後，便從身邊拿一張卡片來給你。你看了之後，隨即就給我看。

因為剛才我爲這個小事體而猜疑你，所以此刻就有些賊人心虛了，一時倒反轉難爲情起來了。我又以爲剛才對你的一切的疑心，也被你看透了似的。後來一想，這完全是我自己多心吧了！並不是你看透了我剛才的疑心。你拿名片給我看，大概是要證明今天的確是有人請你吃午飯，不過是來遲了，要我不疑心你是扯謊吧了。

我當時是相信你了，但叫我又怎能够拿什麼話來表示呢？所以我當時祇有一笑而已。

你那寓所，一進門便是一個很寬廣的院子，你的房子却是對着大門，所以從你房子裏面便能看見從外面進來的任何人物。

因爲事間尚早，K先生是要到四點鐘才能來接我們一同去跳舞的。所以這房子裏面，仍是我們三個人——你和我及F先生。我是坐在最裏邊的窗子下，F先生和你分坐一張沙發，在望着大門口，我祇當你是在望K先生吧了。但覺你樣子似乎不大自然，不一會，你忽然對我說：

「蜜絲柳，你暫請坐一下，我和F先生說兩句話呢。」

祇看見你和F先生走出房門去說了半天的話，才再進來。我半屬猜疑半屬天真的向你們問道：

「你們談些什麼話！不願意給我聽嗎？」

你和F先生是莫逆之交，你什麼話都可以和他說的，所以我直覺着你們是在議論關於我個人身上的事情。

你們兩人同聲的回答我說：

「沒有談什麼話，沒有談什麼話。」

我聽了之後，又不好再追問，祇好一個人坐在那裏假裝吃瓜子和花生米，一面就在觀察你們的態度和形色，後來忽然來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說是來問你借什麼東西的，你也是照樣的像剛才對F先生的樣子，叫她到房門外去，好像是特事叫她出去，給人家看看的樣子。你和她在外面站了好半天，才回到房裏來。再坐了半天，那個小姑娘拿了東西才告辭走了。不一會F先生也就告辭了。

這個時候，在房裏面又祇有你和我兩個人了。我以爲你又要演出像上午的那種情形來了，我很擔心。誰知你的態度，恰和我的猜測相反，比他們尚在此時更爲安靜，無聲無氣的。看你仍然坐在那把靠近房門的沙發椅上，一動也不動，眼睛祇是老望着外面。看你那個樣子，似乎很注意什麼一件東西，怕他跑了似的，我倒稍爲安心一些了。

我當時想，也學他們——F先生和那個小姑娘——向你告辭吧，但又怕你不允許。恰好這個時候K先生來了，一看時間已響過了四點，我們三人就到另外一家「日內瓦」舞廳去茶舞。我因爲不大注意傍的人，所以有什麼事情，我總不過問。可是，你的眼睛是最銳敏不過的，無論什麼東西，怎麼樣人，是絕對不能逃脫你的視線。

我們三個人進了舞場後，不一刻，你又對我說：

「那些人又來了！」

看你的態度，像有些喪氣，因為你發見了關於我，在周圍，竟有這麼多的固執的勁敵。

「管他做什麼！」

「你還不知道呢。」你又說。

我聽了你這句話，我就猜着你這話中有因，便連想到剛才在你的寓中的一切情形來了。到此時，我已恍然大悟。但只見那些人進來轉了一轉，並沒坐下來茶舞，就走開了。

當那些人走了的時候，你又對我說：

「那些人走了，大概是看見我們三個人在一起吧！他們大概是奉命來偵察我們的行動吧。」我聽了，表示會意的說：

「一定是的。我們不要去管，來，來，來，跳舞吧。」我說着表示要你下池去跳舞。

起初，我覺得背上很冷，跳了一會舞，便覺暖和得多了。在茶舞尚未散場之前，你便對我們兩個人——K先生和我——說：「我們早些出去罷，吃了晚飯，再到巴黎舞場去，那邊還有朋友在等着我們。」

我聽了你這話，當然贊成，因為學跳舞未久，總想和跳舞比我高明的人一同跳，才覺有意思

。那時候的你，也是初學，跳得更不如我，所以聽見你說約了他們多人，我很是覺得高興。

我們出了舞廳，便在舞廳對面的一個大餐館裏，喊了三客大餐，很快的吃過了，K先生搶出去付賬的時候，房子裏又祇剩你我兩個人了，你乘這些微的空閒，看見我站在靠牆的一角，你又向我表示愛，馬上跑過來和我親近。說也奇怪，這次的親近，就沒有像上午在你寓所裏的第一次的親近難爲情了。

K先生會過了賬，回到房間裏來時，你便問他，

「我倆預備到「巴黎」舞場去，你還去嗎？若是願意跟我們去坐坐的話，那末，就一同去吧。」

我知道，因爲K先生不會跳舞，你料定他不會再去了，所以這樣的問他。

「我嗎？我不去了。我又不會跳舞，我想早些回去了。」

因此，大家走出了那家餐館，K先生就和我倆告別，一個人回去了。

我倆便直望着「巴黎」舞廳走來，到了裏面一看，你的三位朋友，早坐在那裏了。看見我倆到來，馬上便讓出兩個位置來給我倆坐。我倆脫下大衣，立即下池去跳。說也奇怪，你這個人，在這個時候，簡直就對我老實不客氣了。每和他們三位說起話來時，總是這樣：

「喂！你們和蜜絲柳跳跳啊！不要緊的。」

我當時聽了你這樣的口吻，真覺好笑，又是好氣。但是，當了這麼多人的面前，也不好對你說什麼話，祇好假裝沒有聽見。有時候我也和舞女跳跳，你們四個人如果來請求我伴舞時，也就陪你們下池去跳。

跳了不一會，看見那些人又走進來了。他們像發了神經病似的，轉了一個圈子，就走了。在這次，看你的態度，就沒有前兩次那種驚慌的樣子了。約過了半點鐘，他們三位因為還約了朋友在對面的一家舞廳裏會晤，所以就先走了。

他們走後，我倆頗感寂寞。這時候看見一位從前的同事，蜜絲鄒，她陪着半打多的異性舞伴，走了進來，在對池的位置上坐了下來。我雖然看見了她，但並不想向她招呼，本來和她招呼也未嘗不可以。但是，她若介紹我和那幾位異性認識，我就感覺麻煩了。

她因為初學跳舞，進步遲遲，有些心急，所以不問對方是異性或是同性，不問對方和她的感情是厚還是薄，若是碰着了，總要叫對方下去和她跳舞。可是，她的跳舞，又來得特別的笨重，無論那個若和她跳過了一回，下次就絕對不敢再領教她的了。人家不願意和她跳，她自己好像還不知道，每回在舞場裏，她若看見我，總要來拖我和她跳，還要把我當做異性來拉着她跳。我怕

下了她的面子，祇好敷衍她，她更以爲我是真的喜歡和她跳，因此連一接二的拖着我跳個不休。我當時便看見你一個人坐在旁邊，有些不高興，祇好和舞女跳去了。但我當你是默認我可以和她跳了。因爲看見你去和舞女跳舞，我也有些不自在，就隨便讓蜜絲鄒和我怎樣的亂跳了。

『請你陪我到對面的舞廳去一趟，肯嗎？』這是在舞池裏和我說的。

『不好的，你要去，儘管你一個人請吧。』我回答她。

『不是的，你陪我去看一看，馬上就回來的。』

『我因爲還有一個舞伴，他知道了恐怕要不高興的。』

『不要緊的，一刻鐘不到，就回來的。你怕他嗎？』她說着，不容我不答應，拖了我就跑，連大衣也沒有穿上，也來不及告訴你。

到了對面的舞廳裏一看，原來很多同機關的上司們，都坐在那裏。她所要找的上司——據說和她有過戀愛關係的上司，却又不在那裏，她撲了一個空。

那些上司們，看見我們兩個女同事進來了，就趕快的招呼我們坐下來。在機關裏的最低級的小職員，但在舞廳裏却受着上賓的禮遇。

那時候的我，本來想馬上就回到你那邊去的，無奈因爲他們人多，殷勤招呼，又不能不稍事

敷衍。

在這邊舞場裏，又和她舞了一會，因為舞廳裏暖和，跳得我滿臉發熱了。很想坐下來休息一會，就看見你滿臉不高興的也跑了進來。對他們幾個同事一個也不睬，祇對着我說道：

『你那邊的大衣，我替你交給茶房頭收起來了，等一會你自己去問他拿吧。現在我先走了。』說完了這句話，頭也不回的，很快的就跑了出去。

我看見你這樣的情形，知道你一定是在生氣了。一面怪蜜絲鄒不好，一面就本能的往外面跑。跑出了舞場一看，已不知你的去向，祇好約略推測你所應走的是那條街路，我便向那邊走去，跑過了轉角，才遠遠的看見你在前面的影子，我更加快的跑，看見你也似增加了速率在跑。我在那時候，明知你是故意和我開玩笑，但我心裏也有些難過，覺得你太狠心了。

『我若追不上你，我不姓柳！』我當時心上暗想。

因此一激，便在黑暗的街路上，開始跑步了。不一刻，看看快趕到你的面前來了！在這瞬間，你突然停下了脚步，好像過意不去的樣子，回過身來，向我問道：『你爲什麼要來追我呢，真的，你跟蜜絲鄒去玩好了。因為我剛才忽然想起有些要事要去辦，所以想早些回去呢。』你看見我跑得滿臉緋紅，氣喘不過來了，似乎又很憐惜我的樣子說：

『怎麼樣，你要我同你回去拿大衣嗎？好，好，好，走，走，走吧。』

此時你反轉拉了我，一同回到『巴黎』舞廳來。取了大衣，我以爲有我陪着你，你總會再坐一會的。那知道你剛才的神色，已給茶房他們看出來了，有些不好意思再坐了，祇叫我穿上大衣，對我說：

『我送你回去吧。明天再來吧。』

我也不想多說話了，我倆便一同出了舞廳，並着肩，慢步的在馬路上走着。我在那時的心中便想：

『僅僅數分鐘的經過，就會鬧出這樣的大變化來，真覺好笑，亦復好氣。唉！可想人世的變遷，更難預測的了。』

你看見我儘在低頭沈思，便問我說：

『你在想什麼啊！剛才的事，真對不起，請原諒我，快不要擺在心上。我此刻道歉了，道歉好嗎？』

看見你這樣婆婆媽媽的態度，使我反轉好笑起來了。也覺得很難爲情的，便回答你說道：『你不是說有事的嗎？請你自便吧。我自己會坐車子回去的，不敢勞駕。』

你聽見我的話，以爲我仍然是在生氣。其實我是一點不生氣，祇是故意說說，看你取怎樣的態度。每次在跳舞散場之後，你總沒有不一次親自送我回家去過，今天那會有這個例外呢？

你看見我這樣的說着，你倒轉不好意思起來的說：

「我在這個時候，那裏會有什麼要事，和你開開玩笑罷了。果真有要事，我也得送你回去了之後，再去做的。」

看你這樣誠懇的，一定要送我回去，我也就不再和你客氣了。

經過大街，再走小街，在大街上，因爲電光輝煌，使我倆忽略了當頭明月，走進弄堂，才發見一輪銀盆似的月亮，正掛天邊。到這時，才知道今天是陰歷的十一月半了，再過一個多月，又是虛度一年了。慚愧，像這樣的流浪着，不知要過到何時何日，才能揚眉吐氣，因此想及上有年老的父母，下有年幼的弱弟，在戰前，生活寬裕，絲毫用不着擔憂的我，如今呢，受環境的壓迫，離鄉背井。幸得親友的援引，才得進現在的機關，當了一個小職員，給一般人當作『花瓶』看待。實際上，個人的生活尚能够勉強敷衍，還能顧到家庭嗎？自事變後，房屋，財產，完全燬滅於炮火之下了，全家人祇有拿臨逃難時帶出來的那些微的金飾，維持了這兩年間的最低水準的生活，到近日來，生活愈見窘迫，這樣下去，如何是好呢？

『眼前的人，他雖然有心於我，我也相信於他，但是……』

正在想得津津有味之時，忽覺得雙頰有些熱烘烘的，因此一抬頭，祇見你在月亮下面儘對着我……那時候，我也沉醉了。許久之後，你才說：

『蜜絲柳，我這樣的愛你，你尚不明瞭我的心嗎？我爲你，曾經吃過了多少苦，你知道嗎？我爲你，不知受了多少人的譁笑，多少人的妬忌。到現在，才算達到了「略親芳澤」的目的。可是你，還是不甚了解我，你到底要等到何日才能使我……希望你今天晚上就跟我一同去吧。』

你這些話，雖然是語無倫次，但是我，聽得句句清楚，可是叫我能够拿什麼話來回答你呢？因此，我祇好許久不響。等你再開口訊問我時，我不得不響了。

『不可以這麼快吧，你不要這樣慌啊！有志者，事竟成，總有一天，我總叫你如願以償吧。』我這幾句話，確像小孩子開玩笑，不知輕重，但是回想到你追求我三個多月的經過，又覺得你實在太可憐了。所以失口答應了你。

你聽了我這些話之後，又再問我：

『不可以這樣快？什麼時候呢？明天好嗎？』我看你有些着魔了。

我担心，祇有我倆立在這巷子裏，怕給人家看見，因爲雖然近午夜時分了，仍但難免有人要

進進出出的。我心裏想：

『打發走了算了，不妨暫答應了他吧，到了明天，再想法子來應付好了。』

我就這樣沉默着點了點頭，表示答應了你的要求。但是我倆仍然站在那裏，很久很久，都不想分開。又過了一刻多鐘，我給你一番熱烈的親吻之後，你才懶懶的離開了我。我看你仍是一步一回首，你走遠了，還回過頭來叫我快回屋裏去。但是結果，還是我望着你走出了衙堂，我才回到屋子裏來。

這晚上，雖然沒有怎樣的睡得熟，但到了天亮，照常要起身，梳洗已畢，就到辦公室來。我以為今天我絕不會到你辦公室裏去的了。因為我担心，但也很矛盾的又想見你。那知道同室的郁小姐，她一定要叫我介紹和你認識，逼得我沒有法子，祇好答應她，同她跑到你的辦公室裏，滿以為你這個時候還沒有上辦公廳呢，豈知一推開了門，就看見你坐在你的桌子面前了。你見到我們進來，便笑嘻嘻的站了起來，和我們招呼。我也就大膽的把郁小姐的來意，告訴了你，同時也替你們兩下介紹認識了。

郁小姐的一張嘴，是最會說不過的，無論和那個，都能够敷衍得面面週到。今日和你見面了之後，便把她的話匣開了，不知那裏來的這許多話，簡直是說不完的在說，我見你，倒也並不怎

樣的討厭她，有時候，看見你也和她問答一兩句。在這個時候。你的聽差，忽然送了大餅油條到你面前來。我見了後，知道這是你的早點了，那時候，我就在暗暗地笑你，並且還暗暗的叫可憐，你的生活是多麼的辛苦啊。

你是相當有地位了的人，怎麼還是自己跑到辦公的地方來，隨便的買一些大餅和油條做早餐呢。

你忽然很殷勤地，叫我吃你買來當早餐的大餅和油條，大概是被你猜透了我尚未吃早點吧。因此，我也就老實不客氣的吃了你每樣一個。郁小姐，你雖然也懇切地叫她吃，但她不好意思吃你的東西。

她是初次到你們的辦公室裏來，但她在你的桌面上，東翻西翻的，沒有一些生疏的樣子。我雖然曾經到過你們這辦公室裏來過多次，總沒有像這樣的老實不客氣，這是你們所知道的。她雖然如此的對你殷勤，但你反轉要注意儘站在旁邊默默無言的我，仍是要呢我說說。不一刻，我想起昨晚上的事來了，有些難為情，便向你告辭，她也就不走了。

其間又經過了十天多，我倆間的情感，受了環境的刺激和壓逼，達到有些自暴自棄的，那樣的熱烈，快要爆發了。

第六節

有一天，快到響午十二點之前，你走下樓到我的辦公室裏來，和我說：

『總司令今天請客，我特來請你一同去的。』

我信以爲真，便跟你走出了衙門。但你並不向總司令公館那條路上走去，我又不便多來纏問。祇好盲目的跟着你走去，在大街上走過了轉角，祇看見你走進一個餐館子裏去了。我跟在後面，心裏想：

『總司令就是在此地請客嗎？有些不像。』

但也只好跟着你進去，一直走進裏面的一間房間裏，兩人便坐了下來。

在這房子裏，除掉我倆之外，連一個人的影子也沒有看見，到這個時候，我有點着慌，也很難爲情，再也忍耐不住了。便開口質問你說：

『你說總司令請客，他就在此地宴客嗎？怎麼他們的人一個都不見呢？』

你見我突如其來的發出這個質問來，當時好似怔了一怔，馬上笑着回答我說：

『你當真是以爲總司令請客嗎？我今天單單請你一個人，不好嗎？在此地吃便飯，不比在總

司令家中吃得舒服多了嗎？」

我當時見你一連串的說了一大套，就無從和你辯駁，祇好沉默着讓你去叫菜叫飯的忙個不了，我再也不想開口了。

總司令請，你請，還不是一樣，反正終是吃一頓了。

因此，我就和你兩個人隨便的吃過了午餐。當踏出了餐館門時，我本想回衙門裏去，你却望另外的一條路上走去。我便問你：

「快上班的時候了，不要再到別地方去了，恐怕時間要來不及的。」我一面在問你，一面肚子裏想：

「他莫非舊事重提，要我實踐那天晚上的約言麼？你真的對我起了什麼別的念頭了麼？」在機關裏的空氣，對我倆實在尚未犯罪，但他們不容許我們分辯，強硬地判定我倆爲有罪。你會對我說：

「早知担個虛名，何不早日正經打算。」

我本想和你說，我先回衙門裏去，但當時我不明白是什麼道理，一點沒有勇氣，也有些捨不得你而一個人回去。

祇看見你在前面轉彎抹角的走着，我也只好默默的在後頭跟着。走了不多一刻，忽然一轉身，直望一家旅館裏走去。我抬頭一看，不覺着驚起來，馬上意轉身逃走，但是，已來不及了。已經給你一面拉住，一面低聲的對我說：

「不要這樣子，給人家看見了，反轉不好，大大方方的跟我進去吧。」

我想再和你分辯時，你同樣的把我的話頭壓住，低低的對我說：

「有話進去再說吧，現在和我要同夫妻一樣，進去就是了。對不起。」

啊！在這個時候，逼得我一口氣都透不過來似的，心頭悶悶的低着頭很快的走着，跟你上樓，轉彎，再上扶梯，便到一個房間裏邊來了。

茶房見我倆走進房後，即刻送上一壺茶，在送進來後，很機警的把房門關上，好像預知我們的關係似的。你見茶房出去了之後，便來問我剛才所要說的是什麼話。

「真是笑話，剛才所要說的話，怎麼可以到此刻才說？若能够到此刻才說，剛才我倒不必着慌於一時了。我想要說的話，是適合於剛才的，現在已經失掉時間性了。此刻既然進來了，也就不勞你再問了。我只問你，我們到此地來做什麼，請你快些說，不然，我就要告辭了。」我一面說着，一面站起來就。這一來，可把你嚇慌了。趕快到房門口去，雙手把門攔住，討饒似

的，向我作揖，嘴上還在山盟海誓的懇求着。那時的形態，無論叫那個人看見了，也會可憐你吧。

我在當時，正所謂進退兩難了，心裏暗恨你，何以這樣癡心，苦苦追求我。在這個時候，聽見外面像人要進來的聲音，你可不得不開門了。在開門的時候，眼睛還是牢牢的看好我，似乎怕我就在這個時候逃跑了出去。

茶房進來了，手上拿着一本住客留名簿，一枝破筆，像煞和尙來化緣一樣，不過穿的衣服不同吧了。我在一邊聽見你在填寫你的姓名，和我的姓氏，最後付了一些鈔票給他。可笑你一面在寫，一面儘偷眼瞧着我，生怕我在此刻乘機跑走了。起先我本有此意。後來一想，如果逃了，豈不要給那個茶房起猜疑嗎。因爲顧全大家的面子。所以當你在那裏填寫名簿的時候，我裝得鎮靜的樣子，坐在那裏看看報紙，等那個茶房出去了，我也就站起來，和你作婉轉的商移，但是，你在這種時候，那裏還肯容納我的請求呢。祇是你一個人，長長的拖了一大篇的話，絲毫不能使人有反駁的餘地。

我本來想向你，作個最後的要求，望你能允許我們再遲延些時日，給我有個從容的準備，你要知道，我並非是不愛你啊！可是已到了這種地步，你是絕對不肯放鬆我的了。

啊！原來男女之間的交情，經久之後，終不能把清白的關係維持下去的！他們的妬忌和攻擊，祇是加速了我倆間的結合的時日吧了。

最後，終究要朝這條路上走去！

當我倆相親近時，我便決心，接受了你的愛了。

嗣後，我倆間更見得如膠似漆，你的事我得干涉，我的事，你得過問。雖然每天照舊各去辦公，但不知是何道理，未到吃飯的時候，就望能够快些到十二點鐘。兩個人分開來的時間，便覺得很不容易過去，若兩個人在一塊，無論做事，說話，便覺得時間如飛的過去了。這種經驗，大概過來人，都能領會，用不着我來多說吧。

這樣的，我倆每日約好，午飯在某一傢館子裏吃，晚飯又在某一傢館子裏吃，到了時候，我一走進便看見你總是先我而至，早等候在那裏了。下午下班之後，或是直接上那一家館子等候，或是回到寓所來後，再一同出去吃晚飯。每天晚飯之後，不是在這家舞廳，便是上那家舞廳。

記得有一天晚上，一同在「巴黎」舞廳，雖然我倆已同居了，但外面的人，尙多不知道。因此，若是遇到熟識的人，或同事們，大家總後要招呼招呼的，招呼了之後，他們尙不知道你是我的丈夫，我是你的妻子，有時候，便要直接來請求我和他們跳舞，二次三次，祇要見我有空坐在

那裏，總要來請求我跳舞。但是，你在這時候，就不問青紅皂白，大生其氣，也不問同坐的人是多是少，一氣的就先跑了。人家是不明白你的究竟，只有我肚子裏清楚，知道你因為看見我和人家跳了舞，就生氣跑了。我看見你已走，我那裏還有心思坐在那裏呢，因此，也就顧不得其他的人要猜疑，只假說，要你送我回家去，也就跟了你一同出去。你看見我這樣跟了你出來，便以為我是怕你了。更裝出一種丈夫的氣派來。我呢，因為既和你做了夫婦，也就得暫時忍耐一下。等到過後，才再來慢慢的把這道理說給你聽。你聽了之後，果然，反轉難為情起來，到這個時候，真是叫人又好氣，又好笑。

嗣後，像這種情形，不知發生過多少次數，這也不能怪你，因為是你實在太愛我的緣故，才會如此。至於我呢，實際上也並不願意和人家跳舞，因為稍稍顧到人家的面子，不想在大庭廣眾的地方，下了人家的面子，使人家難堪；再者，和人家跳了一個舞，只是表面上的應酬，於實際上是毫無關係的。那知道偏遇着你這個度量狹淺，專愛吃醋的人，就小題大做起來，那知道日後的禍根，就種在這點了。

我因此常向你這樣的解說：

『過去呢，大家是因為一同跳過舞的，並且又是熟識的同事，今日突然地，叫我又怎樣去拒

絕他們呢？」

每次在舞場中，因為上述的原因，看見你有些不高興，我也心頭懊惱，所以聽見音樂起奏，我便暗中推你一下，暗示要你起來請求我去陪你下池。有時你真狠心，你站起來了，我當你是要我陪你下池，等我站起來時，你却故意跑去找舞女一同跳了。當着大眾的面前，故意來下我的面子。那時候，叫我怎麼不恨你呢？

記得有一次，我聽見黑燈舞的音樂響了，我又暗中推了你一下，告訴你是黑燈舞，想你陪我下池去盡情地一跳，但是，你仍然記恨在心，拔腳就跑，走去找舞女陪你下池。那時候我真給你氣得哭出來了。

跳完了黑燈舞，你披上了大衣，就說要走，也不叫我一聲，陪你一同走。我看見你要走了，只好也默默的披上大衣，要跟你走。

『蜜絲柳，你多坐一會吧，我先走了。』你還冷冷的向我諷刺。

『請你送我回去！』我恨恨的說。

其他同坐的友人，尙未明瞭我們的關係，仍然想挽留我，但看見我一定要跟你回去的情形，真猜不出我倆在鬧什麼玩意呢。

走出了舞廳，我便先開口問你：

「你給了那個舞女多少錢？」因為你是慣於把現鈔包在舞票裏邊去送給舞女的傻瓜。

「你管得着！……一百塊！」

在那天晚上，你把我氣哭了一個整夜。我開始嘗着痴情的痛苦了。然而，你似從我的這種氣苦中，覓取快感呢。我想：

「男子大都是鐵石心腸吧！」

又有一天的晚上，我倆也是到「巴黎」舞廳去跳舞。起初，倒也跳得很熱烈，我倆差不多每次都下舞池去跳。後來，你因為由人的介紹，和另一位女友去跳了一個華爾茲，回來時，就對我說，這位蜜絲的華爾茲跳得怎樣的好，怎樣的好。

我想，我和你初認識的時候，你也是這樣的稱贊過我，說我的跳舞，是如何的好。到了今天，我倆做了夫婦，有了更深刻的關係，所以於我倆的跳舞，當然是感不到什麼興趣的了，我當時這樣想。

因此，當第二次華爾茲音樂起奏的時候，不知道是否你已經料理到我的意思呢，忽然要求我陪你去跳。我因為看見你有些見異思遷，所以假說頭痛，要休息一下，拒絕了你的要求。誰又料

得到，你我正在這賭氣的時候，忽然走來一個男性同事，要求我去陪他跳一個，我因為無從推却，就勉強去和他敷衍。那知正在這個時候，你站起身來拔腳就跑。我以為你是先回寓所裏去了，也就趕快披上大衣，要望外走，這些不知我的苦情的同事們，看見你走了，更以為我可以更自由的和他們跳了。看見我要走時，便苦苦的要求我再坐一會。

唉！他們那裏知道我心頭的冤屈，正無從訴呢。

回到寓所，果然看見房門仍然是關閉着。「他沒有回來，到那裏去了呢？這許多的討厭鬼，他們只知道要求人家跳舞，就不知道人家回到家裏要受罪的了。」

既然回到家裏來了，若再出去找你，亦無從去找起。祇得叫聽差把門開了。到了房間裏，一時愁腸百結，真想不出找你回來的办法。

「究竟到那裏去了呢，今晚回不回來呢！」

孤燈獨影，心如刀刺，更覺得處世之非易，尤感着爲女子身之不幸。

十二點已響過了，還不見你回來，我也無心上床，又過了一刻，才見你腳步遲滯，慢慢的走回來了。我稍覺安心了些，就問你要吃什麼嗎？要什麼東西？你倒像乘勢，向我大吵起來。

我坐在那裏，祇好讓你盡罵，任你儘情的唾罵。我雖然哭了，但你還是像沒有看見我哭了似

的。

那一晚的勃谿，真是從我倆認識以來，所未有過的，亦是我有生以來，所未會嘗過的。總之，像這樣的風波，就連三接四的起了幾次。

原來男女相處日久，就會發生厭倦了麼。我倆才結合了不久，就發生過好幾次的誤解和風波了。

在我和你同居以來，未及半月，你便屢次和我說：

『你快把職務辭掉算了，區區數十元的薪水，有甚麼道理。我既然討了你，何必還要你去做事，要你這樣的辛苦，我真過意不去，並且給人知道了，在我的面子上也不好看。還是辭了吧。』

我聽了你這樣的話，雖然知道這是你的真情發現，但我因為想及找一個職業是不容易的事，有了職業想要去辭掉了，是再容易不過的事，但是，有很多人想找個職業，吃盡千辛萬苦，受盡人家的蔑視，聽盡人家的冷言，結果，還是落空。所以，我不想輕輕的辭去這個職位。

後來敵不住你再三的催促，我祇得寫了一封辭職書呈了上去，不問他們答應與否，自辭職書遞上去後，從×月一號起，就不到辦公廳去了。

我倆暫住的公寓，雖然靠近鬧市，一天三餐，說起來也未嘗不便當，但每當出去吃飯的時候，兩個人必須要預先商量一下，這頓飯到那家館子去吃，有時很難決定，因為這樣的吃飯，終覺不是個辦法，第一不舒服，第二不經濟，第三，也太不合於衛生了。因此，我倆便決定找房子，佈置小家庭了。找房子是件不容易的事，看了很多處，終覺不很合適，這樣又挨過了半個多月。

我倆同寄居在公寓裏，雖不感什麼不便，但是，每當風晨月夕，兩人孤燈相對，便有些覺得冷清清的，感着一種悲寂。但彼此又互相警戒着，不敢表現出來，都担心會引起了對方的傷感與猜疑。總之，我倆都感着無家之苦了。當時的寂寞情懷，便令我體會到茶花女和阿猛在深秋時節，仍寄住在巴黎的郊外的寂寞情景來了。

天氣漸漸冷了，我們若不出去，便相對着擁着一個火盆癡坐，兩人的話雖然好像說不盡似的，但都有些感着寂寞了。有時候，你在外面有應酬，祇丟我一個人孤守在公寓裏，我更感着悲哀和寂寞，所以常因為你遲歸而生氣。你回來後，看見火盆裏的炭火不揚，便說房裏太冷了。我便回答你說：

『你不在家，火盆那裏會熱呢，你回來後，火盆的火也會揚，房間裏也暖和得多了。』

你聽了後，稱讚我的說話很有些詩意，其實，我不知有多少傷心呢。你這負心人竟拿我的『

傷心』來做了詩的材料，『文人多薄倖』，古人的說話大都不會錯吧。

到了一月中旬，才得到朋友的介紹，找着了一所房子，預先是我去看的，似乎比別處所看過的好多了，不過，有些像鄉間的別墅，離開鬧市很遠很遠。我在那天看過了房子，就回來告訴你：

『就是你那朋友所介紹的房子，我今天已經去看過了。我覺得還馬虎得過去，不知你看了如何，我想等你明天去看過了再作準吧。因此我尚未給定呢。』

你聽見我這樣說了之後，便很決定的忙說：

『既然你覺得還可以，那又何必要我再去看看呢，準定租下來就算了。經你看過了，我一定贊成的，原諒我沒有空，等你收拾好了，我去住現成的就是了。』

因此，我在第二天便去定了下來，從這天起，都是我一個人在奔走，買這項，買那項，不說別的，上從床椅買起，下至柴米油鹽醬醋茶止，那一件不要我一個人去買，不然只是你我兩個人空身搬了過去，吃什麼，用什麼呢？在那邊不比在公寓裏方便，只要馬上出去，要什麼就有什麼的。

這樣的忙了好幾天，才把暫時所要用東西買齊全了。到了第三天，就搬了過去。等你到了這邊，看見了房子裏井井有條，各色俱全的時候，曾經這樣的稱讚我說：『有勞你年紀這樣輕輕的

，倒能够這樣的佈置，真使我佩服。本來這許多事，都應當是我來做的，因為我實在太忙了，無暇顧及，能得到你這樣的助手，我真是幸福。」

那時候，聽見你這樣的稱讚我，我覺得很高興，當時便對你笑了一笑，你馬上又似在想什麼話要對我說的樣子。

「真的，我今天在辦公室裏，有一位編輯黎先生，就是你上次見過的那個人，他忽然跑來和我低聲的說，昨天在××街，看見你坐了一部車子，似乎很忙的樣子，在買了很多的家常用品，是不是？唔！辛苦了，請坐，請坐。」你說着，順手便一把拉着我，要我在你的身傍坐了下來。

「昨天麼？是的呀，黎先生，他看見了我嗎？我倒沒有看見他，他告訴你的時候，一定在笑你了吧。」我一面說着話，一面拉着你的手，坐了下來。

我倆雖然像這個樣子，時時刻刻，形影相隨，但是，事實上却有所未能。你呢，因為身上有公事，每天是不能不出去的。我呢，是當了一家的主婦，每天也忙個不了，雖然不一定什麼事都要我親自去做，但是，總得要我指導着女僕去做的。因為，你的脾氣習慣是我所知道的，要吃什麼菜，娘姨那裏會知道，有時候，也得要我親自動手，做菜來給你吃，祇要聽見你說一聲好時，比我自己吃還要加上幾倍的高興呢。

你在家的時候，我絲毫不覺得寂寞，你若一出去，留我一個人在家中，全屋子便陷於冷靜中了。每次估度着你快回到家的時候，就先把飯菜弄好，等你回來一同吃，我也常站到門口想去接你，但是，我總是失望，總沒有一回能够接着你。

「大概今天又有人家請他吃飯了。或者有什麼要事阻着他不得回來。」

你每次遲延了回家的時候，我總是引領長盼，還要苦苦的去研究你何以遲歸的原因。你該知道，我爲你是如何的苦心啊！

在未和你同居以前，看報是專看副刊的文藝欄，自和你同居後，便多多注意於經濟欄和一般家常用品的物價了。

每天，你出去後，留我一個人在家裏，感覺到無聊的時候，便提起筆來寫些日記。

××日

今天早上，自你出去之後，我以爲天氣比昨天該暖和一些了。又因爲逼近年關，各種物價必然飛漲，所以想出去買些東西。看看鐘點才十點五十分，便同了娘姨出去，誰知才一踏出門，便遇寒風撲面，使我有些支持不住。

因此，便想及你每天這樣的——比我更早的出去上辦公廳，一定比我更感覺得寒冷吧。本來

想折回家中，讓女僕一個人上街去，但一想及你的辛苦，便不得不鼓足勇氣，緩步前行。本想坐車子，但是，女僕那裏跟得上呢！所以，祇得再三忍耐，和女僕衝着冷風，到菜場裏去。

買菜後，回到家中，不一刻，便見到你推門進來了。那時候，我真有說不出來的高興。因為傍邊有人，又不敢十分表示我對於你的憐愛，只想做一種新鮮可口的東西來給你吃，慰勞你，博得你說一聲好，那麼，我內心的快活，是無可比喻的了。

××日

路上別後，回到家中，把炭買下，燒好了飯及你所歡喜吃的菜，差不多是下午一點多鐘了。意料你快要回來了，那知道等到二點多鐘，仍不見你的音影。我祇好沒精打彩，單人獨桌，吃了一些飯菜，雖然在吃，但可說是食而不知其味，心中仍在希望你就快要回來了。可是，再等了許久，知道你不會回來了。大概是外面有人請你吃飯，而你不得不去，所以暫時忍耐着不回來看我吧。但是，你就不知道我在此地等候你的情形麼？這句話我如說錯了，你當能諒解我吧？

我想你一定是不不得已才不回來的，並非不願意回來的。我在飯後，無事可做，便拿起筆來抄了二張字，看看手表，已快四點了，想你一定要過了四點半後才能回來，不知道你回來後對我又怎樣的態度。本來飯後想出去買些雜件的……還有開洋燒豆腐，不是你所喜歡吃的麼，也想買

一些回來。但是，因為一個人出去有些不大高興，又怕你誤解了我出去的意思，所以只好在家儘等你。你大概什麼時候便可回來呢？

今天定能早些回來吧！因為中午你未回來，晚上你一定來不及的趕快回來呢。我的心思是這樣的，不知你的意思可否相同？若真能相同，那麼，我倆才可說是精神息息相通，心心相印了。

××日

今天真奇怪呀！我一個人坐在家裏，連叫：奇怪，奇怪！

在平時，你在這個時候，早就回來了，今天却不然了。從四點半鐘望起，一直到此刻七點已過，可謂望眼將穿，仍不見你的音影，這不是奇怪嗎！

往時，你會有過多次的宴會，或是重要的聚餐，尚且能爲我犧牲。今天呢？一無宴會，二無聚餐，在事前，又未曾向我提起，說有何重要事件，不能早回。爲何到了此時仍不見你回來呢！又想，莫非你因爲我昨晚爲了一些小事，會和你辯論了一會，你便記恨我了，還是故意和我鬧着玩呢？

或者，你在機關裏接到某處的來信，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件，而不能回來呢？究竟如何，叫

我真是無從推度。也叫我坐立不安啊！在這時，不解事的娘姨，儘在牢牢叨叨的來問：

『魚要燒嗎？飯好煮了嗎？……』

使我聽見了，真有些討厭她了，因為我正有心事呢。

『他不回來，我一個人，什麼也不想吃的。』

但又怎樣好意思去這樣的回答她呢？我祇有含糊的回她說：

『唔！唔！他到現在還不回來，不知是何原故啊！』我這話還是針不對眼。

似乎很能解事的娘姨，她替我解釋着說：

『大概今天有什麼人請客吧！』

我聽了，仍不能冰釋我的不安，還是一個人坐着癡想。

因為還有幾張稿件，尙未抄好，呆坐也覺無聊，因此，便拿起筆來想再抄下去。那裏知道，奇怪的事又發現在眼前了。你道是什麼事？便是寫在這紙面上的墨水顏色忽然變了。同是一樣的墨水，又同是一枝筆，怎麼會變色呢！正在驚異時，娘姨忽然跑進來說：

『恰巧到了河邊，還沒有洗的時候，鯽魚便跳去了一尾，連撈再撈也撈不到了。怎麼是好呢

！』

啊！我嘴上雖然不說什麼，但在內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難受啊！

「莫非他真會變了心麼？第一，紙上的墨水顏色忽然變了。第二，鯽魚忽然跳去了一尾。事情怎麼會這樣的湊巧呢！」心裏在不斷地想着。

恰巧，你今天不回來，便發生了這許多的變故，這不是要叫我猜疑麼？

正在這時，忽然聽見有敲門的聲音，我不等到第二下的敲門的聲時，便趕快叫娘姨去開門，誰知道更使我失望，原來是隔壁的小勤務回來了。

啊！你有什麼話，儘管可以和我實說，無論如何，終不應該把這種難堪的滋味來給我嘗啊。你既知道了過去的一切，那更不應該如此的對待我啊！

可憐我，在這個時候，心裏真有說不出來的苦，使用這枝筆，也形容不出我的心苦於萬一的。

就說你有事吧，你也該知道我在這裏如何的懸望你，無論如何，也得偷空回來，告訴我一聲。使我可以安心坐候到你所約定的時間啊！

現在我真是心如刀刺，有話也再說不出來了，祇好停筆了！

本來是不願意和你多說的了，但是，若去睡覺，也不見得可以就睡得着，坐在這裏，更是無

聊。因此再來罵你幾句。

你這樣的人，怎麼這樣忍心呢？就想不到有人在等你，望你嗎？你真忍心啊！

我本也可以原諒你的，但是愈等愈恨，就想這樣的說你幾句，心裏才覺得舒服了些。娘姨在叫吃飯，我那裏吃得下去。想來想去，還是去睡罷。

你回來啦！請你莫看我這篇日記，裏面對你無好話說！臨睡又筆。

第七節

記得有一晚上，我倆吃過了晚飯，正預備坐下來閒談，我那天恰巧稍有不適。說話之間，有些不高興，你便以爲我懊悔我倆的結合而誤解了我的不高興。在那天晚上，你便像有氣似的，先上床去睡了。我也賭氣的，儘呆坐在書桌前，隨便塗寫，不願意上床去睡。娘姨看見我沒有睡，她也不敢去睡，我祇得吩咐她先去睡，娘姨聽了，便先去睡了。我以爲她走了後，你看見我儘坐在那裏，一定會起來拉我去睡的，或者會過來安慰我。那裏知道，難然聽見你在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可是，始終也沒有見你起來叫我一聲。唉！那晚上我真氣極了，也因此痛哭了，睡在床上痛哭了。心裏在想：我倆的結合，才滿兩個月呢！便到了『郎心已作沾泥絮，妾貌應同帶雨花

「的境地了麼？你的那些勁敵，假如知道我倆近來有些乖離的情形，恐怕要在拍掌喝采吧，同時也會暗笑我倆的結合吧。」

大概是我的痛哭，終於打動了你的鐵石心腸，你果然翻過頭來安慰我，愛撫我，但我終覺得我倆間的氛圍氣不像從前那樣的暖和，我倆的感觸，也不如從前那樣的熱烈，我也鼓不起勇氣來和你情話依依，也裝不出甜蜜的笑臉來歡迎你，我祇冷冷地凝視着你的臉，不言也不笑。我知道你，的的確確是在自慚形穢。

我當時便暗想：人生的最大目的，就是這樣的醜劣的生活麼？有人說，男性的事業，多是藉這種醜劣的生活爲手段去造成功的。是真是假，我愈想愈糊塗，我祇感着人生的空虛。

雖說是在千金一刻的瞬間，我倆的臉上仍無笑容，因爲我倆間的低氣壓，仍然存在着。

嗣後，我倆的家庭生活，有如初春天氣，陰晴不定，風雨無常。我唯有嚴肅地盡我的義務，你也不像從前那樣甜蜜蜜的情人，漸次轉變爲凝重的始終沈默着的主人翁了。我想：在男女都祇能做一個 Sweet heart 決不能組織理想的 Sweet home——我倆恰恰站在 Sweet heart 最高峯的位置上了。

來日方長，假定我倆真的由勃谿而仳離，終讓成了一幕悲劇，以結束我倆的戀愛生活，那是

何等慘傷的事啊！思念及此，我偷彈了不少的眼淚，你那裏會知道呢。

於是，我回憶到在機關裏服務時代的快樂和自由了。當時我並未專屬於任何一個人，有許多比你有錢有勢力，比你年輕貌美的異性，環繞着我，像繁星擁月般的，我常常對他們發出驕矜而得意的微笑。

『啊！我的黃金時代真的過去了麼？』

我因此便想起白樂天的『井底引銀瓶』那一篇樂府來了。

『感君松柏化爲心，暗合雙鬢逐君去……豈無父母在高堂，亦有親朋滿故鄉。潛來久未通消息，今日悲羞歸不得……』

有一天，忽然聽見你說：

『我又想到S市去走一趟了。因爲……不能不去一趟。至多二三天就可回來的。』

我聽見後，一時不知道要如何的回答你才是，許久才報你以一個似笑非笑的表情。你又繼續着說：

『上次回來，是×月×日，今天是×月×日，才不過一個多月，我似乎覺得很久了，但又覺得很快。……你想對嗎？』

我知道你說這話，完全是矛盾的，前後不符。我雖然也能諒解你的苦衷，但是，總想挖苦你幾句，心裏才覺得舒服些似的。『問我嗎？我不知道是過得快，還是過得慢，祇知道晝夜有廿四小時。又祇曉得日度三餐，夜度一宿。……這大概是各個人的心理不同罷了。』

你聽見後，也是以似笑非笑的表情來回答我，大概你心裏也是和我剛才所想的心事相彷彿吧。

但是，過了二三天，又不見你提起要到S市去的話了。

『大概他這兩天太忙，分身不開，因此不提說要到S市去的話了。』我一面心裏在想，一面衝口而出的問你：

『你不是說，預備到S市去一趟嗎？大概幾時動身呢？』

『你做什麼問我？』

這真是莫明其妙，你這個人怎麼呢？你的心裏，大有叫人捉摸不出。

這樣的在二三天當中，我曾這樣問過你兩三次，結果，總未能從你口中得到實在的日期。

一直到××日的下午，你回到家裏來，忽然又提到要到S市去的話了。我心裏想：

『真是真，假是假，不要儘在開玩笑，弄得我倆間的空氣，反爲不妙。』所以我也就正正經

經的，問你幾時去，什麼時候可能回來，商量的結果，決定從第二天起，給你幾天的假期，准你在S市勾留三天，就要回來。

你也確實能夠爲我打算，所以對我說：『我這一趟到S市去，你一個人在此地，恐怕太寂寞，你也同車到D市去好嗎？』

『你這話，的確是愛我，誰都想和父母多親近。但是，在這種米珠薪桂的時候，家裏用度又這樣大，若是無緣無故的，一個月回家一趟，多這一筆化費，每月支出，便要增加不知多少。你呢，是不得不去，實在是出於無奈。我却可以不必。』

『我很感激你，能代我這樣的節省。我不放心的，就是留你一個人在此地太寂寞了。那麼，叫你的妹妹來陪你幾天好不好呢？』

你居然能够替我想得這樣週到，我心裏倒也高興。但是，萍妹是在某一個機關裏服務，說不定在那一天到我們這裏來。

『……好呢，當然是再好不過的。但是她要到星期六，才能够回到我這裏來的，明天才星期五，你就要動身了。她怎麼可以來得及呢？』

天下竟有這樣湊巧的事，在這瞬間，當我這句話尚未說完之時，房門響處，走進來一個人，

預先，我總以為是娘姨進進出出在忙做點心罷了。但一抬頭，那知道就是萍——妹妹——她已走進來了呢。因此我倆就和她商量。

萍妹這個人的脾氣，向來是不聲不響的，人多的地方，更為害羞。

當時和她商量的時候，你會這樣的和她說：

「請你在這裏陪她兩天，可不可以？」

「……我明天還得去一趟，」她停了半天，才回答你這一句。

「明天是星期五了，後天星期六，寫封信去請兩天假，能不能够呢？」

「……請假不請假，是無所謂的。」她又停了好久才這樣回答你。

大家總以為她是答應了。到了晚上，她們都各自回房去睡了。我因為想及你明天要動身了，而萍妹又不知肯不肯在此地陪我。我便這樣的和你說：

「萍這個人，你今天雖然這樣的和她懇切的商量過了，但看她又沒有切實的代表答應。明天她若是照舊的一早起來就跑了，那還不是枉然。」

你看見我這樣說，以為我是在着急，怕她明天走了。你馬上又安慰我說：

「你不要着急，她明天早上起來，我們總得要再向她要求的，到那時候，再挽留就是了。你

不要爲這許多小事，就放在心上，來，來，來，早些來睡吧。」

果然，第二天早晨七點多鐘的時候，就聽見萍起來了。我和你聽見她們都起身，也就一咕碌的翻身起來了。在早餐後，萍預備動身了。你便問她道：

「你不是說今天不去嗎？怎麼現在又要走呢？」

「我今天早上去，晚上回來陪她就是了。」她那蘇州話，說得格外使你聽不清，後來，還是我翻譯給你聽了，你才明白她的意思，但也就不再懇求她了。

她走了之後，我心裏邊的確有些生氣。我想，我是何等的愛她，而她就不能爲我犧牲一兩天的工作。

我當時內心的感情，就給你猜透得清清楚楚的了。

「你快不要不高興，身體要緊，第一要保養自己，這種小事，也值得如此麼？除我之外，一切的小感情，你不要儘擺在心裏邊。祇要有我對你好，什麼都可以丟開的。」你這樣的安慰着我。

的確，什麼都不成，現在，祇有你能解除我的苦悶，安慰我的哀愁。我得到了你安慰我的幾句話，剛才的煩惱，似乎就輕鬆得多了。陪着你坐在書桌前談談說說。你便叮囑我：

「我走了，你要小心，保重身體，沒事情睡睡覺，若想寫字呢，便記記日記也好，我希望你，在我倆這小別中，能再寫一些東西來給我看看。」

因爲前個月和你小別的期間中，曾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長亭」發表在一個有名的大刊物上，很博得一般讀者的稱讚。在這時候，我的心情可以說是「多情却似總無情，唯覺君前笑不成。」我記得，我當時會很不高興的回答你說：

「還寫日記呢，什麼也不高興。」

「不高興嗎？就睡睡覺，歡喜吃什麼，就買些什麼吃吃，院子裏走走。」你因爲看見我不高興，又趕快的順着我的意思，說了許多話來安慰我。唉！我在這時候，何嘗不知道這都是你真心的愛我的表現！但是，我有時候，因爲脾氣的暴躁，有很多地方衝撞了你，我現在想來，又有些懊悔，真太不應該如此的對你。祇望你這次回來之後，我要處處小心的順從你，體貼你，多依從你的吩咐。那麼，你不是要更加幾十幾百幾千……倍的愛我了嗎？那我不是更要開心得無可比喻了嗎？

因爲要趕火車，午飯便特別提早，所吃的是平常不大吃的「麵疙瘩」，麵食也是你歡喜吃的一種。

在上午，我倆曾經討論過一會，我要送你到火車站去，你說：

『不必送，所謂「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再者，送我上車之後，又怕你單獨一個人回來，反轉使我擔心。……你若實在要送我的話，那也好，你出去走走也好，但是，你一個人回來，我始終不放心，還是不要送吧！』

午飯之後，看看表，知道距火車開行的時間尚遠，你大概是擔心我會因爲你不許我送你而又覺得不高興，所以再對我說：『你去不去啊！你若實在要去，就去走走。……那麼，你就趕快換衣裳吧。』

因此，我就換上了衣裳，和你兩人坐了兩輛車子，一直拉至P路的小火車站。到了那裏的時候，你看見人山人海擠在那裏的月臺上，並且人品複雜，你馬上又想再坐車子轉到公共汽車站上來。

『既然到此地來了，並且從沒有嘗過這種滋味，今天是第一次，就經驗一次吧，看看怎樣的情形，祇這一次，下次不來就算了。』

你聽見我這樣的說着，就不一定要怎樣更改意見的樣子了。我也就不再說什麼話了。我說，我去買票吧，你便要你自己去買，但是，在這個時候，那個木房子的小窗口，差不多快要給搭客們衝破了。後來，等了一會，看見那些買票的人稍爲稀了一些，你才上前去買好了票，但還等了

很久，仍然不見小火車到來。在等車的時候，大家都有些不耐煩，只隨便的在東瞭西望。看見對面有很寬的曠野，左面有座小崗，後面有些低矮而粗陋的民房，右面是人行道，這一條鐵路是橫穿街道而過的。我倆站在這裏，覺得很爲無聊。這時候，我看見你在注意月臺傍邊的一個攤子，我也跟着去注意這個攤子，這個小攤子的生意倒也很忙，雖然像是香煙攤子，但所忙的並不是香煙，所忙的祇是錢來錢去。祇聽見那小攤上的人在叫着，『兩塊換一塊，兩元換一圓。』這大概是在爲那些乘火車的人的便利起見吧！

在這小站上，候等的搭客，異常的擁擠，而且這些搭客，差不多每個人都至少有兩個布包馱在肩背上。這布包馱是四四方方的，並不怎樣的大，我看見了又覺得莫明其妙，所奇怪的是——

『今天恰巧有這麼多的人，並且都是帶有包裹的窮苦男女。』

照這樣看來，恐怕我倆無力擠上車去。

正在這個時候，忽然聽見有人說，『車子來了。』檯頭一看；一輛小火車就駛到站前來了。

我看見那小火車快駛到面前來了，便也想學他們這一班人，站前一些，比較容易上車，你呢，却不願意去和一班庸俗之輩，擠在一塊。我現在已經很能了解你的古怪性格了，你總不肯掘泥揚波，或鋪糟啜醜，所以贏得一輩子的窮困。

我倆幸虧沒有帶什麼行李，不然，真有行路難之感了。那些馱着包裹的搭客都給車門首的賣票員攔阻着，不准他們上車。他們便向前面的車門那頭跑了。你也給這種羣衆心理動搖了，以爲車後的車門不會再開了，忙着想跟這些人往那頭跑，我便一把拉住你，並且提醒你——

「你試向這個把門的賣票員懇商一下吧，他一定肯爲我們開車門。你不是會說阿伊烏……麼？」

你真的依照了我的話去和那個賣票員說了，果然，他答應了，把車門開了，讓我倆進去了。我倆到了車上，馬上佔領了兩個座席，坐了下來。在這時候，才像把胸口的一塊石頭放下來了，隨着歎了一口氣。你看見我歎氣，當我是累了，便問我：

「累了嗎？」

「累倒沒有累，所擔心的就怕上不了車子，上了車了，又怕捨不着坐位，那豈不糟了麼？現在總算好了。不然的話，我怕要受你的埋怨呢。因爲是我勸你到這裏來搭小火車的，到了這裏，你看見了許多窮苦的人，就想再回頭去趕公共汽車出城，又給我勸阻住了。萬一找不着座位，要在這車裏吃苦，不全是害了你麼。」我這樣的向你說明我歎息的原由。

「那怎麼可以怪你呢？你快不要這樣的擔心。你就是常時有這樣的過慮，反轉叫我過意不去

。作算沒有座位，我也不能毫無理由的來賭怪你的！」

你過了一會，又來向我調笑着說：

「爲郎憔悴却羞郎，就是爲你寫照了。」

我聽見後，臉上一熱，低下頭去笑了。幸得那些無智識的搭容不了解我倆在談說些什麼。

我倆就這樣地談談說說，車子早過了幾個車站了。在K站停了下來的時候，看見一個日本憲兵從月臺上踏進車裏來，對着車裏許多帶有包裹的男女搭客們，操着中國話說：

「有包裹的人下去，有包裹的人下去！」

他一邊說，一邊把那些攜帶包裹的人通通趕下車去了。

「爲什麼要趕我們下車，我們不是都買了車票麼？」

聽見一個搭客在質問憲兵。

「這是我們的規矩啊！」憲兵的態度倒異常的和厚。

看看所有攜帶包裹的搭客都被逐出車外去了後，車子又開動了。

我們朝車外望去，約摸有四五十個人，全站在月台上，表示着困惑的樣子。忽然又聽見那個憲兵在和一個搭客說：「喂！你怎麼沒有下去？」

他這一句話驚動了每個人的視線，都轉向到憲兵說話的那頭看去，在那邊有一個年紀不上三十歲的婦人，並且是電燙頭髮，倒還不十分使人討厭。在這瞬間，車子裏就聽見到許多的議論。

「大概她漂亮些，他也就十分兇她了。豈不太欺侮人了嗎。」

他們就這樣抱不平的紛紛不一的議論着。

車子又在這紛紛的議論中停留在第二個車站面前了。那憲兵還是把那個女子趕下車去了。剛才的一片不平的聲浪便跟着停息了。

下了小火車，走出了車站，我倆再走進大火車站——南京驛來了。看看時間，還差半個多鐘頭，你先去打好了票，便和我站在那裏隨便談說，以便消磨這種最煩惱的時光。

缺票了，我也買了一張月臺票，和你一同進了月臺，上了車子，我就坐在你的對面，我的臉却朝着車窗外，望着那些走向前頭去的一批一批的搭客，發癡。

「你在想什麼？快不要這樣，我二三天就回來的，你要保重你的身體，什麼也不要去想。」

「我那裏是想什麼呢？我祇是望望那些搭客吧了。」我便強爲歡笑的回答你。這時候，我想找幾句話來和你談談，但是，又不知從何處說起。

癡坐在車上，真不願意下來，恨不能和你一同到S市了才好，想到一剎那我倆便要分離的時候，心上真有說不出來的難過。在這瞬間，我忽然聽見你在低聲的唸了一句不知從那一部小說裏面看來的金縷曲：

「何事雲輕散，問今番果然真到海枯石爛。離別尋常隨處有，偏我魂銷無算，經過了幾回腸斷！……明朝送別長亭畔，忍牽衣道聲珍重，此心更亂。……」

我聽最後一句，也就不禁感着一陣悲惻，幾乎流淚了，忙極力忍着。我想，我倆的戀愛，好像是天公有意和我倆作難。又像有意向我倆開玩笑。

火車快要開了，我不能不走下車來，你又送我下車，我倆又在月台上相對着站了好一會，才聽見開車的鈴聲發出了警告，我催你快上車去，你便要我先回到家去，我只好走了，但走了沒有幾步，又跑回到你的座位前的窗口邊來，恰巧你正在打開那扇玻璃窗扉，預備從窗口目送我一程，你那裏會料到，一低頭又看見我站在你的眼前了。你便急忙地坐下去，一不留心，把掛在銅鈎上的大衣壓下來了。我雖然在車外，料想到一定是那件大衣領口上的銅鈕斷了，所以問你：

「是不是那個銅鈕斷了？」

「是的，不要緊。」

你很隨便的重新把大衣掛上，又坐下來想和我多談幾句話，但是，說也奇怪，真是「驚心欲別轉無言」，我倆還是相對默然，一直等到火車開行。最後我才勉強的向你說笑：

「到S市去後，不要樂不思蜀喲。」

「蘿服燒粥？」

我是蘇州口音，你是兩湖口音，但我還是懷疑你是故意說來引我發笑的。

車身動了，我不好意思表演那些摩登式的惜別的姿態，例如伸手出來揮動，或拿手巾來代表。我祇是含着眼淚向你點了一點首，表示再會。

癡立在月臺上，一直望着載着你的車輛遠去，一陣陣的黑煙却向這邊吹，一直等到看不見車影時，我一步懶一步的出了站門。

我改搭公共汽車進城，汽車裏連我只有兩個搭客，沿途簡直沒有人上下，坐在汽車上，心裏仍然在癡想，又像昏昏欲睡。

回到家裏，一踏進房門，覺得冷靜異常，令人難受。同是一間房子，何以少了你一個人，便冷靜到這個樣子。看看時鐘才三點半，一時覺得無事可做，只有癡坐在書桌面前，在原稿紙上儘塗，一直塗到天黑爲止。女僕坐在我的傍邊，似乎了解我的苦悶，不敢來打斷我的思索，也不敢

問我，晚飯要燒不要燒。

「娘姨，把中上剩下來的麵疙瘩熱一熱，給我當晚飯好了。」

平時因為你，三餐都不能十分隨便，今天你不在家，所以我就想隨便，把肚皮填滿了就算數。

約摸是七點多鐘的時分，萍妹忽然又來了，她一進來就要我陪她出去看電影，但我一時沒有確切地回答她。

「去嗎？……去就走呀！」

萍平時要我出去玩，並不徵求你的意見，我就覺得她有些疏忽，不過我總原諒她還是小孩子脾氣，今天恰巧你不在家，她又要我陪她出門，所以我仍舊不回答她，心裏却在想：

「去呢，也沒有什麼意思，今天恰巧他剛走，我就出去，等他回家知道了時，豈不是要發生誤解了嗎？……還是不去的好，平時他在家，又不是不准我出去玩，他時常總是叫我出去玩玩，有時還要陪我去跳舞的。實在想出去，也得等他回來了後，一同出去的好。我決定不出去了。」

於是我便對妹說：

「我不預備出去了，還是你一個人去吧，早去早回，我和娘姨在家裏等你的門好了。」

萍妹走了後，看看時鐘，八點響過了，想你大概已經回到S市，不知你在這時候，究竟是如何的情形，叫我真不敢也不願意想下去。

第八節

第二天一早起來，恰好梳洗完畢，在吃早餐的時候，你那位好朋友F先生就推門進來了，我忙向他招呼，請他坐下來，並請他過來一同用稀飯。

『謝謝，謝謝，我今早已經在中央吃過早點了。』

你還記得麼？也是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吧，你帶着小弟弟一同到洗澡房去了。你們剛走不久，這位F先生就來了。在這房裏盡坐着等你，我老實，他也老實，兩個人坐在屋子裏，盡各低着頭，都不先開口，手上各拿着一本『華文大阪每日』在讀，就這樣一直等到你們回來後，才把緊張的空氣和緩下來了。那天，你若是再遲些回來，恐怕我都快悶死了。怎麼呢？因為在這屋子裏，雖則有兩個人在坐着，但比沒有人還都沈寂。祇聽見的搭的搭的鐘聲和隱約可以聽見的微細的呼吸，此外候是死一般的寂寞。你想，我不是要窒息而死了麼？但除我之外，恐怕還要加上一個，就是你的好友，這位F先生。

今天呢。在房裏，就多了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假定F先生還是那樣老不願意開口，我還可以和弟弟妹妹談談，我如果事忙，也可以叫他們和F先生胡扯。還好，不多一會K先生也來了。

星期一那天，他們——弟弟——都走了，又只剩我一個人，仍然和前兩天一樣，癡坐在書桌前。在我的頭腦裏，不停的在思念你，思念得痛苦時，很想找點別的工作來做，好把你從我的思懷中拋開。因為我怕想，我不願意想，想了起來，我的痛苦便愈增加。但是那裏有許多事情給我做呢，縱令有事情做，還不是一面在做，一面在憶你麼？

我希望你今天能够回來，但是，哪有這樣容易的如願以償呢！我現在真是像一隻孤雁，心裏有說不出來的酸楚。但是又有誰來憐惜我呢？

自你去後，我真是茶飯不思，娘姨在傍邊看見，都十二分的爲我擔心。說是患病，也不見得，因為我仍然起來清理一切的家中瑣事，仍然一樣能够勞動。但是，在精神上，總是抑鬱寡歡，問問自己，也說不出什麼原因來，大概只有你一個人知道。想出去散散心，但仔細一考慮，便不願意了。而家中的冷冰冰的空氣，似乎就要液化，快要把我凍殭了。你想，我是怎樣地爲你在此地受罪啊！你如果不能再徹底理解我的苦心，那麼，我真有說不出來的冤抑。

在過去，我倆之間曾經有過幾次的誤解，衝突，我希望，這次回來之後，絕對不可以再對我有

什麼誤解。我的心已經破碎不堪了，不堪再加以打擊了，望你對於什麼事情都要「三思而後行」，對我的一切，要加以特別的諒解，那我是萬分感激你，而對你也不會有什麼苛求，因為我是決心永久愛戴你的。我上面所說的，你能完全接受麼？我是一個命薄如花，你要做一個真誠的護花使者，永久的愛護我，體貼我，那麼，我對於一切都能開懷了。

現在已經是過了三點半鐘，你今天大概不會回來了，你在今早，來不及趕火車吧。我有些擔心了，但是，明天你總可以回來了，因為你和我約好了，今天不回來，明天一定要回來的。我明天要上車站去接你，望你不要叫我失望，那是一件多麼可慘傷的事啊。我深信你一定不會失約，明天的十二點四十五分鐘我倆一定可在車站上見面了。想到我們見面時的情景，我是如何的開心喲。但是，你此刻正在忙些什麼呢？我寫到這裏，忽然想起在過去，你會有過一件很對我不起的地方，就是……你自己有數，自己明白吧。喂，我這些話，給你看見後，你是有怎樣的心理呢？是恨我，還是討厭我？請你坦白地回答我，更希望你，從今以後，無論什麼事，用不着絲毫的隱瞞着我，你能把你的一切的困難，坦白地告訴我，我是會諒解你的。

天色忽然陰暗起來，我真擔心牠會下雨而遲延了你的歸期。天公真有意和我作難麼？明知我明天中午一定要上火車站去接你，牠何以這樣不做美呢。

忽然聽見火車汽笛的悲鳴。自從遷居到這裏來，從沒有聽見過火車的聲音。也許我在從前沒有留心去聽吧，今天確是聽得清清楚楚了，唔，現在不是又一陣火車汽笛的音響麼——鳴，噓，噓的在悲鳴。也許是我思念你過切，完全出於心理的作用。假如你在這裏，我一定要問你也聽見沒有，那就可以證明是真的火車汽笛的音響，抑或是由於我的幻覺。其實，你如果在這裏，作算是真的火車汽笛的聲音，我也不會聽見的。

老天爺！你真不做美啊！怎麼真的下起雨來了呢？你要下雨，你就儘在今晚上，下一個痛快吧，明天可不許再下。你要可憐一下這朶快要摧殘的寒菊，再不能禁起這樣的風狂雨驟了。

經我這樣的一懇求，雨真的停止下來了。天色也由陰暗而轉光明，我的愁顏也爲之漸展，不會像剛才那樣的憂鬱了。

第三天一早起來，把應做的事情，一一理清，看看表，快十點半鐘了，我便準備出門，趕到公共汽車站來時，還不到十一點，我也覺得時間還早，但我的性急，又因爲想早一點會見你，所以急急的要出城。但在車站上，久候你所乘的那班火車，總不見到，使得我更焦急，更苦悶。

站在缺票口前痴立着，聽見從S市開來的火車到站了，不一刻從月台那邊湧出來一大批的搭客，但都不像上等社會人，因此，我就不十分注意那些人，同時我又是有點近視，所以並沒有看

見你從月台那邊走出來。等了好一會，忽然在後面有人走來拉我的衣袖，我大吃一驚，我想誰敢這樣大胆而無禮，我想回過首來罵他了。但是定睛一看，原來你已經立在我的面前了。

數天的小別，我們並坐在汽車裏，真有說不盡的話，談不盡的心，你送我到家門首，不肯進來，你說要到機關裏去一看，立即回來，這又叫我真有說不出來的不願意嘍。

望着你的車子走遠了，我才沒精打采地回到屋裏來。我想，這不是空歡喜一場麼？

『先生回來了麼？』娘姨這樣問我。

『沒有！』我有點生氣般的回答。

但是，她那裏會相信呢，因為手裏多了一個包裹，是你從S市帶來的書籍，剛才交給我帶回家裏來的。

我坐下來就在痴想，今天雖然把你接回來了，但是仍然叫我失望。滿以為既然接着了你，就可以一同回來的了，那知道下車之後，真是過門不入，就跑向衙門裏去了。你怎麼一點不了解我在這幾天中渴望你的苦心呢？你尚未會回來，倒也罷了。你已經回到此地來了，又何妨回到家裏來稍事休息，等到明早再出去辦公，也還不遲。你竟不能稍稍安慰我這數日中的別離情緒麼？

等了三四個時辰，快近黃昏時分了，在這數小時中，我真是坐立不安，心驚目跳，我想，莫

非有什麼不祥的預兆麼？

我從上午十點半鐘出城接你，一直到此刻，尙未吃過午飯，因爲是預備你回來一同吃的，誰料得到已經響過了五點鐘，仍不見你回來。娘姨呢，看見我不吃飯，要等你回來一桌子吃，當然，她也只好挨着餓，不敢先吃。你想，因爲你一個人，連累了多少人挨餓。我還好，不十分覺得餓，再不回來，假定你如果一連幾天都無消息，就恐怕有人要來向我要求賠償人命呢。啊！你想看，你是多麼的害人哪。

看吧，你今晚回來了，我一定要嚴重地責問你一番了。你未回來，已經苦了我幾天了，回來了後，又還要叫我挨刑一般的再苦數個鐘頭，你是如何的殘忍喲。

望眼將穿，就這樣的一直等到快近六點的時候，才看見你脚步凝滯，像木偶般的從門外走進來，臉色在灰暗的光綫下，愈顯得蒼黑，並且不聲不響，這樣的態度，真叫我吃驚不小。當你走到我的面前時，我本來有一肚子怒氣，正準備向你發洩。但是，當我把你的帽子除下來一看，真是嚇得我四肢發抖，不單剛才對你所懷的怒氣，煙消雲散了，一剎那，我一陣心酸，不覺滴下眼淚來了，我當時也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你。

我問你是不是坐在車子上，撞着了汽車，負了傷。

「靈！我爲你的愛情而流血了，你知道麼？」

你便把機關裏的風潮經過告訴了我，原來你真的爲我背上了十字架，戴上了棘冠，祇數小時間，你完全兩樣了。在數小時之前，我伴着你從車站上回來，你是何等的歡笑，僅僅經過了數小時，你已經是受了重傷的人，臉上和手上，不是都塗染上了鮮紅的血麼？尤其是手上的血，仍然在不斷地流着。

「我想，害了你的不是第二個人，我就是禍首！」

我在和你結合以前，沒有把機關裏有許多人愛慕我的話告訴你，因爲這是無告訴你的價值，恐怕說了出來，你就不懷疑我，也會認爲是我的自誇自讚。他們看見我倆的結合，當然不願意，這是他們害你的唯一的原因。我如果預先約略告訴了你，使你得有一個提防，或許也可以免却這場險惡的風波。所以我想，還是我害了你。

但是你立即加以否認，你說，戀愛是盲目的，你自己也承認你自己的疏忽，但在良心上，法律上，是問心無愧而已。

我會有一篇文章，描寫小職員的痛苦的實況，請求你在修詞上稍加潤色，但你讀了之後，竟出於我的意料之外，大加激賞，因此由你的介紹，在海外有名的華文月刊上發表出來，他們便根

據我這篇小品，向你要求我的出面，說明那篇文章的意義。這明明是他們向你提出來的難題目。

「蜜絲柳不在此地了，她那篇文章，是我負責介紹的！」

你當下對他們這樣說，你勇敢地下了決心，爲我背負了十字架了。

其實，我寫那篇小品還是我倆初期進舞場的時節寫成功的，在那時候我倆間，還沒有這樣深的關係呢。我想，總有一天，我要出來申明，洗刷你所受的冤屈。我把我的意思告訴了你之後，你說，社會上本來就沒有公是公非的，你只希望他們反省而承認對我倆結合的妬恨爲一種醜態，那就是他們自己處罰自己了。我的文章及我倆的結合，對於他們各個人究竟有無利害的衝突，他們自己知道。他們一定要出來橫加干涉，豈非吹縷一塘春水麼？

但是，給他們引起了一場這樣的平地風波之後，不單是全南京城，就連各地方的報上都登載着所謂『黃柳事件』，真是鬧得天翻地覆，也有同情於我倆的，也有對我倆下嚴格的批判的，但是，却有一個相同的結論，就是他們實在無權過問我倆的戀愛的結合。他們以暴力來制裁我倆的結合，無異於霍桑 (Hawthorne) 的「紅 A 字」 (Scarlet Letter) 裏面所描寫的愚昧的羣衆。尤其是攻擊你的那些和我同性的同事，更是基因於嫉妬的歇斯的里症。所以你說，深思一番，又覺得她們可憐。空度了青春期的女性，大都患有歇斯的里症，由於這種苦悶的爆發，遂轉變爲以歐

辱異性以圖博取一種快感，這完全是一種變態心理的表現，維也納的佛來特（Freud）博士已經在實驗上證明出來了。對於那些毆辱你的過了青春期的健婦們，你又像耶穌基督一樣，憐憫她們，同情她們起來了。

你還發表了一種妙論，男性最怕不能獲得女性的注意，最怕女性忘却了他的存在，置之於無聲無臭之中。不管她是愛你，或是憎你，不管她是喜歡你或辱罵你，在他們的心坎上，總算有了你的影子，你總是認作她們的辱罵或毆打都是對你的愛的表現，不過表現的方式取了相反的方向罷了。她能極端的恨你的女子，便也是能極端的愛你。

第九節

天氣逐漸暖和了，我倆除二三好友互相過從之外，差不多是過着和社會隔絕的生活。有時祇贖我倆在家裏時，或跟你寫作，或把牙牌來消遣惱人的春晝。我倆雖然在譯作和抄寫，但是仍然難免感着煩悶。你常常歎息時局之不容易解決，而我也會思念到我倆的前途，所以單調的譯作和抄寫的工作，也有些使我們發生倦怠了。

因為要調劑我們的單調生活，但我倆早決心不再進舞場了，祇和二三好友打打小牌，有時一

同赴陵園或玄武湖去游散，偶然也出去看看電影，但是，事過境遷，我倆仍然是感着倦怠，無聊。我每當睡眠不足，精神燥暴的時候，也難免向你衝撞幾句，發些牢騷，但你總是微笑着緘口不回答半句，這種冷漠的態度，更激動了我的懊惱，便要說出一大串的話來向你詰責。你的回答是：

『能倖免顛連趨蹶，仆行數里，僅倦一破席，橫陳榻邊，日食粗糲一餐的清苦，總算幸福了。』

但是我又斷章取義的和你吵起來了，因為你把董白來比喻我，我有些不服氣，但是後來又覺得這種爭抗是無意義的。

特別是我們的住居，僻近城西，有若荒村茅舍，與鬼爲隣，我倆夜深未睡，彷彿聽見鬼聲啾嘯，來我破窗前，如蛩如箭，我以手固握你手，傾耳靜聽，淒激荒慘，那種情況也儘够引動我們的悲思了。

有時你接到你的舊友或門生來信說，對於你的近狀，半信半疑，你便會癡坐半天，好像胸裏有說不出來的痛苦，我再三問你，你祇說：

『苟全性命於亂世耳。』

有時，我們覺得日常生活太過於蕭索，也會到鬧市裏去走了一二次，但是轉了一會，你又感着不耐煩，說要回家了。

四月裏的一天，我們約好了二三好友，一同到陵園去看櫻花，那是梅花已落，櫻花替興的時節，我們先參拜了明孝陵，就在裏面愚吊古跡，賞櫻花。我們在裏面游覽了一會，待要出來的時候，就在那曠場上看見了三三兩兩的青年女子從外面，很活潑的跳躍着進來。我忽然看見裏面有一個身材窈窕，婀娜多姿的女子向着你，微微的點了點首，看她臉上立即起了一陣紅暈。同伴的唐先生——一位詩人，他的性格有些像品花寶鑑裏面的高品，看見你和那位女子招呼，便諷刺你說。

『是你的舊相知麼？』

我當時看見，心裏總不免有些芥蒂，我想你爲何又會認識這個女子呢，看她們就不像是普通民家的閨秀。

『她麼？她便是秦淮河畔的紅歌星韓翡翠。我在友人招宴的一天和他見過面而已，那有資格配稱相知呢。』

你好像在自言自語的爲自己辯護，但是，你這樣的不自然的態度，更加强了我的疑竇。我祇

斜盼了你一眼，抿一抿我的嘴，對你表示了一個輕鄙的微笑，離開了你向另一條小徑上走去。

『怎麼樣？笑！怎麼樣？』

你追在我的後面，問我，但我不理你，儘向前面走去。

『我真的是和她祇有一二面之識，她是我的朋友甘先生的相好，常在甘先生的俱樂部看見她，和我真的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關係。』

『常在甘先生的俱樂部見面，當然是不止一二面之識了。』我笑着冷冷的回答。

『你要這樣的猜疑，叫我有什麼辦法呢？』

看見那個韓翡翠向裏面跑去，她的姿態確是非常活潑，她走了一程，又翻回首來，望着你嫣然的一笑。你如果心上沒有她，怎麼會一步一回首的留心她的行動呢。因此，我更加疑心你了。我想，男子的心腸，總是靠不住的，無論怎樣的海誓山盟，也有撕毀的時候。思念及此，不禁黯然。

有一天下午，我們又感覺到寂寞，便一同到一家電影院去看國產影片。那片中的故事，仍然是不能脫俗，即所謂公子落難，遇救之後，上京會試，欽點狀元，最後是有情人都成眷屬，你對於這種影片就不願意看，祇有那些世界新聞片，算比較稍稍引起了你的興趣。我倆在黑暗中，

各對着銀幕，大概是各有心事，彼此都沉默着。我倆本來想出來看電影，改變一下我倆間的沉默的空氣，但是事實上適得其反。我在希望你先有話向我說，但是，你也和我一樣，儘在等着我向你攀談。

觀到那位公子狀元及第的時候，觀眾起了一陣的熱烈的鼓掌。

「封建時代的傳統力量在中國民族的頭腦中，是牢不可破的，這是證明中國古文化的頑強。他們都有自信。」

你看到這幕的時候，才像自言自語的發了一批牢騷。我也不去理睬你。

從電影院出來，看見時間還早，你便要我同去白露洲走走，到了那邊，覺得景象異常的荒涼，站在那個水榭的欄干傍邊眺望了一忽，看見也有不少的士女們來來去去。真是冤家不碰頭，日前在明孝陵遇見的所謂紅歌星韓翡翠，又帶者一位老媽媽，像是她的養娘，一位小姑娘，像是她的小妹妹，也走進庭院中來了。

「你看，你的舊相好又來了，你倆是預先約好了的吧。」我強抑着我的心頭恨，笑着挖苦你。

「……」你一時不回答，便把視線投向她那邊去了。

「你說她是紅歌星，怎麼穿得不見好呢？」

我想那位韓翡翠真的是紅歌星到也好了，最怕她不紅不黑，便有些令我擔心了。

「此其所以爲寒，非罪！」

你爲她辯護，更引起了我的反感。

她們來了後，你還是淡淡的微笑着和她點了點頭。她們便朝那一頭走過去了。但是，不一刻，跟在她後面的那個小姑娘忽然又跑出來，走到你的面前，撒嬌般的向你說：

「黃先生，許久不到我們那邊去了，姊姊說，有空請過來坐坐。」

現在是人賊俱獲，還容得你狡賴嗎？等到那個小姑娘走了後，我便以嚴肅的態度來詰實你了。

「這真是有冤無處伸了。我祇跟甘先生到她家裏去過一二次，並且是在認識你以前，去年夏始春餘的時節。」

我當然是半信半疑，但一時也不想和你爭辯，我是對一切世情看透了，現在所要努力的，只是想把我倆間的神聖的戀愛關係，維持到底。我倆的神聖的戀愛關係，若中途忽告崩潰，不單那些嫉忌我倆的青年男女要恥笑我們，就是我的弟妹們也要從傍誹笑吧。所以我祇拿全副精神出來

爭取你的心。近來，在你身邊，竟發現了許多的疑點，那能叫我不痛心呢？

回到家裏來，縱令說是在未認識我以前，我還是要緊緊地追問你和韓翡翠的關係，你當然誠懇而率直地把和她認識的經過告訴了我。

原來是去年暑假，正在防空演習的期中，全市的電光完全停止了，但是月明如晝。因為天氣炎熱，你和兩位好友，在素淮河僱了一艘畫舫，在河上逐着一塘的青綠色的臭水乘涼。皓月當空，更顯得從鬧市流布出來的一幕輕煙，籠罩在月亮上面，你們的畫舫恰恰停泊在靠近太平洋酒家的河心中，清風徐來，都感着涼意，大家沉默着，靜聽從隔河大石壩街的幾家歌女家中傳送出來的嘹亮的歌聲。

因為大家都感着一種說不出來的苦悶，你的朋友S君便提議叫幾位歌星來清談，以解寂寥。你便附和了他的建議。結果，S君叫了有名的一點紅——紅遍秦淮河的有歐洲美人之稱的徐秋芙，某大官曾為她題了一副現成的對聯是：

秋水為神玉為骨

芙蓉如面柳如眉

也就可想見她是相當的美人了，聽說，她在秦淮河不知顛倒了多少的特任官和簡任官。第二

個朋友H君所叫的是有名的『一次二次的對象物』，綽號關盼盼的梅莫愁。你在當時，並沒有認識一位歌星，S君便爲你介紹了這位韓翡翠。

你是個恃才傲物的人，對於女性不單不會獻殷勤，也一點不知溫存，最初對於韓翡翠似乎是落落難合，但是她却看出你是個老實人，對你雖不敢懷什麼的奢望，不過多認識一個人，便多一分的好處，所以對你表示出十分的親熱，並且她是高小畢業生，說起話來，也滿能脫俗，所以這位傻瓜便上了她的圈套。因爲她當爲時你歌唱了一闕『戀黃河』，你便爲她震驚起來了。她對於郭沫若和田漢的作品，更能够如數家珍，這更使你對她表示敬佩了。

嗣後，你因這次的關係，便在宴會上叫過她幾次的條子。有一次是機關長官宴請外賓，請你去作陪客，你也叫了她來作你的代表，向來賓敬酒。

『你今晚上穿的這件青色旗袍，又合身，顏色又大方，你更顯得漂亮了。』你這樣問她。

『不錯，我聽見你們歡宴外賓，所以特揀了這件我最愛穿的，最富於世代情調的青色衣裳來敬酒的。』

她回答你，但是臉上沒有半點笑容。這又使你感覺驚奇了，她看見那些特任簡任大員在外賓面前，對於歌星仍然是眉來眼去，沒有半點嚴肅的樣子，便抿着嘴表示輕鄙。她這種滿腹不合時

宜的態度，便促起你想及外國的臺閣大臣們是怎樣的尊嚴而有『貫祿』（重量）。

你批評她是『不識時務的女傑』，嗣後，因此關係，你便在歌場中，捧過她——其實說孝敬她——幾次，也會在她家裏請過一次酒，你們的關係，不過如此。因為你半年多沒有和她在歌場酒館中見面了，也難怪她向你拉攏，以圖恢復往日的交誼。

捧客和歌女的友誼，有如今日的國際關係，互相利用時，即爲趙孟所貴，不能利用時，便爲趙孟所賤了，這是捧客的常態。捧客對於歌女有所利用時，真是拜倒石榴裙下，無論怎樣的尊稱，亦有所不吝，說什麼青衣泰斗，說什麼花衫祭酒，說什麼羣星的最高領袖，說什麼全球馳名，應有盡有。被捧的歌星還不明瞭爲捧客所利用，真以爲她的聲望可以坐鎮秦淮，奠定夫子廟，便得意忘形起來了。

給你把韓翡翠和你的關係，原原本本告訴了我，並向我報告了許多關於秦淮一角的怪消息之後，我對你的懷疑就煙消雲散了，對於你的一股怨氣也平復下來了。

但是，不愉快的事情，還是繼續着在我的周圍發生了。

有一天，娘姨買菜回來，笑着對我說：『那個阿四說，先生今早上在S街口，碰着一位年約二十六七歲的美人，她看見先生就趕忙停了車，跳下來向先生招呼，先生就下車來和她站在街路

上，說了老半天的話。』阿四是常拉你的車子的車夫。

我聽見後，又不免有些懊悔起來，我想，那個所謂美人到底是誰，她和你又有怎樣的關係，這些問題，又來擾亂了我的心思了。女人爲要拉住一個男子的心，竟要這樣的煞費苦心麼？

有人說，一個男子在追求一個女子未成功以前，男子是女子的奴隸，等到追求成功之後，女子便是男子的奴隸了，這話真是有些道理。結果下來，仍然是男子佔了便宜，因爲男子當奴隸的期間是暫時的，而女子當奴隸的期間是永久的，這是女性的運命，無可避免的運命！

的確，我倆都逐漸感覺到我倆間的空氣的沉悶，我每天總有一部分時間耗費在沉鬱兩個字上面去，而你亦有時像在癡想一件無法可以解決的問題。

你不會打牌，我便勸你學習打打小牌，你說你不會，我可以教你，你一時不贊成，但是你有二三位友人都是喜歡打牌的，他們在我倆家中打過幾次牌，你常坐在我的後面看我打牌，你就漸漸地對於馬將牌感着興趣了。

說起來，真是作孽，你會跳舞，會打牌，完全都是由我而起的，想到這層，心裏頭似喜歡，又似難過。

有一天下午，來了兩位打牌的朋友，我們四個人便坐下來打小牌消遣，你恰巧坐在我的對

面。

不久，唐先生也來了，看見我和着三位異性同一桌子打牌，他又說笑了。

「三堂會審，誰是王金龍呢？」

你們一班潦倒金陵的假名士，最初把我當做一位現代的董白，我聽見後，就有些不願意，現在又把我降格到蘇三的身分了麼？雖然是你們的非意識的詼諧（Humour），但在神經過敏的我，總覺得有些不愉快。

等到吃飯的時候，你的好友Y君要求我陪他乾一杯酒，因為他知道我很能喝酒，我覺得面子上不好推却，便賭氣的喝乾了一杯五加皮。老實不過的Y君很高興的說：

「蜜絲柳，真能給面子！」

滑稽的唐先生聽見後，又在從傍對Y君說笑：

「雖然給面子，也不過是個高力士吧了。」

我聽見後，愈覺難爲情了。他們都要求我多喝酒，我說喝醉了難過，但是，唐先生又諷刺着說，

「要唱百花亭，是愈醉愈好。」

因爲我的體格並不怎樣纖小，他們又以楊玉環來比擬我了。雖然是非惡意的說笑，但我仍然不願意以李三郎和楊太真的關係來比喻我倆。因此，我愈覺得我的地位真可說是非柰非李，令我愈感着煩悶。但是，這些朋友還算是最能理解我們，填稱我們的知己。最可恨的是那些宗法社會所遺留下來的殘渣，對於我們的結合，不單不表示同情，反轉加以無情的鄙視。

總之，我倆的處境是像煞受外敵重重包圍的孤軍，我倆雙方的家庭是絕對不會原諒我倆的，『皆醉』的社會也對於我倆無何等的同情。但是，對於這些外在的刺激，我倆早就決意置諸不理，我只希望你能真心的愛護我，你的心要能够永久不離開我，那麼，外界對我倆有怎樣不利的言論，亦在所不惜，我爲你，什麼都可以犧牲，只要你永久不離開我，生前要時時刻刻如形影之相隨，死後，我倆的魂魄亦要永久相依存！

但是，你近來對我的情愫和態度，總未能完全令我安心。大概是由我倆的物質和精神雙方生活太辛苦了吧，你在外邊，也一定受盡了不少的冤氣，所以每次回來都對我沒有歡快的表情，有時因爲家中瑣事，竟會向我發脾氣了。但我也不服氣，立即對你抗議：

『你是個堂堂男子，要來問及廚房裏的瑣事，不怕給希特勒看輕了吧？』

這句話，當然有些傷了你的尊嚴，因此，你更對我發脾氣了。但我仍然要奚落你幾句：

「剛吃飽了晚飯，還要向我肚子裏添加些悶氣進去嗎？實在裝不下了！」

我倆就常常這樣地摩擦，由摩擦而生猜疑，你疑心我對你漸漸地冷淡了，我又疑你是逐漸對我厭倦了。我倆近來就這樣地互相震動着末梢神經，度日如年的，過我倆的同棲生活。

我倆在理想上，總不願意把金錢和物質的享受一類的話，參入我倆的戀愛生活裏面去，換句話說，我倆都不願意讓金錢支配了我們的精神生活。但是，事實上，我們的物質生活，却過得非常清苦，有時也不免會影響到我倆的精神生活上來。比方說，我們爲了電燈費要付日金的問題，我不能讓房東及同居者佔了我倆的便宜，不免和你有些爭執，其次，因爲要款待客人，關於飯菜上的奢侈，我倆間的意見也有些出入。每月，你好像給了我許多錢，但是你對於外面的物價，却完全不知道，在這樣的米珠薪桂的時代，一隻肥雞的代價，在從前可以買一匹牛，買一雙鞋子的價錢，在從前可以買一副上等的棺木。你這書呆子，那裏知道這些破鈔票的不值錢呢？

戀愛生活固然是甜蜜蜜的，但是還需要麵包來維持，我雖然不敢，也不願爲物質生活之不如意，便否定了我倆的戀愛生活，我已經死心塌地陪着你挨這種「百事哀」的生活，總希望你在家庭經濟的收支上，能諒解我的苦衷，那麼，我對於竹籬茅舍，一天一頓的粗麤，我也感着有無窮的幸福。但是，你總未能完全體貼我，在我倆間，仍然繼續着發生許多誤解和小衝突。

隣居的一位，是某軍營的副官T，他是一個家庭的暴君，常和他的夫人互相詬詈，有時竟動手痛毆他的夫人，但是也該怪他夫人對於丈夫未能盡其柔婉的責任吧，不過，T副官的舉動實在太殘暴了。你常批評他不能愛護女子，但我就乘機向你說笑。

「我們相處久後，你會不會像他一樣的虐待我呢？」

你便笑着回答我說，

「你又不是像夫人那樣沒有教養的人，而我也不是像T副官那樣的武，我究竟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啊。」

「那末，我如果像T夫人那樣地衝撞了你，你怎樣對待我呢？」我像試探一下你的真心。

「最多，也祇是暫時出去幾天，等大家氣平了後才回來。」

在你以為暫留宿在外邊是對妻子再和平不過的手段了，但在我，是比痛毆我還要殘酷的方法呢。你因為誤解我而離開我，你想叫我一個人孤冷的守在家中，也還能够活下去麼？我擔心，你真會對我，有這樣的短期的冷遇，若一不小心，讓牠延展下去，那是多麼慘痛的事啊。你當然不是這種人，但是環境和社會的非成文律，常常左右吾人于不知不覺之間，又有誰能抵禦得着這種不可抗力呢。這是任何人不能加以保證的。然而我却為這種杞憂而不覺日夜煩惱。

因爲我在辛苦的操作，勞動，你儘可不必表示憐惜，既然對我同情，便不應該吟出那種不倫不類的，什麼『薄命憐卿……傷心恨我……』一類的詩來，叫我聽見了生氣。有時候你患了輕微的感冒，睡在床上，大概爲我的伺候未週的緣故吧，居然低吟着袁枚的『千金儘買羣花笑，一病才徵結髮情。』我聽見後，又怎麼不生氣，怎麼不恨呢。我想，你竟把我當什麼人看待了。

諸如類此的，儘够使我懊惱的事情，連三接四的發生，我總覺得我倆的前途是非常不安的。我可以發誓，我是極真摯的愛你，但是無奈環境不允許何。

有一天晚上，我咬着你的耳根，低訴：『連我也不知道是什麼道理，何以會這樣的愛你！』你當時大概是受了外面的某一種刺激，儘凝視着天花板在癡想，沒有留心聽我的說話。

『你聽見我的說話沒有？』我有些生氣了。

『什麼話？什麼話？』你趕忙翻過頭來，問我。

『這樣好聽的話，你剛才不愛聽，現在已經錯過了機會，再聽不着了。』

我說了後，過後一想，我這句話，會不會竟成讖語呢。我之所以不願社會的批判，真摯的愛你，是因爲我認識你是我的唯一知己，你對於我的處境，最能了解我的心，那我又何必挨這樣清苦的生活，陪着你受罪呢？我對於家人和社會的批判，全不顧恤。如果我倆的結合真有變生不測

的一天，那不是愈證實了社會對我倆的惡評麼？所以，我只有禱告上蒼，保證我倆要互忍其內，支持到底，才可免妬忌我倆的人們的誹笑。

我到底是個女子，對於許多事情都很多忌諱和迷信，比方說，在打牌之前，不許你說會輸錢，在清晨起來，不許你談論到疾病。但是，你是一無忌諱的人，隨口亂說話，我倆間也因此原因此原因而發生了不少的摩擦。

你先說愛吃豌豆，吃過了一會豌豆，你又說討厭了，說要吃莧菜，到後來又說莧菜吃厭了，要改吃黃瓜，由黃瓜又改茄子……你對於小菜都是這樣的喜新厭故，見異思遷，叫我從傍看見，真有說不出的許多懊惱。

第十節

在市場上發現了汽水和冰淇淋了。

我們自認識以來，滿一週年了，也可以說是我倆的還都一週年紀念。

在當初，你追求我的時候，是何等的殷勤而熱情，對於我，不惜任何種的尊稱，也儘量的貢獻那些美詞名句來讚美我，爲我，差不多是一日一小宴，三日一大宴，只恐我不肯入你的樊籠。

有一天，我和你還有兩位好友，朱唐兩先生，共赴清涼山遊覽，唐先生忽然向我說笑，

『你這美麗活潑的小鳥兒，終給人家關在樊籠裏了麼！』

我聽見了後，便不免有些傷感。的確，我到了現在，還摸不出你的真意所在。你在去年，不是說歡迎我來和你合作，做你這家庭的女主人麼？經過了多少次數的山盟海誓，不論在公園裏，或在大酒店裏，我倆互相推敲，互相磋商，才達到彼此滿意的契約，唯一的原則是：你要尊重我，我要體諒你。我倆便成就了美滿姻緣。那知道，僅僅滿一週年，我就發覺了你對我有些厭倦了，你在口頭上，却是說得天花亂墜，怎樣的愛我，怎樣的尊重我，但是，你始終不能履行我倆的契約，不能給我以相當的經濟權。你大概是看見我大無能力，不能爲你整理家庭，所以便對我冷淡起來了。但是，一切命脈都在你的手裏，男人在女子面前，終究是個強有力者，你始終統制着你的錢包，不能給我以相當的經濟權，叫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在隣居的人們和下人們眼中，我也確實榮耀極了，我的生活也相當的養尊處優，出必車，食必肉，你的確是把我當做菩薩供養，你的好友們也同樣，祇當我是一個菩薩。本來，人是很短促的，得過且過，又何必去擅作沒有實在力量的威福，也何必去勉強要求兩個女僕對我遵守某一種儀式。

有一天，我走過下人房的後面，就聽見兩個女僕在裏面譏誚我，她們罵我：『也不過是一個吃糧不管事的菩薩吧了，被老爺關在樊籠裏的小鳥兒吧了，何苦煞有介事般的振作什麼威儀呢。總有一天，老爺會看破她的無能而不理睬她吧。』

『不會吧。老爺倒很喜歡她呢。祇要她能乖乖的當菩薩，老爺一定要維持她的尊嚴。雖然說是空架子，但是，我們還是不能得罪她。』

我聽見她們對我的諷刺，氣得雙腳發抖，幾乎一步路也走不動了。我想，在現代，像我這種人正多着呢，何以我總不能取信她們，總不能獲取她們的尊重呢。無他，這完全是因爲你始終不能履行契約，始終不肯把實際的經濟權交給我，所以使我不能在她們面前，把權威樹立起來。

你答應了我的最小限度的要求——兩副金鐲頭，也始終未見實行。我好幾次想向你提出要求，但每提及經濟的條件，你總是殺氣滿面，會令我拱着雙手張開十指，儘抖，儘抖，什麼話也說不出口了。

的確，你那個矮胖的身材，圓圓的面孔，銅紅的臉色，是十足的軍人氣概，你雙手持着手杖，就有些像軍刀，你那種魁偉的樣子，起碼够得上一位將官。我在那兩個女僕面前，是至尊無比，但在你這位準將官面前却抖着不敢說話了。那兩位女僕雖則沒有什麼智識，但都能看出這種矛

盾的情形和可憐的樣子來的。

我要求兩隻金鐲頭，完全是預防到日後生活困難時，可以利用這些金器來維持生命，換句話說，就是想把他當做貧困時的命脈。因為這兩隻金鐲頭的重要，我終於忍耐不住，向你提出最後的要求了。因為我到底是個人，是有血有淚的人，不能儘讓你永久當作菩薩供養。對於社會，我不能不爭些自由和面子。

我倆終於達到了不能不分手的境地了。向你爭取金鐲頭只是小小的一個近因，許多遠因，可以不必再來向你贅述，你自己當然知道，我只自恨命薄，不再來怨你。

總而言之，男女平等的條件，女子向男子要求自主獨立的條件，都在雙方有對等的智識與能力，僅在口頭上宣傳，或以怨對的口吻去向男子爭取自由，獨立，結果還是給男子當菩薩供養而已。

我雖然愛你，十二分的不願意離開你，但是為要求日後的生活之獨立與自主，我決意在學問上再把自己深造，我決意繼續求學。因此，我婉轉和你商量，決不是我忘却了我倆間半年來的恩愛，我在形骸上雖然離開了你，但在精神仍然是無時無刻不追隨着你。等到他年學成歸來，我可以發誓，我仍然是能够長侍左右，做你的更優良的助手。

最初，你當然是不肯答應，我便再爲你作更深刻的分析，我告訴你，不要擔心，以爲允許了我的要求，我便會誤解你是不再愛我的表示，我也不是存心利用你的資助而高飛遠揚。我們都要艱貞相守，魂夢相追，我們便等於同樣的在享受最崇高的幸福，而更爲那些妬視我倆的人們所羨妬。

我倆幻想到分手後，必有一段期間，各人都必然會嘗一種極慘傷而寂寞的生活，你不禁終宵不寢，咨嗟歌息，而我亦伏在你的胸懷中，痛哭，不停的，痛哭！

關於求學的地點，我倆商量的結果，祇有三處地方，最好是日本東京，第二是北平，最後是香港。能够出國去留學是再理想不過的事，成問題的就是學資的問題，你雖然和二三的中外友人接洽過，但他們都是視金錢高於一切文化或友誼的人們，不見有怎樣的肯定的答覆。其次，你又去信給在北平的幾位同學和舊日同事，他們也有回信來表示贊成的意見，但對於辦法，仍無具體的答覆。東方民族，大都是小聰明過人，高遠的認識不足，總不肯無條件的爲人類互助或文化盡責任的。所以赴北平的計劃也終於落空。

我便決心學習英文和洋文打字的技术了，準備日後在洋人的機關裏當一個小買辦的職業。因爲你有一個三十年前的一位同學——美國宣教師所辦的教會小學時代的同學，也是你的同宗，名

和白，他自從教會學校出來，就在香港當小買辦，二三十年來都是和洋人往來，接觸，習染了滿身洋氣，一舉一動，比方說，伸伸雙掌，抽縮肩膀等姿態神氣，是一位十足的洋派。你會罵過他的頭腦裏只是“money | money | nothing but money |”。你會罵過他是洋奴，買辦，帝國主義者的代言人。但他有寬宏的胸度，對於你的謾罵，只是笑笑而已，他回答你說，

『你不用這樣傻了，儘當書呆子！你要知道世界的一切力量都在經濟，國際戰爭，也是在奪取經濟。嘴巴上高唱仁義道德的人們，目的仍然是在奪取經濟。你不要再那麼傻了，儘受那些美詞名句的人們的欺騙。你試向那些高唱美詞名句的人們，商借一些膨脹着的紙幣看看，你要他兩張在通貨膨脹中的廢票，就像要挖取他的心頭肉一樣呢！你雖然讀破了萬卷書，但仍然沒有一帖鈔票的價值。人生祇要有錢，有了錢，地球也可以搬動！』

你罵他感染美國人所固有崇拜黃金的惡習氣，你罵他是無恥的買辦階級，你罵他是賤丈夫，當你罵他的時候，口吻和態度，居然像戰國時代的孟軻。但是孟軻之周遊列國，適梁適齊，也無非是想尋求金錢和權勢，以便安插他左右的門人及嘍囉，不過他的宣傳方法和那些當權的公卿大夫有些不同，多添加了些美詞名句吧了。

但是到了最後，還是你素所不屑交際的買辦階級答應後援我，即是幫忙了你。他雖是個美國

系統的黃金崇拜者，但他有偉大的胸襟和豪俠的心腸，他能鉅量的支配金錢，但決不爲金錢所支配，他重視友誼和文化事業的神聖，決不會把牠們置於天秤之上，和幾張破鈔票去權衡輕重。

那位黃和白先生接到你的信後，居然應了你的要求，他從香港先拍了一封電報給你說：

『……所囑事，弟應效力。端陽節前，弟須赴滬，一切屆時面商，弟和白叩。』

到了端陽節前一星期，果然從上海來了一封航空快信，信封上是印着『香港建華公司駐滬分莊』幾個字，在這一行紅字的下面，簽着『黃緘』兩個字。你一看見就知道是那位黃和白先生已經到了上海了。忙扯開信封，抽出裏面的信文來讀：

『重禾吾兄賜鑒，弟偕內子於日昨抵滬，寓東亞酒店七樓，函盼兄偕柳小姐同來滬濱，俾吾人得暢叙數日，以慰久別情懷也。內子前讀柳小姐作品，尤渴欲一叙，並望伊即整備行裝，內子可先伴伊赴港求學也。匆匆……』

我倆雖然決意一同赴滬一行，與黃和白先生商量留學香港的問題，但是關於學費的事，在白先生的信中却未提及，我便和你商量。

『當然自己總要籌一筆旅費，還要準備半年的生活費，我陸續匯來給你好了，真的困難的時候，才可向他商量金錢的問題。我想，你住在他家裏，房租伙食總算解決了。此外，也要不了什

麼錢了。」

聽了你的解釋，我也就放心了。看見你幫忙我收拾行裝，心裏便有許多說不出的難過和感激。我本來不願意離開你，但是，我因久艱於這座龍蟠虎踞的舊石頭城中，胸中飽填着不能言喻的苦悶，很想到外埠一遊，吸取新鮮空氣，以開擴我的眼界，增加我的智識，爲將來輔助你的事業計，我也應當這樣幹下去。我雖然感着這種矛盾的苦悶，但我決意不以姑息之愛愛你，而選擇遠大的方法愛你及愛我自己。我當時祇含着一泡眼淚，但什麼話也不想說，恐怕說了出來，觸動了兩人的心事，彼此傷心。

行裝大體檢好了，我倆也準備休息了，你忽然朗吟起『相見時難別亦難，綢繆絮語到更殘』這兩句詩來了。我聽見後，不禁雙目一熱，幾乎滴下眼淚來了。

你指着粧臺上的一些殘餘的化粧用品，問我，

『那些是你留給我作紀念的麼？』

『……』我不禁投身到你的懷抱中，失聲痛哭了。

『你能够取消你到香港的計劃麼？』你這樣問我。

但是我許久沒有回答，因爲我悲不自禁，在感情上沒有餘裕回答你的質問，並不是不肯打消

赴香港的計劃。

『怎麼樣？你真的一點不留戀我麼？』

『我那裏捨得你一個人南行呢？我聽你的吩咐好了。』我哽咽着說。

『你還是到香港求學去吧。此間實無足留戀。我是無可奈何，你還是個青年呢，不該就這樣地荒嬉的度過去。』你的聲音也有些悲咽着了。

我倆雖然躺在床上，但都是眼睜睜地不能入夢。過了許久，你忽然歎息着說。

『要除煩惱，除死方休！』

我聽見後，趕忙伸出隻掌來掩住了你的嘴。

第二天一早起來，吃過了早點，我倆便叫了一輛馬車，指向下關車站出發。娘姨和我相處快滿一週年了，也有了相當的感情，送我倆到馬路口，也因爲我的遠行而灑了幾滴離情之淚。

『你快點回家去看守房子，先生一禮拜後就回來的，我走了後，你要一樣好好的伺候他啊。我說不定三兩個月後就回來看你們。』

我望着娘姨揉着眼睛回去後，便向你說笑般的說：

『兩個人出去，下禮拜祇一個人回來，人事的變幻真令人莫測。』我說了後，就本能的歎了

一口氣。

但你祇沉默着，不回答我。

『你一個人回到這城裏來時，我在什麼地方了呢？』我又問你。
『在海面上了吧。』

坐在火車裏，我倆間好像什麼話都說完了，我便從皮箠中取出一本你給我的『嶺東情歌集』來消遣。讀着黃公度先生的幾首情歌，更觸動了我的悲思。

送郎送到牛角山，隔山不見儂自還。

今朝行過牛山側，『牛角』依然彎復彎。

催人出門雞亂啼，送人離別水東西。

挽手西流不容易，從今不養五更雞。

買梨莫買蜂咬梨，心中有病沒人知。

因爲分梨故親切，誰知親切更傷梨。

人人要結後生緣，儂愛今生結眼前。

一十二時不離別，郎行郎坐總隨肩。

人送風吹花落地，儂要風吹花上枝。

親將黃蠟粘花去，到老終無花落時。

到了正午時分，我倆一同走進了餐車，回憶到我倆初次覲面時的情景，又不免有些傷感。

到了上海，我倆也同住在東亞酒樓，不過我倆是住在三樓的次等客室，不像黃和白先生所住的七樓的客室華麗。我倆和黃和白夫妻四人，每天下午不便看電影，晚間不進舞場，便是聽戲上茶樓，黃和白先生雖然賞識京戲，但他的夫人是純粹的廣東人，不了解京戲的好處，而喜歡跳舞。她看見我也會跳舞，更爲高興，對我也格外相好。

每次的遊樂費的支出，都是由和白先生負擔，你有時要爭着付錢，但他執意不肯。看他，雖然帶了點商人的俗氣，但態度却非常豪爽，我可說從未見過這樣的爛好人。在南京城中，當然找不出一個像他那樣的人。

『廣東人是不是多數都是這樣的人呢？』回到旅館裏來，我私下問你。

『也不見得，廣東人氣量小的人多呢，並且多數是性質陰尖。』

『什麼叫陰尖？』我笑着問你。

『這是廣東政治家特有的性格。比方說，這件事非答應不可的，但也必須故意作難一下，這

就叫做陰尖。又比方說，對於用人，也決無古人所謂一見如故，可以使人發生「士爲知己者死」的情感之雅量。這也叫陰尖。所以，像中山先生這樣的偉大的人物，在廣東實在是鳳毛麟角。」

我們在上海，足足遊樂了十多天。有一天早晨，黃和白夫人忽然走來告訴我，後天就要動身了，原定遲幾天搭荷蘭郵船芝沙丹尼號的，現在改乘美國郵船克利扶倫總統號了，二等船票也代買好了。

你要還他們的船票錢，但和白先生死也不肯收，我倆祇好買了些物品送給他們，他們又客氣了一番才收下去了。等到動身的那天，你到旅館的帳房間去繳旅館費時，知道也由黃和白這位買辦階級代我們先結算清楚了。你回來告訴我時，我祇有凝視着你穿着的發生了破綻的襯衣袖口，默默無言。

臨別的前晚，我倆有說不出的悽楚，真是所謂驚心欲別不成歡。我倆唯有互相勉勵，互相誓願，別後彼此都要心同金石，共期後會而已。

克利扶倫總統號，碇泊於其昌碼頭，你本要親自送我到輪船上去，但是，海關碼頭當局不許可，因爲我倆都在海關碼頭搭乘駁艇，轉到大船上去的。你只送我到駁艇上，談了一刻多鐘，無非惜別依依，彼此道聲珍重而已。

「香港是熱帶的氣候，水土和這邊不同，一切起居飲食，都要小心。」

「……」聽見你的叮囑，我一時悲從中來，祇覺得眼前一陣黑暗，暈倒在沙發上去了。

等到我給你們叫醒來時，便聽見一陣開船的鑼响。到了此刻，你就千萬分的愛我，也不能不離開我了。

「重禾，請你不必擔心，一路有我們照應，你放心吧。快要開船了，你趕快上碼頭上去。」
望着你忍着眼淚上岸去後，我又不禁歎歎起來了。

沿黃浦江的西岸，宏偉的灰黑色的建築物不住的在我的周圍迴轉，對岸的浦東好像是給一幕的濃黑煙霧籠罩着。黃濁的江水滔滔，儘向東奔流。我有些恨這一陣的江水了，牠爲什麼把我倆分離開呢！

第十一節

別後，我個人，有如活屍。駁艇靠了大船，我仍然罔覺，由和白夫人扶我上了船梯，進了二等艙室，我便納頭倒在床上，儘哭。因和白夫人時來勸慰，我祇好強抑悲懷，順從他倆的意，走上甲板上眺望。

輪船快要出吳淞口了，瞻望兩岸的敗址摧垣，益增加了我的傷感，因此又不免回憶到我從前逃難的原因和在逃難中奔波流離的慘痛生活來了。

明明是天氣晴和，但在我的周圍，總像是黃沙漫漫。

看着他倆的一雙儂影，我更傷懷無限！鵬，你此時在何處呢？

出了吳淞口，汪洋大海便呈現在我的眼前，黃色的波濤澎湃，有如千軍萬馬，令人不勝心悸，我是驚弓之鳥，回顧身後，竟不見你。我的悲傷難抑。

雖然有和白先生夫婦作伴，但我仍覺得祇有我一個人在無垠的沙漠上步行，有些心戰胆怯。我暗暗埋怨自己，何以竟這樣輕率地離開了你。我又恨你，何以忍心放我一個人踽踽獨行。但是，想到在京儘過着那種忍從的生活，又有些不願意回去。

六時晚餐，珍錯陳列，但我不能下咽，勉進一湯一菜，麵包一片，即赴休息室，發見有輪船徽號的信箋信封，便含淚執筆，聊草此函，以代悲訴。六月二日。

和白先生夫妻早入睡鄉了。我仍醒眼不寐，好奇心又促我重上甲板，尙有三五搭客亦在艙面眺望深黑的海面。有一對少年男女，形似夫婦，凭舷情話依依，令人羨妬。我不免憶你，亦不免生氣不願再去望他們的背影。

夜愈深，風轉烈，背上微感涼意，但仍不願回艙。我痴坐於木沙發上，大概由於神經興奮，並時時憶你，不禁泫然。但恐爲人識破，急取手巾掩飾。

聽水手說，不久就可達到鎖海洋面。輪船速率確驟增，簸動亦稍烈。

我因心口作惡，急忙回艙。

今早五時即醒，洗漱後即赴休憩室，草此信寄你。六月三日早。

上午十時，聞休憩室有粵音樂家數人舉行演奏會。因困住艙室中無聊，甲板上風又激烈，故搭客多來聽。第一次所奏，曲名『飲馬長城窟』，音調激楚，聽後令人心思曠然，並感奮發。第二次所奏，曲名『孤雁南飛』，音調悲涼欲絕，未終奏，我不禁悲從中來，淚竟奪眶而出。因急起身回艙室，伏枕大慟。

午飯後，風浪更惡，略覺頭暈，兼之昨宵更深未睡，故昏昏欲寢，不得已回艙室就寢。回憶我倆在京同居城西時，你倦欲眠，我即來相守。我思睡時，你亦投筆，前來伴我。回憶前情，如今不可復得，黯然神傷。

晚飯之琴音丁冬響時，我尙未醒，黃夫人來促我起床，我仍感頭暈。但黃夫人盛意難却，因勉強陪赴餐室。我似稍感風寒，額頰微熱，雖有盛餐，不能下咽。祇用牛奶一杯及蘋果一顆，六

月三日晚。

昨宵午夜風浪大作，船身激震。鐵窗雖閉，猶聞驚濤駭浪之音。水手稱：船輪正渡臺灣海峽，不久即可抵福州海面。全船寂靜如死，因搭客均患暈船病，偃臥不起。我幸少進餐，未嘔吐。今早五時起床，風浪已平，即赴甲板上眺望，一無所見，四周盡爲濃藍色海水略染白沫而已。間有三數海鷗翱翔空中，不知從何處飛來也。

問水手，輪船現航行地點，據云近汕頭海面。六月四日早。

下午二時，輪船進鯉魚門，我立甲板上，眺望兩岸，山清水秀，風景優美，唯見南岸山上，炮壘累累，軍事建築，甚爲嚴密，又令人擔心今後國際局勢的變化，這個香港也不見得是一塊樂土。

半小時後，輪船靠九龍碼頭，經過一番嚴格檢驗之後，我個人先住九龍酒店，和白先生夫婦則回其家中，並稱次早即來接我，因在今晚上須爲我準備一小房間及佈置一切也。

六時三人同在大同酒樓晚餐。晚飯，我一人回旅館，至感寂寞，無聊萬分，因作書寄你，並將船中所作日記，一並交茶房付郵。六月四日晚十一時于九龍酒店。

我已進英文補習學校。住在黃府，甚蒙優待，唯因言語未通，與女僕不無隔膜，多令其購買

物事則喜，無小惠則慍，據云此是粵女僕通有態度，唯有聽之而已。

香港天氣甚熱，令人莫耐，幸無蚊蚋，稍可安睡。回憶在京時的我倆窮生活，無資買蚊帳，終宵燃蚊香，輾轉不寐之痛苦，又覺其深足令人懷戀不已也。

你近況如何，深爲繫念。我身雖南居，魂實北去。尚幸此期南風頻吹，送我神魂，常附君側。相距萬里，伏維自愛！六月二十日夜深時。

六月十五日手書收到，感君念我，知上蒼尚無時無刻不眷念我倆結合之艱苦，始終維護，喜極而悲，淚隨筆下，濕透素箋矣。

京中好友，諒時相過從，但仍不能減君寂寞于萬一，亦意中事，我亦深知。我倆所寓本極僻靜，又有持鎗人，時來相擾，令人不快。我去後，君更寂寥，仍望能覓妥房屋，遷回開市爲宜。再會有期，望勿因爲過於悲惻，你愈悲觀，則我罪愈深。一切均由我使君陷於煩憂也。

隣居工人夫婦，常因收入不敷，時相勃谿，終宵擾人清睡。尙憶我倆在京，有時因經濟上青黃不接，遂致斷炊，我以一時氣憤，向你表示憤懣，令你氣苦。及今思之，亦痛悔無及矣。

下弦月掛我窗前，憶及去年某日，夜深風冷中，你送我回家時可懷戀的情景。追溯前情，悲愴萬分。不知君每憶及我時，又有如何之悽傷也。七月一日夜。

疊接兩絨，所以未及作答者，因稍罹感冒耳。在病中，萬感交迫，對一切均抱悲觀。今幸占勿藥，想君聞之，必爲我喜慰。近來常無故下淚，大概係神經衰弱所致。庭前野花盛開，我常置椅簷前，含淚賞玩。大有病後『風前扶病強抬頭，知道明年人在否，花代儂愁』之感。其實我身體頑健如昔，望勿因我之引用此詞而遽爲我悲感也。

近年天氣太熱，夜臥室前騎樓，輾轉不寐，不覺耿耿星河欲曙天矣。疲極欲睡，而街路上又喧嚷不堪，尤以附近茶樓上之人聲嘈雜，令人莫耐。香港完全無藝術空氣，誠如君言。大家都過着刻板的機械生活。久處此地，恐將窒息而死也。七月五日。

我仍照常習英文，近來進步頗速。想君聞之，必爲我歡慰。

由和白先生介紹，得認識你之同鄉多人及你舊日同學數人。彼等對你近況，均能相諒，並不作過甚之批判。彼等亦切望理想的全面和平能够早日實現。

昨日下午，和白夫人來說，將於晚間請我『遊車河』。我初不解『遊車河』意思，及後始知其爲乘汽車兜風也。

天氣炎酷，一提筆卽汗流如注，不能多寫，希諒察。七月十一日夜。

夏去秋來，我來香港，快滿三閱月矣。唯此間氣候，仍炎酷異常，爲我從來所未經，因之。

身體頗受影響，我身體雖頑健，然每日下午黃昏，即覺頭暈，疲倦略發微熱，尤以掌心溫度，常不見低減，食慾不進，雖無所苦，但稍感不快耳。醫生云，於身體無大礙，但囑我勿過多思慮，則疾自癒，望勿以我爲念。

鵬，我對你不欲有所隱瞞，我之小病，實由憶你而發。因留你一人在京，令我常感不安。我雖甚想返京，但念及前程，又有所不願。在京諸友固都承認南京之生活苦悶，大都抱敷衍一時之想，盡惴惴于往後生活之威脅。我在京時，亦感此種痛苦。此亦爲不欲立即回京之原因。我只希秋涼時，你能來港看我一次，以慰想思之苦。但此亦不過一空想耳，諒無實現可能。

恕我近患咳嗽，不能久伏案，餘容後報。八月三十一夜。

今日偕和白夫人在中華茶樓午茶，忽遇日前在京同事余先生。相見之下，互覺驚異。此君性格是風來隨風，雨來隨雨，四方巴結，八面玲瓏，而對於友人間雙方發生誤解時，尤慣用其左右逢迎的妙術，決無披髮纓冠往救的心腸。但他的交際態度一時能令和白夫人爲之傾倒。我不欲當彼面前，即以其爲人告知和白夫人，而和白夫人以爲是我倆之日前同事，且貌似長者，體格高偉，便誤認彼爲屬良善一類，即告以吾人的住址，並請其來游。余先生，因詢悉和白先生爲港中有名巨商，更向和白夫人表示殷勤，蓋彼固有超炎附勢之性格也。據云彼來港，欲將存港港幣悉數

提出匯滙，欲以之購買美匯及現金。因彼談話，我忽憶及彼在機關辦公室中令聽差買燒餅，因爲五分錢之差額，竟與聽差大吵大鬧時情形，不覺失笑。其儉德可風，在金陵城官場，無人不曉。你會告知我，余先生在辦公室中，無事可辦，每隔半小時，即須從衣袋中取出全數鈔票，按十元，五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一分種類加以類別，並詳加審視，遇有票面花樣翻新，色澤鮮明者，必檢出以示你們，並問『這張鈔票，你們看漂亮否？』你說，余先生是有一種怪癖，專以鑑賞花花綠綠的鈔票爲娛樂。

在回家途中，和白夫人頗稱贊余先生之謙恭有禮。我不便即將余君爲人告知和白夫人，恐她疑我爲好議論人之長短也。

第二天早晨，余先生於我等未起床之前，即來叩玉扁求見。我不能不爲之披衣推枕起身，令侍者先延彼至會客室中暫坐。因我剛從睡夢中驚覺，雲鬢半偏，未便衣裝不整，即出與相見。

『來客說，他新從上海來，有要事來向小姐報告的。』

我聽見後，以爲余先生真的是你托他來看我的臨筑道士。何以昨日邂逅，今日即清晨來訪，莫非你有書信託他帶給我麼？我一面在洗漱，一面在痴想。

洗漱之後，略施化粧，因爲天熱，我換穿一身淡綠色的薄衣裳，出廳前會客。客室面海，南

風徐來，吹我薄比蟬翼之紗衣，大有飄飄欲仙之概。

我一進客室，看見余先生正從衣袋中取出一包十枝五花牌，檢抽一枝出來後，即欲塞回衣袋中。忽見我進來，忙又抽出一枝，欲以敬我。

「余先生，真對不起。聽差沒有拿香煙來麼？」我說後，即再回身出去，令聽差爲我購買三炮臺一罐。余先生看見三炮臺，驚喜欲狂，拚命燃吸。

余先生一見我，即笑逐顏開，表示在香港得遇見我之榮幸，並盛稱我因夏季清減，益顯出身材之窈窕，尤讚歎我衣裝之入時，美麗。他對我作了一番諛詞之後，便問我：

「重禾近來有信給你沒有？」他忽然提及你，我便提起精神來，想注意他的說話。祇要關於你的事，什麼話我都高興聽。

「他麼？他常有信來。」但我裝出冷靜的態度來回答他。

「他最近在什麼時候來信給你的？」他又追着問。

你想這位先生真奇怪，怎麼呢？要他來調查我倆間的情書麼，他又不是學校裏的學監，也不是警察當局的暗探，爲什麼要查問我們的通信，查問得這樣週詳。

「前天才接到他來的信。」我懶懶的回答。

「真的麼？」他有些像不相信，又有些像不願意聽。

「怎麼會假呢？他還匯了五十元港幣來給我，是我的稿費。」我生性愛強，看他那種陰陽怪氣，我本來就有些生氣，所以索性告訴他，我倆並不是因感情的破裂而分離，我倆的關係，形骸上雖分居南北，但仍然是神魂可通。

「什麼稿費？」他還要儘追着問。因為他的素性，每提到錢，即要根究到底的。

「我臨行之前，會應海外某華文雜誌之約，寫了一篇小品，題目叫做「離亂」，是回憶我們同學在事變中逃難的情形，大概是那篇文章的稿費。重禾信中也沒有寫明是那一篇。其實我那篇小品的代價決不會有這麼許多的。」

「啊……」余先生聽見後，祇啊了一啊，好久不開口。過了好一會，他又問：

「你在這邊，每月要多少開銷？」

「每月也不過要四五十元。」

「港幣麼？」余先生腦中祇有這一類的問題，法幣和港幣或美幣，英磅的比較及其漲落行情。

「當然是港幣。」

「你那樣來這多港幣？」他這位先生以爲世界上的人都盡像他一樣吝嗇，也和他一樣做鈔票的信徒，專禮拜鈔票而不會善用鈔票。

「都是借債呀！」我笑起來了。

「香港的物價也不低，你還吃三炮臺？節省一點好。五花牌十枝一包，祇要港幣五分。」他居然教訓起我來了。

「我祇是買給余先生抽的，我早禁煙了。」

余先生聽見後，又表示一陣的驚愕。大概他是驚佩我每月僅有四五十元的借債而竟這樣捨得錢去買三炮臺敬客。他有些不相信在中國有像我這樣不知死活的人。

在中國現代尚不乏余先生這類的人，他們對於所不認識的人，縱令販夫走卒當特任官或將軍，博士當茶房，也不必去深究，但若一經認識之後，便和他們計較短長，比賽高低，在簡任薦任上作斤斤的爭執，還拿來和昔日的四品五品來作比較研究，又最愛去查問人家的薪額及收入。

我和余先生相對默然，又經過有五分多鐘。

「你還思念重禾麼？」他忽然這樣問我。我覺得他這樣問法，太唐突了。

「我和重禾麼？不是彼此思念不思念的關係。我和他是畢生知己，我和他，彼此都無一時一

刻能够忘懷的。』我正經的告訴了余先生。

『那末，你倆間的愛情，真如小說上所說的純理想了。』余先生說後，發着一種輕鄙的微笑。

『這是事實，並非小說上的理想。』我再莊重的說了。

『你雖思念他，恐怕他未必思念你了呢！』余先生忽然像很有把握的在諷刺我。

『余先生，你說的是什麼話？請你重說一遍。』我顏色正經的質問他。

『我說，重禾在南京，恐怕不再記憶你了。』

『余先生，你從南京動身時，見過了他麼，有話儘管直爽的說吧，我相信重禾不是這種人！』我有些生氣了，但看他的樣子，又像你有什麼證據落他的掌中了，所以他才敢這樣大膽的向我說這些話。

『却沒有會見他。但是文先生說，重禾自你走後，又照樣在秦淮河畔流浪起來了，今天這個舞女，明天那個歌女……』

我雖然不相信他的話，但也不禁假想着萬一的變化。我想到你真的會對我變心時，不覺一陣心酸。我是坐在一架鋼琴面前，儘凝視着按在鋼琴鍵盤上的手，因為我的無名指上，套着一隻你給我作紀念的戒指，同時數滴清淚滴在雪白的琴鍵上了。稍一不慎，按在琴鍵上的指尖，忽然增

加了重力，鋼琴便叮叮的響起來了。余先生聽見了，似乎也嚇了一跳。

但是，我立即恢復了我的理性。我想，我必須堅定地信賴你，不要受了余先生的搬弄。因為他本來就是妬忌我倆結合的一個人。於是，我忙取出手巾，揩乾眼淚，表示鎮靜的態度。但他仍在繼續着說：

『據文先生說，有一天上午，他到重禾的機關裏去，閒談了一些時候，約摸是十一點半鐘，忽然來了一個電話，當時因為重禾正在看一件公事，電話由文先生代接，原來是「紐約」舞廳一位舞女趙小姐打來的，說要請重禾去吃飯。重禾便很高興的要文先生陪着他去赴趙小姐的約。他們各乘一輛黃包車趕到夫子廟都益處飯館裏來時，就看見趙小姐老早等在樓上一角的小房間裏了。聽見趙小姐和重禾說：他的外甥女兒高文琳——綽名高小妹的舞女和「紐約」舞廳當局鬧翻了。吵着要回上海去。老文聽見，心裏就有數了。原來重禾現在又迷戀着那個高小妹了。後來，趙小姐又向重禾表示沒有夏服穿了，也要到上海去贖取衣服，她又說，皮鞋也跳壞了，同時把皮鞋脫下來給重禾看。重禾沒有辦法，就送了五十元軍票給她了。等了一會，那位高小妹果然也來了，蛋圓形的臉兒，比她的姨母趙小姐就漂亮多了，身材頗高，穿着大紅色的紗衣，更顯得她的窈窕，一雙玉手也十分豐腴而潔白，並且一派的天真爛漫，當她一跳進房裏來，就連聲叫重禾「過房爺

，過房爺」。據她的姨母說，高小姐今年才十六歲，七月七日下午七時生下來的，是從天上趕下來的野織女，仙女凡，所以這樣的漂亮。重禾聽着十分得意，笑得雙睛沒有縫了。那天晚上，重禾又和老文到「巴黎」舞廳去舞。坐下來不久，趙小姐帶着高小妹又走來，她們說，因為找重禾，一連跑了幾家舞廳。趙小姐坐了一忽，一個人先溜了，好像故意留她的外甥女兒在「巴黎」舞廳專陪重禾跳舞。高小妹就伴着重禾不肯走。當她陪重禾下池的時候，誰不艷羨，因為高小妹的風采，姿態，的確壓倒了「巴黎」舞廳的全部舞女。當散場時，高小妹拖着重禾的衣袖，說要些錢買糖果吃，重禾便給了她三十元的新法幣。重禾近來就是這樣的胡鬧，天天在夫子廟亂跑。據說還和一個姓韓的歌女，往來得很密切。這些都是老文告訴我的。」

聽見余先生這樣地說得這聲有色，我對於你的信心，又有些動搖了。我想，現在也不必和余先生辯論，等他走後，立即寫信去質問你好了。

但是他仍然在滔滔不竭的說：

「重禾祇是胡鬧胡鬧，也還吧了，偏偏還要鬧出許多笑話來。」

「什麼笑話？」我聽後有些爲你着急，不等他的話說完，便忙質問他。

「他像患了神經病般的，每天吃兩頓飯時，都有一二個舞女或歌女陪着他拚命喝酒，喝了酒

仰高聲唱出不成其爲腔調的京戲或流行歌曲，惹得全酒館的伙伴們及來客都跑過來圍着他當寶貝看。他完全不顧他是簡任官的身份，看見他們包圍着他在笑，他有時高聲的罵他們，有時也陪着他們呵呵的大笑……」

我聽見余先生的說話後，有些明瞭你在南京的痛苦狀況了，還不是我害了你呢。想到這點，一陣心酸，忙拿手巾，揩了二會眼眶，但不願意給余先生猜透。

『每天從海面的輪船那邊，吹進來不少的黑灰。一顆灰粒吹進我的眼睛裏去了，有些難過。』

我像是對他說，又像是自言自語。余先生好像不甚注意我的態度，仍然在繼續着向我儘破壞你在秦淮河畔的聲譽。

『重禾在南京，已經是鼎鼎大名的黃瘋子了。有一次他帶了三四個女性在落花樓喝酒，酒酣之後，便陪着一個綽號銀嗓子的舞女高聲的唱起「亂世佳人」裏面的歌曲——走吧！走吧！我們且把兒女的私情放下！唱了後忽然神經錯亂，痛哭起來。最令人聽見覺得不堪的便是他有時候一面痛哭，一面呼着你的名字。蜜絲柳，你想，重禾不是患了神經病麼，一點體統也不顧了，爲我們的機關的威信計，我個人也有權干涉他的行動了，我不是以余某的名義干涉他，我是以他的詞

事，他的友人的資格去斥責他了。」余先生此時說起話來，真是滿臉的孔夫子氣概，同時又不免令我想起從前他在南京舞場中請求我跳黑燈舞時的怪樣子來了。不要說黑燈舞，就陪他跳滿場飛的時候，他不管人家願意不願意，也表示很親暱的樣子，要把臀部加到我的肩膀上，稱讚我是小家碧玉，大家風範。在舞場裏，在酒樓上追求我的時候的態度，又不像此刻一樣的滿臉道學先生的神氣了。

「原來所謂高官大吏多具有兩副面孔——甚至於三四副面孔的人物。」

我當時真的是一瞬間忽然想及他前後態度的矛盾，其實我還有甚餘暇及精神去管他的爲人的閒帳呢。我此刻的心，完全給你佔據着，聽見你酒酣之後，長歌當哭時，竟還喚着我的名字，我不禁歎歎起來，清淚雙流了。我想，你真的達到了『若慮夢魂飛不到，試霄霄彼此將名喚』的境地了。

鵬，我真對不住你，我是不該離開你的。但是因爲南京的社會不容許我倆，壓迫我倆，我才離開了你！我像是給南京的官場和社會驅逐到這南海面的一座孤島上來充軍的弱者。現代的權貴階級是以愈殘酷的方法壓逼弱者以博取快慰及娛樂的。

「余先生，重禾是好是壞，你不必去理他好了！」

『怎麼可以，我們是同事關係，我爲共同機關的名譽，我爲要促他的改過自新，我應該責備，甚至於處罰他。我的意思完全是爲公，決不是爲私的！』余先生說話時的態度真是凜如天人。

『但是，余先生，你也未免太過於管仲之氣了，你是不是效法商鞅，睚眦必報呢？』

『我決沒有這回事，我無論對什麼事都是秉公辦理的。在我的下屬裏頭，重禾確不失爲一個能手，但是不能因爲他是能手，便讓他亂及官箴。』

我心裏想，余先生真的爲公誼反對你呢，還是爲爭取我不能達到目的而反對你呢，這倒不妨試他一下。『余先生，你一向愛護我，我是很感激你，因爲先有了重禾，所以就對你有很多失禮的地方，務必請你原諒！』

我的態度異常和婉，我的說話也極想去裝出一些能打動愛慕我的男性的心弦的音調，余先生果然中了我的詭計了，僅僅三十分鐘，他前後判若兩人了。在前一刻，他是滿面殺氣騰騰，像撒着一重白霜，此刻是，臉有笑容，雙目無縫，面色也紅潤些了。

『蜜絲柳，有話儘管直說，我是不遠萬里而來的。』

『我的弟弟不是由余先生介紹在××機關裏當一名月薪四十元的小書記麼。他前星期來信說，他已給××機關的S秘書——那個像烏鴉般的S秘書開除了，但據S秘書說，革除我弟弟的一

個小飯碗的主動就是余先生。我問余先生，不是因為恨我而遷怒到我的弟弟身上去，你弄掉我弟弟的一個小飯碗是爲公還爲私？」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如果真的開除了，我可以立刻寫信去恢復你弟弟的職位，祇要蜜絲柳能够了解我的一番苦心就好了。嘻，嘻，嘻！」

看見他們大人物那樣痛快而迅速的改變他們的態度，我愈覺得你的偉大了，鵬，一切都是受了上帝的作弄，不必去再怨恨任何人了。

余先生那批人，從前是何等的拉攏你，現在又這樣的反對你，他們的豹變的原因不是很明白的在我——一個被他們視爲一片禁鬱的我嗎？你才倒霉，所以我會愛你，其實我祇是一朵慘白色的百合花，生長於冷僻的山麓谷間，一任涼風吹動，飄零不堪的弱女子，何以竟在他們間引起了許多的波瀾！也連累了你。鵬！你現在的恨我了麼！九月十五日早。

入秋天氣驟變，我身體常感疲倦，且每日下午即覺體溫增加，直至翌晨始稍退熱。據醫生云，我肺弱，應休學若干時，否則健康將受影響。我初不欲，因扶病上課，但近數日來，爲發熱所苦，祇好暫時休學。鵬，你能一來香港慰我病苦否？其實我何嘗不知，此究係我的幻想，終無實現期也。

病中每憶及你，卽淚濕襟袖，無可如何，唯速就寢，欲在夢中覓君也。迨至次晨，仍感失望。

日昨上午，熱稍退，和白夫人謂久困臥室中，亦不宜乎健康，挽我同乘汽車赴淺水灣一帶遊玩。鄉間顧景，略有秋意。眺望海面數點漁舟，益增加悲涼之感。和白夫人向我盛稱此間靠山面海風景之佳，我亦漫應之。其實我名爲遊散，而君之音影無時無刻不榮迴於我腦中。風景雖佳，不與君同遊，卽變爲荒涼。風物蕭索，能與君共賞，亦等于良晨美景矣。

在元朗同鄉家中午餐。三時回黃府。九月二十六日夜。

本日體溫增加至三十九度，據和白夫人告我，熱度高時，我頻發囈言，並呼君名，我聞之，愧赧無極。鵬！相去萬里，人絕路殊，吾儕終於縮地無術耶？相思苦，何時了！九月廿八日夜。今日早，我昏迷之中，由和白夫人送我進保羅病院，住三樓十五號病室。據女護士告我，我實患急性肺炎，每日須在胸部敷芥子泥及安福膏，並打葡萄糖針，因我飲食不能下咽，身體頗衰疲也。熱度雖稍減，但不能多寫，女護士亦來奪取我手中之筆。九月二十九日夜。

清晨醒來，病室中不見一人，陽光從窗口射入，除海面輪船的汽笛聲彼此呼應外，全無其他音響。

我體溫似稍低，但感胸內空虛，身體亦似懸半空中，飄飄不定。我疑我爲已死矣！果真還能與君一面，病死此孤島上，雖極悲痛，亦人生一快事也。

人生自古誰無死，鵬！你讀我信後，請自寬解，勿爲我薄命人而過分悲感也。何況，我尙未死，明明在執筆與君通信。

我真傻！我恐君爲我傷心，我儘可不以此信寄君。縱須寄君，亦俟病痊時也。希望我真能出院，我即在此箋後附加一句「以上是病中亂話，現已全癒，出院矣。」

想像到君日後讀此信時，初爲我悲，繼爲我喜之情形，我不禁微笑——輕微的苦笑。十月一日。

我從夢中醒來，聽見醫生與護士相私語，似論我之病狀，我仍裝睡，以便竊聽。他倆操粵語，我都能領會。

「肺本來弱，大概係失戀，有許多心事，更容易傷肺。由傷風轉成肺炎，終變爲不治的肺病。」

「晚上做夢的時候，好似叫麼人的名字，大概是佢的老契。不知那個沒良心的衰仔，始亂終棄，害得佢咁（這樣）慘。」

「昨晚還吐了麼？」

「有點咁多。」

「唔（不）好俾佢睇見。」

「知道囉（了）。」

鵬！他們實在誤解了你，真對不起你了！

乘他們不在，偷空寫了數行。病中手無力，恕我潦草，書不成字。十月三日午後二時，震亂筆。

海面輪船汽笛又哀鳴不止，茶房來病房中收拾，我問彼從何處來許多輪船，有從上海航來者否。

「今日有三條上海火船入口。」

我聽見後，希望在此三條火船搭客中，君能佔一位置。但我過後又覺好笑，因此希望無異於想望上帝從天而降也。十月四日早，病中亂筆。

今早在痰盂中發見許多痰血。我數日來咳嗽不已，常昏迷不省人事。見我自己所咯之血，心爲之悸。頭暈不能再寫。十月五日午。

體熱復作，甚覺痛苦。忽憶及在京一同動身赴港之前夜，我臥君身傍，君歎息着對我說『欲除煩腦，除死方休！』此語真將爲適用於吾身之讖語耶？我一死如能消却彼輩對我的恨，對君的讐，則我死亦甚有價值矣。鵬，我對此世，本無所戀，唯不能忘却君對我的情義耳。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十月六日夜深時。

昨夜夜深人靜時，忽聞遠處傳來久未領略之京戲，青衣唱音頗悲切，似釵頭鳳中唐蕙仙臨終時一幕。不覺爲之傾耳者久之。忽咳嗽大作，女護士從夢中驚覺，前來慰問，捧盃盂至我頰下，我忽咯血不止……十月七日早亂筆。

今日我覺身心具疲，陷於半死狀態中。勉強支持，囑咐女護士去請和白夫人來院，欲托他致電與君。但過後三思，亦覺此舉無甚意義。我以臨死之身，何忍再累君奔波跋涉。萬一因此引起社會加重你之誤解，我罪何極。十月八日夜

鵬，我病似無恢復希望，亦希望能夠早日解脫。和白先生夫婦必能爲我安排身後一切，望君忽念。唯望君時時憶我，並須能了解我之病死於南海孤島上，實全爲君也！日後泰平時節，君來南國時，望一臨我所委身之黃土堆前，我亦必能化爲一朵灰暗色之野花，招展寒風中以歡迎君之來臨，而泉下孤魂亦感戴無極！

鵬！我去後，你切莫爲我悲傷，頹唐，你須知我實死得其所也！丁茲亂世，備嘗顛沛流離飄泊沈淪之苦。似此人世，有何足戀！所賺得者，滿身冤孽及圍繞我身傍一批男子之妬恨耳。君能久久念我，死亦無憾！

我此時，實忍死須臾以待君，君知之否耶？鵬，我去後，望善自寬慰，後會無期矣。

雙十節晨，雲絕筆

中華民國卅四年七月初版
發行數一〇〇〇冊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文學叢書之一

新紅A字

著作者 張資平

發行者 知行出版社

上海江蘇路五十二號

印刷者 建東印刷公司

上海霍山路五九九號
電話：五〇七二七

總經理 文匯書報社

上海靜安寺路青海路七號

定價二千元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8998B



册数:	1
每册:	.35